



龙树《六十颂如理论》

宗萨钦哲仁波切

时间：2015年10月1-7日

地点：尼泊尔加德满都

翻译：西游译文

© 悉达多本愿会版权所有

本文版权属悉达多本愿会所有。读者仅可为个人学习之目的而复制、保存。
除非取得悉达多本愿会的正式授权，不得以营利或非营利的目的，复制、印刷、
出版、翻译或制作衍生作品（例如录制有声读物）。



第一讲

前言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教学会被翻译成中文。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在伯克利大学讲课的时候，因为中间有中文翻译，有些人就感到有点困扰。对此我可以理解，因为有时这会让你失去听课的节奏，而且，翻译说话的时间，你做什么好呢？

但是，无常是很讽刺的事情。大约三十年前，在我成长期间，我非常畏惧中国人，因为他们毁坏寺院、毁坏佛法等等，在我年少成长时的情况是如此。然而现在我们却在这里——这次教学是由中国弟子组织，而且如我刚才所说，这次课程将会现场翻译成中文。

如果从更广大的视野来看，我非常欣赏这一切。因为可以肯定地说，在佛陀传法之后，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大规模、大范围地护持佛法。在中国，对佛法感兴趣不是一件新鲜事，佛法已经在中国存有上千年的时间。我们藏族人非常自豪自己是佛教徒，但是中国人信奉佛教的时间，比我们知道怎么好好吃东西都要早了好几百年。事实上，我们现有的某些藏文佛教经典，就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我说下面这一点，不过我还是要说：只有在我说“佛陀出生于印度”时，只有这个时候，尼泊尔人会说“不，佛陀是在尼泊尔出生的！”除此以外，尼泊尔人并不真正在意佛陀。我很抱歉这么说，但这是事实。而印度呢，大部分印度人甚至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

佛教正在西方成长弘扬，不过我想仍然需要时间。有一小撮西方知识份子对佛教感兴趣，但是佛教的虔诚信仰面向很重要，而这尚未在西方真正兴盛。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仍然很难真正理解诸如“不二”之



类的概念。或许这是我的偏见，不过我认为，实际上，“不二”这样的概念，对于任何印度以外的人来说，都很难理解。不过，这可能是我的偏见。所以说，虽然佛教确实正在西方成长兴盛，但是要真正地沉浸于佛、法、僧之中，仍然需要时间。

而且不仅是西方人，而是现代人都是如此，他们只挑自己想要的。西方知识份子可能会对不二、空性等概念非常感兴趣，但是一听到诸如业力、转世这类概念，如果不是感到抓狂，就是试图回避。

总之，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稍稍分享佛陀与其追随者的智慧。我将此视为积聚福德的机会。对我个人来说，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我的上师——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的圆寂纪念日。通过分享智慧方面的内容，我希望能够以此供养令文殊上师欢喜。

我知道在座很多人是远道而来，特别是很多人在最后时刻还经历了种种波折困难。我把这些当做各位愿意苦行修持的表示，也表示各位对佛法真正献上了自己的赏识和感恩，正如同往昔菩萨们牺牲一切，就只是为了求得一句佛法。

我将会尽我所能，以类似学术课程的方式讲解这部教文，所以这不是一个让各位领受加持的那种教学。因此，现场布置得更像个学院，开始时也没有念诵祈请文等等的那些宗教性复杂程序。

龙树与教文背景

关于今天的主题，由于请法团体特别请求讲解中观教法，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选择讲授由中观之父——龙树菩萨——所撰着阐述的这篇教文。对于不喜好以智识方式趋近和探讨佛法的人来说，这可能不太有吸引力；但是对于那些想要认真研习佛法的人，尤其是对学术研究者来说，这篇教文可能会有些帮助，至少可以藉此了解一些相关定义。



各位也必须容忍这部教法的风格，它的风格和结构都非常古老。这是西元 150 年、耶稣诞生后 150 年左右的教文，所以架构和讲解风格都是古代的。

关于龙树菩萨的生平的记述，如同很多印度记录一样，非常有限。印度人并不热衷将事情记录在石头或纸张上，他们以背诵作为学习方式而感到自豪。即使到今天，藏族学生仍然具有以背诵来学习的习惯；事实上，藏族老师会劝阻学生抄笔记。这带来了有些不幸的后果，结果就是如今许多记录都非常模糊不清。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关于龙树的些许现存记录，也是从中国人那里获得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是鸠摩罗什，中国佛教文献里有非常多他的著作。总之，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龙树出生于一个婆罗门家族。如果知道当时的情形，你会非常惊讶，这就类似于在英格兰出生于公爵家族一般，是非常重要的家族。

他被认为是一位点铁成金的炼金术士。同样的，现代人会很难理解炼金术这类现象，很难理解龙树把铁转变成黄金这样的事情。不仅如此，实际上，龙树学说所依据的最主要文件是《般若经》，而据说《般若经》是龙树从龙界取出的。

当然，对在座很多人来说，这些奇幻传说听起来像是某种神话故事。事实上，就在加德满都这里，有一座寺庙宣称他们珍藏着当年龙树本人取出的《般若经》原件。龙树菩萨有非常众多不可思议的追随者，包括圣天、佛护、月称等等，他们是不可思议的奇才，令人惊叹的弟子们。

中观与佛性教法

那群中国弟子请我传授中观教法时，我有些迷惑，因为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有一位他们更景仰的菩萨——中国人非常尊崇无著菩萨那一派



的人。要知道，中国人可是热爱谈论佛性。因此，一开始中国弟子请这个法的时候，我有一点迷惑，但同时也感到高兴。因为佛陀曾经说过：“事实上，应该传授佛性教法，那是最重要的教法，也是你所需要的唯一教法。未来如果有人对你传授佛性教法，你应该礼敬此人，待他如佛。”

但是佛陀随后又用一个譬喻说明。佛说，如果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生病的小孩，虽然医生知道母乳具有非常重要的营养，对小孩十分关键，但是这个小孩有十天无法消化吸收母乳，所以医生建议这位母亲十天不要让小孩喝母乳。可是小孩会想喝母乳，那母亲怎么办呢？她只好在乳头上涂抹一些苦味的东西，这样小孩就会不想喝母乳。但是十天之后，需要让小孩再回来喝母乳，这时就必须在乳头上涂抹一些甜的东西，把小孩吸引回来。佛陀说，就是如同这种情况，对某些弟子来说，佛性教法就像过于坚硬的食物，一时难以消化，因此必须先暂时教导空性。

但是各位必须知道，佛性的教法至关重要，那是主要营养所在，因此经过一段时日之后，必须把弟子吸引回佛性教法。所以，接下来七天，各位要学习的是远离一些你最终又要回归的东西，这也是困难和挑战之处。希望接下来几天，我能够想办法给各位一些苦味的东西，内容将会非常犀利狠毒，富有解构性。

传承背景

依据传统，我们要说自己是从哪位上师那里得到教法：我是从仁谦堪布那里得到这个教授。他是一位伟大的萨迦派学者，非常古怪，基本上他的鞋子总是穿反的——右边的鞋穿在左脚，左边的鞋穿在右脚，几乎总是这样。吃饭时有饭有菜，而许多时候，他会因为思维佛学，于是只吃饭，而忘了吃菜。他也不是那么干净，从来不洗澡。不止如此，他的脸上几乎总是挂着鼻涕，无论什么时候，一旦鼻涕要掉下来，他就这



样一拧鼻子，然后这里擦擦，那里擦擦，擦在桌子、窗帘上，随便什么地方都无所谓。其实我还有另一个关于仁谦堪布的故事，等到课程快结束，确定大家没有吃太多东西的时候，我再告诉各位。

无论如何，他是一位如此伟大的学者！而且他非常热爱中观学说。有些人相信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中观，就会变得无趣之极，他就属于这一类人。总之，我是从仁谦堪布那里获得了这个教法。而且有趣的是，受法地点正是在加德满都这里一个名为塔立寺的萨迦寺院。当时上一世的塔立仁波切招待我住在塔立寺，因为当年没有很多地方可以住，那时的博达一带几乎是个丛林。再一次，又要说到世事如此无常！今天，年轻的塔立仁波切转世就坐在我面前。

现在，我会尽量不离题地讲解这篇教文。不过，如同在座很多人知道，我很容易讲到别的地方去。而且，对于讲授中观，我有点像是多年不开车之后，再次开车的感觉。因此我将在上午尽力为大家讲述，下午则请一位中观专家的堪布为各位补足一切漏失处。这些堪布们，他们睡觉时想的是中观，吃饭时想的也是中观，他们无时无刻做的就是思维中观。因此，那些对中观感兴趣的人，请不要让堪布闲着，请提出无止境的问题向他请教。

龙树菩萨有许许多多的教法。他的教法并不全都是这样不断追询，深富解构性。其中甚至有一部称作“德措”¹的教法，是对佛、法、菩萨等等的礼赞结集。他最闻名的著作是《中论》²，我相信在座许多人都很熟悉。而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六十颂如理论》³，意思是关于正理的六十

¹ *bstod tshog*，《赞颂集》。

² *Mūlamadhyamakakārikā*，《中观论颂》，简称《中论》。

³ *Yuktiśaṣṭikakārikā*，《六十颂如理论》，或译作《六十正理颂》。



颂。不是六十个论证，而是有六十颂。这是一种非常古印度的计量方式，或是根据章节数目，或是按照偈颂的数目，有许多教文都是以偈颂的数目来题名。

对于《中论》有非常多的论释，而这部《六十颂如理论》的论释则没有那么多，不过我相信有一篇月称的论释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了。如前所说，因为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钻研佛教哲学，所以觉得阅读印度论释很困难，因此这次我读的是贾曹杰大师所撰的论释——他是宗喀巴大师的主要弟子之一。

藏族的佛学学生有一种心态，他们喜好印度人的论释甚于藏人的论释。藏人非常尊崇印度和印度人，尤其是涉及佛法的一切。实际上，我遇到过一些藏族年轻人，他们对佛法非常心存疑虑，认为佛法毁坏了藏族独特的文化、语言和传统，对此我略有同感。

藏人极为尊崇印度文化，甚至连藏人的名字都是以梵文为基础，几乎所有的藏文名字都是如此。例如各位一定知道，很多藏人名叫札西，这不是个真正藏文的名字，而是基于梵文的名字。这里我想说的是，藏族人非常尊崇源于印度的原始资料，所以我会建议那些真心想要研读的人未来要仰赖印度的论释。

标题与文殊礼敬文

因为这里有些藏族人和藏文学生，所以我要讲一下这点：教文开头的梵文标题、藏文标题，以及对文殊菩萨的顶礼，这些不是原始论著的一部分。这其实是藏人礼敬印度的又一表征。他们甚至做到这样的地步：“让我们写上印度文的标题名称，至少藉此令自己播下未来能够讲说梵文这个神圣语言的种子。”我想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

至于礼敬文殊菩萨的部分，则有一些历史渊源。这是一位藏王所制



定的规矩，当他下令翻译三藏典籍时，为了便于区分哪些是经藏，哪些是律藏，哪些是论藏，于是他建议了三种不同的礼敬文。我们跳过这些不讲。

礼敬宣说缘起教法的佛陀

为应以何法，能断诸生灭，敬礼释迦尊，宣说缘起义。⁴

这是龙树菩萨对于缘起法的讲述者——怙主牟尼——的礼敬。

甚至在龙树做礼敬的时候，这偈礼敬文就已经非常含义深远，因为其中已经对见地做出总结。因为这需要一些讨论才能理解，所以我会对此一再地讲解。

首先是礼敬佛。为什么要礼敬佛呢？因为佛教导了缘起。那缘起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因为如果不理解缘起，将会总是受制于对生灭的恐惧之中，或可说是对出生和死亡的恐惧之中。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龙树之所以礼赞佛，不是因为佛看起来金光闪闪。龙树的礼赞，与佛能飞天或能展示神通无关，也不是因为佛能看手相或是读塔罗牌，与这些毫无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像我们这些笃信宗教的人，才会倾向对佛的神变力量方面的功德感到敬畏惊叹。我们喜欢摧毁魔罗、把箭变成花朵之类的事情，还有像是离开奢华宫殿这类事情，我们有些人会对这些事情感到非常印象深刻。但是龙树在这里指出，佛陀做过的最有威力、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证得并教授了缘起。佛的金色皮肤，妙不可言，但是我们没有这金色皮肤，而且我们将来也不会有，这对我

⁴ 《六十颂如理论》偈文引自蒋扬仁钦由藏译汉的版本，以下亦同，不另行标注。另可参考任杰汉译之《六十正理论》。



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佛的神通、佛的遍知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却不是龙树礼赞的功德。实际上，《中论》的礼赞也很类似。

正见最重要

现在，在我们进入正文之前，既然未来几天我们都会在这儿，我想很重要的是，至少在你我之间，应该先建立一些定义。

首先，这是篇建立大乘佛教见地的教文。我一再而再地说过，诸多过往上师们也是如此反复强调：最重要的就是见地，而不是行为或道德。根据佛教观点来说，如果没有正确的见地，道德或其他任何行为都只会沦为另一个造成束缚的因。所以各位要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几天，大家会一再听闻关于见地的内容。将佛教与其他宗教区分开来的，正是见地。这非常重要！

我不是说其他宗教比较低劣或不好，这全然是个人选择，是非常主观的。但重要的是，所有宗教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见地。“所有宗教都一样”这种话，只在跨宗教会议上管用，除此以外，毫无用处。是的，就行为方面而言，所有宗教说的都很类似：爱、慈悲、宽恕、包容——所有的宗教都说这些。但是，为什么要有爱？为什么要有慈悲？为什么要有出离心？为什么不偷盗？为什么不妄语？根本上，必须回到见地来谈。这就是为什么说见地很重要。

虽然见地这个主题比较难懂，往往很枯燥乏味，但我们还是必须知晓见地。要知道，一条法道有其目的，而这个目的需要被实现。如果缺乏道的最主要要素，这条道就会变得没有用处。举例来说，其他宗教谈论慈悲，佛教也谈论慈悲，但是其他宗教不会把缘起当作其根本见地来谈论。而总的来说，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还有各位会注意到，龙树菩萨也是——非常强调缘起这个见地。



更详细一点地说，其他宗教可能会讨论最初的因，例如神作为最初的因——神创造了一切。而在佛教中，尤其是大乘佛教中，却说：没有真实存在的最初起因，一切都是缘起而生。因此，当其他宗教说不偷盗、不杀生、慈爱他人的时候，是基于“神创造一切”这样的背景而言；而佛教谈到慈心、悲心、不杀生、不偷盗的时候，则是以缘起这个见地为基础而论。

佛教的一切修持都必须以见地为基础，甚至包括沿著称之为佛塔的土丘绕行、剃发、穿藏红色僧袍等等这些貌似世俗的修持，也全都必须基于见地。我将一再强调这点，因为对于研习佛法来说，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正确的见地，那么即使你有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动机等等，你的法道也终将令你失望。经典的说法是：“于不净执净，于无常执常，于诸苦执乐，于无我执我。”看着污秽不净的东西，却认为是干净的，这自然会将你引向失望；看着无常的事物，却视之为恒常，这会将你导向痛苦等等。因此，具持正见非常关键，是最根本的。所以，接下来七天，我们几乎都会一再重复讲述龙树菩萨所阐述的正确见地。

建立见地的三种方式

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拥有正见呢？有好几种方式，不过我现在说的不仅是大乘佛教，也包括金刚乘教法。如果包括金刚乘在内，共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有一位具德且慈悲的上师说“就是这样！”同时完全心胸开阔的虔诚弟子也全然接受，那么任务就完成了，什么都不需要做。举例来说，像我手上这杯水，如果我说“这是水”，因为大家都认可我不是疯子，对我有些许信任，所以当我说“这是水”的时候，你会说：“是的，这是水。”你全心全意地接受。从此以后，每当你看见这样的东西，你会想：“这是水，我可以喝它，我可以用它来洗东西……”你



就自由了，你就解脱了。这是一种建立见地的方式。

但是这样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尤其各位面对的是我这样的人。对于那种方式，你需要一位具格慈悲的上师，而且你自己也必须非常心胸开放。我说的心胸开放是指真真正正的心胸开放，不单是你能只穿内裤到处溜达的这类开放，或是甚至不穿内裤就四处溜达的这类开放。在吸了一点大麻之后，那种事情是做得出来的。我说的心胸开放是指，如果我告诉你“四加四等于十”，你能够毫不质疑地接受。当然，如果我说“四加上四等于十”，一般人心里会说“白痴”。如果你能够毫无疑问地全然接受，那么就有可能建立正见。总之，这次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也许你们各别和自己个人的密宗上师在一起时，有可能发生。无论如何，这次我们不谈密续，所以我们暂且不谈这个话题。

如此一来，只剩下两种建立见地的方法：类比和论证。关于类比，我会不时地举一些例子；论证则是我们在接下来七个上午要用的方法。

建立便于沟通的基本定义

但是在我们开始谈论证之前，必须先谈谈语言，因为你我之间必须通过语言交流来讲授论证，因此我们之间至少需要有些基本共识。例如，我说月亮的时候，不是指太阳。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定义，甚至明后天的某些时候也会回来谈定义。你我之间需要对定义做出一个结论，达成某种共识。

需要谈论定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我讲解论证的过程中，会有争论和沟通，如果我们没有对定义达成某种一致的共识，那么我们的争论就会变得各说各话，最终你会说“那不是我的意思。”因此我们要先谈谈定义。

对什么的定义呢？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而是非常简单又极其



重要者。我们从“存在”或说“有”开始。对你来说，“存在”是指什么？因为龙树有他自己的定义。请各位想想“存在”的定义是什么。

接下来这个较为复杂：真理，或说是实相。对你来说，“实相”是指什么？

关于“存在”，请不要想得太复杂，就像珠穆朗玛峰存在于尼泊尔的那种“存在”。每当你使用“存在”一词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意思？不要援用康德、尼采、龙树、月称等人的定义，而是你自己的意思是指什么？

然后是“真实地”、“真的”定义为何，这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我们说“这是真的”⁵，意指：这是真正的意大利皮革，不是曼谷制造的假货；我的手表是真的瑞士劳力士，不是某处制造的假货。类似这样，你说的“真的”是指什么意思？

请各位思考这些，现在我们休息一会儿。

⁵仁波切指他手上的皮质封面笔记本。



第二讲

实有的定义

休息之前，我们在谈“存在”与“实相”的定义。我相信各位明白，虽然我们说“存在、不存在”或“有、无”时，会觉得这些理所当然，但其实这非常重要。我们人类所有的努力，或说人类的价值，基本上所有事情和体系，全都必须用存在或不存在等概念来定义或分类。

当然，这非常主观，不过有些事物是否存在可能不那么重要。例如，鬼是否存在？那类存在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神的存在非常重要。很多人开战不是真的为了神，而是为了神的存在与否，有些人说“神不存在”，有些人说“神是存在的”。因此可见“存在”一词十分重要。

也许大多数人不曾意识到，不过最重要的是定义“我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源于认为自我是存在的，因为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存在呀！因此，分析“存在”一词是很重要的事情。鬼存不存在，不重要；神存不存在，对有些人来说很重要；我存不存在，则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藏文里，“存在”或“有”这个词，就是“越”（yod）。关于“有”，教文里这么说：

且生诸过处，未见已破除。应听由正理，亦破除有见。（2）⁶

龙树在一开始如此说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不存在（无），现在我

⁶ 偈文摘自任杰汉译之《六十正理论》，以下亦同。



们要对付存在（有）。”

我们说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我存在”、“神存在”、“地狱存在”、“天堂存在”的时候，这个“存在”是指什么？

接下来是“真实的”这个词，这个形容词甚至更为重要。鬼是真实存在的吗？这不是那么重要。神是真实存在的吗？对很多人来说，这很重要。我是真实存在的吗？从一般人类的角度来说：“我最好真的存在，否则我何必如此挣扎呢？”当然，龙树菩萨说他并不存在，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从一般人类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仅想要存在，而且我们想要真实地存在；我们不仅想要神存在，而且我们想要神真实地存在；而且我们不仅想要神真实地存在，我们还想要其他人也都相信神真实存在着！

当我们对别人说“我想念你”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告诉那个人：“嗨！我是真实存在的！”当我们捏别人一下或者我们喜欢被捏的时候，其实是在确认自己的真实存在。假如你在星空下，月色中，海滩旁，即将和你的爱人做些亲密事情时，你却说：“看，我是一个幻象。”这就太煞风景了。

希望现在我已经说服各位：“存在”和“真实的”这两个词很重要。

接下来，是否能有几个人——最好不要是那些资深的中观学生——上前告诉我你们对“存在”和“真实的”的定义？我打算把阿内当做白老鼠。阿内，能否告诉我，对你来说，“存在”是什么？

- 阿内：我觉得“存在”是某个处在那里的东西，或是我可以使用的某个东西。“真实的”就是“真的”，真正在那里，我可以感觉到它，我可以摸到它，它是可靠的。



“可靠的”，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的定义是：在那里，你可以感觉到它，你可以使用它，它是可靠的。“可靠的”是“真实的”的定义，对吗？非常好。

- 学生一：对我来说，“存在”就是我能感觉或感知到的东西，“真实”的意义就是如果它是固有的存在。
- 学生二：“存在”就是我能看见、听到的东西。“真实的”就是当我明天醒来时，仍然能够看见它和听到它。
- 学生三：我只知道“真实的”的定义，对我来说，它是无可争议的确定的，就是在那儿的东西。对于“存在”，我只会想到是一种显现而已。
- 学生四：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分成两个不同层面：“存在”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我们可以凭借自己平常的感官看见、听见或摸到有某个东西在那里；而“真实的”超越物质层面，是基于我们的客观判断，你在心里相信它在那里，不一定能被看见或听到。
- 学生五：对我来说，“真实的”较为情感层面，是在情感层面确认某个东西存在，是对存在的确认。
- 学生六：对我来说，“存在”就是有它的时间和空间，而“真实的”是用来描述这个存在。
- 学生七：“存在”就是我可以经过的东西，像是我可以经过一栋建筑；而“真实的”是我的体验。
- 学生八：对我来说，存在就是感官能感知到的。真实则是不仅我能感觉到，其他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仁波切讲了推理和举例，我觉得另一种方法应该是一种自省——比如说我们在修行佛法当中，可以用冥想或是



持咒的方式，在冥想当中被一些上师所发现、通过自我体验方式得到的，也是一种真实。

- 学生九：我的观点是，“存在”只是我认为存在的，“真实的”是其他人也确认的。
- 学生十：“真实的”意指不仅我能感觉到、摸到、看到，其他人也能感觉到、摸到、看到。
- 学生十一：“存在”就像是，就是我能看到它、摸到它、感觉到它、听到它；“真实的”就是每个人想的都和我想的一样。
- 学生十二：“真实”就是对很多人、对大家来说，不光是感觉到，而且是一种我们人类出发的定义。例如假的劳力士表，别人不讲话时，现实中也可以感觉得到，但它不是真的劳力士，而是假的。

以上各位讲的定义，都非常好。之所以说它们好，是因为都很模糊，而且都是主观的！这正是对龙树论证的有力支持，这就是为何中观是出类拔萃的。当我们说“我存在”、“鬼存在”时，大多数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些话都很主观，是自己的感觉，而且如同许多人刚才所说，是一种共识——因为很多人都同意，所以就是存在的。

讨论目标在于建立正见

因为在这种种学术名词讨论中，我们可能会迷失方向，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主题是建立见地——我正在试图解释龙树菩萨的见地，或说是大乘佛法的见地。

接下来讲的这个，之前曾经说过，但是要再次让大家重视这点：为什么需要正见？因为如果没有正见，事情总是会把您引至失望——佛教用语是“苦”，不过这里我用的是“失望”、“痛苦”这些词语。



一切皆非实有，一切有无皆幻

谁之慧远离，有无而不住；彼通达缘义，甚深不可得。(1)

现在，我也来对“存在”做个定义。我要做的这个定义包括了你们之前的定义，也是模糊的，但是为了我们之间的讨论，至少从语言上来说，这个定义可能更精确些。

为了定义“存在”，要谈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生，住，灭。龙树对于“存在”的定义就有点类似这些。用比较世俗、粗略的语言来说，例如你的护照上有出生日期，意指你出生在某年某月某日，这就证明了你的存在！

然后，你的护照上没有你的死亡日期，所以只要你拿着这本上面有照片、戳记等等内容的护照，你就会认为自己安住或存在着。等到有一天你死了，这本护照就只是别人拥有的一个纪念品罢了。

所以，为了定义“存在”，我们通常会谈论：生，也就是创始或起源；现在在哪里，居住地址为何；做什么工作，男性还是女性等等。大家知道，护照上有性别的资讯，以前还有宗教信仰的资讯，不过现在没有了。

我要特别指出，性别一栏在尼泊尔分为：男性，女性，其他。这棒极了，我真高兴听到这件事！我非常支持这个做法，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尼泊尔承认双性人等等的存在，他们也是存在的人类，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无论如何，现在你知道，对于定义你的存在来说，出生日期非常重要；另外，居住地址或任何其他能证明你还在呼吸的资讯，都很重要。

实际上，讽刺的是，就连你的死亡日期也是证明你存在的重要证据。



试想如果有一个人永远不死，这种人一般是神话或传奇故事，证明他不是真实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得真的死了，才能证明他确实曾经存在过。

有非常多的佛教文献阐述生、住、灭这三点，但是这次我们不会讲太多的住和灭，而是主要讨论生——我们不谈过期日期，而是较多地讨论制造日期。“生”非常重要，许多宗教都来自于此。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很多宗教谈论神，科学家谈论大爆炸，这些全都是关于生的讨论。因此，我们谈论生，或说是出生、生起、创始，不过我们还要加上“真实的”——真实的出生，真实的生起。

现在回到刚才念的那一偈。对于中观学者，对于龙树来说，并不接受有一个真实的生。对龙树来说，生是一个随意而为、假名虚设的现象，只是一个造作，并不真实存在。龙树经常这么说：“因缘相聚且没有障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貌似生起的现象。”为了表达这一点，于是龙树谈论缘起。对龙树来说，任何自性有依、通过缘起而生者，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生起。

这个偈颂是说：很难真正理解这种缘起，谁会理解呢？那些对这种见地有缘者，例如舍利弗，他们会理解这个道理。

接下来，

且生诸过处，无见已破除。应听由正理，亦破除有见。（2）

之前讲过，在这一偈中，龙树说：“我们已经破除了不存在（无），现在我们要破除存在（有），请注意谛听。”于是我们开始讲解正文。

根据这一偈，我们知道这篇教文实际上是一部更广大教法中的一部分，因为至此我们尚未听到对“无”的充分破除。

现在我们再回到定义的目的为何，我们的讨论是为了建立正见。当



我们讨论什么东西存在或不存在时，通常总是在欺妄下做的决定。记得我曾经说过，这些都是模糊的？

对于“真实的”这个词，刚才有人说，“真实的”这个词具有“可靠”的含义；还有许多人说，“真实的”是经由共识而做的决定，像是因为大多数人或其他人的共识。例如，鬼可能不真实存在，因为其他人看不见。然而，大家都知道，共识是非常主观的。之前那个孩子说得很好，就像他说的，见、闻、尝都是主观的。有人经验到神，遇见神，看见神，听到神说话——从龙树的观点看来，这些都归于主观。

如果你问龙树，什么是真实存在的，或说什么是实有的？没有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这是最根本的大乘见地：一切都不真实存在；存在或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幻相（一切皆非实有，一切有无皆幻）。我要强调“不存在”（无）这个词：存在或不存在的一切，都只是幻相，犹如一场梦。例如，你梦见海洋，那海洋在你醒来之后不复存在，因为你是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个海洋在梦里的存在和梦醒后的不存在，两者都存在——这里我必须再度使用“存在”这个词——两者都是幻象，是虚设，是造作的。

了知一切有无如幻，即得解脱

你可能会想问，这个见地有什么益处？有什么意义？对于龙树来说，意义重大。龙树认为，因为你不知道事物的有无如同幻相，于是你变得非常纠缠其中；你会为了某些自己认为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变得非常激动生气。因此，明白事物是缘起而生，亦即了解事物并非独立真实的存在，这种了知是一种全然的解脱。

假设说，你梦见自己中了彩票，并且如果你在梦中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梦，那你有两件事可做：如果你是个傻瓜，你会想“这只是场梦”，



就这么结束了，这样不好；如果你比较聪明，当你梦见自己中了彩票并且知道这是梦，你会练习布施，把奖金捐给别人、盖房子等等，同时明白这是一场梦。

当然，谈论梦是容易的，但是遇到有些事情的时候，就远远困难得多。比如我们现在饿了，“已经快到午餐时间，而这个家伙还在喋喋不休！”这就成为一个问题。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你会“真实地”感觉饿了，那时你就会问：“为什么我真实地饿了，这不是个幻相吗？”现在我们谈的是一种层次高深许多的智慧。

很难说服自己这是幻相。例如，如果你试图对一个热爱自己玩具枪的孩子说：“这只是一个玩具，它什么都做不了。”这个孩子不会被说服。但是等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你甚至不用跟他说“这只是一个玩具”，他就会自动舍弃玩具枪，甚至不会多看一眼。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有了法拉利、劳力士或金牙，这些变成真实存在的——如果把金牙搞丢了，你会发疯一样的到处寻找；要是有人刮了你的法拉利车，或者把你的真劳力士换成假货，你会抓狂。

这就是为什么龙树一再阐述“没有真实的生起”。这也是为什么龙树在刚开始的时候，向佛陀礼敬并说：“你想要过得愉快吗？你想要获得乐趣吗？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了解缘起。因为如果你不了解缘起，你就会受缚其中，无法脱身。”

刚才说的都是摘要，现在来做稍微详细的解释。过几天之后，至少各位会有更微妙复杂的迷惑，那就已经很好了。

现在再对这一偈多做些解释：

且生诸过处，无见已破除。应听由正理，亦破除有见。（2）



这一偈解释说，我们已经破除了“不存在”或“无”，现在让我们来对付“存在”或“有”。各位可能会问，我们何时破除了无？如何破除无？

首先，我说过，这篇教文属于一部更广大教法中的一部分，此外也是在讲诸如四圣谛等教法。四圣谛的教法就是：苦谛；苦的因（集谛）；苦的灭止（灭谛）；灭苦的法道（道谛）。龙树在这里指的就是这些，不过这次我们不会讨论这些教法。

例如“你应该做善事，这样才有善业，你才会有更好的来生”等等的教法，也不是我们这次会讨论的内容，我们假定已经讲过这些了。

不过，虽然教文中说不讨论这些，但是作为例子，我会不时谈谈这些教法，这样各位可以做个参考。

如愚者分别，法若成实有；法无则解脱，何因不允许。（3）

这一偈相当简单，开始是说，若是如同凡夫的估量，事物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呢？

由有不解脱，由无住三有。遍知有无事。圣者得解脱。（4）

认为某个事物真实存在，这不会让你解脱。认为某个事物真实地不存在，也不会让你解脱。认为某个事物真实存在或真实不存在，即是轮回的因，是苦因。唯有超越真实的有与真实的无之后，菩萨方能获得解脱。

龙树在另一部论著中，也讲了类似的话。他说：“无见堕恶趣，有



见生善道。”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类似我总是喜欢引用的月称之言：

“那些相信事物真实存在的人，会去天道；那些相信事物真实不存在的人，会去地狱道。”

再进一步略作阐述：那些相信善行，相信慈善工作，相信慈悲行为，相信来世、天道的人，他们会有更高的受生；那些不接受业、因、缘、来世，因此也不接受诸如慈悲行为之类善行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从事恶行而往至地狱道；如果想要获得解脱，就只能通过超越对实有与实无的执着。

轮涅亦非实存

但是有人可能会想：“怎么能说没有真实的存在，或说没有真实的不存在呢？因为轮回和涅槃肯定是存在的！”下一偈回答了这个问题：

未见真实性，执世间涅槃。诸证真性者，不执世涅槃。（5）

同样的，龙树在另一部教文中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佛陀从未教导过需要经由放弃真实存在的轮回而获得一个真实存在的涅槃。没有真实存在的轮回，即是涅槃。”这里说的也很类似：只要你不知道“一切皆是缘起”这个实相，你就会对轮回有恐惧，对涅槃有渴望和执着；而具持“一切皆是缘起”这个正见的智者，将不会对轮回感到恐惧，也不会对涅槃怀有渴望和执着。

这些偈颂还有许多其他深义。我们从这些偈颂中学到：涅槃并不是轮回的终结。尤其要记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所有定义——生、住、灭或终结。如果我们主张轮回有一个真实的终结，那么轮回与涅槃会变成是

⁷ 龙树《中观宝鬘论》，第57颂。



二元对立的。

例如之前举的例子，当你梦见海洋时，即使在你做梦期间，现实中也不存在海洋；因此当你从梦中醒来时，也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海洋的终结。因此，智者没有对一个真实存在的轮回的恐惧，也没有对一个实有涅槃的渴望或执着。这就是下一偈所宣说的：

生死与涅槃，此二非实有。遍知三有性，即说为涅槃。（6）

不存在着轮回与涅槃两个分开的实体；了知轮回的真实自性，这本身即是涅槃。这是换一种方式讲说。

龙树的学说非常实用

考虑到今天是课程的第一天，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些是很难咀嚼消化的坚硬食物。不过，关于努力尝试理解龙树的教法，给大家一个提示：起初你使用词汇试图真正下定义，然后等你开始明白无论怎么定义，你的定义都是模糊的，这时你就真正开始理解龙树了。

然而，要一直记得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拥有正确的见地。而我们为什么需要正确的见地？因为如果你有错误的见地，并且执着于错误的见地，你就麻烦大了。

我说的不是某些特别的麻烦，我说的是我们所有的麻烦！例如，我们该不该吃米饭？我的体重是否应该超过 75 公斤？我是否应该用这种洗发精？我说的是所有事情，非常多的事情，甚至像是：这些道路为什么没有建设好？如果选出来的是那个政府，他们会做得更好。类似这样的事情，包括大问题、小问题等等的一切。

从这方面来说，龙树的哲学不是那种你读了之后获得智识上的满足感，然后就可以阖上书本，不是那种完全不实用的学说。龙树的学说非



常实用！

了知如幻的同时，应当积聚福德

由于在座许多人可能是佛教徒，而且这里周围有很多圣地，你可能会想去参访这些圣地，所以我必须告诉各位：绕行礼敬、供香、顶礼、供僧，这些全都可以去做。记得我说过的那个例子吗？你在梦里中了彩票，接着你意识到这是个梦之后的两种做法，你不会想做那个傻瓜。在一切皆幻的同时，供香、绕行……这些全都是缘起，我们仍可藉此积累福德——当然，是如幻的福德。

最后，你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如幻的福德？对此，我要引用我曾经引用多次的寂天话语——寂天是龙树弟子的弟子。他说：“目前你可以保有一个无明，就是认为有证悟存在。”目前你被允许可以有这样的无明。为什么我们应该有这个无明？因为我们不想受苦。“为息众生苦，不应除果痴。”⁸这是寂天菩萨说的，基本上就是不要成为断见者。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⁸ 寂天《入菩萨行论》第九品，第76颂。



第三讲

中观的目的：见到实相

我要谈一谈中观的目的为何。我想讨论这一点的原因是，当我们阅读、学习中观哲学的时候，往往可能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智识上的训练。有人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因为中观哲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国家，不是真正要创建什么政治体系，因此有些学生容易认为中观就只是一种智识上的训练。

这一点很重要，要知道：和许多宗教不同，佛教对建立国家真的不感兴趣。事实上，如果大家记得，佛教的“大老板”（佛陀）离开了他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将此误解成佛教不关心社会状况。当你了知一切都是出自缘起，并且因此开始发展出慈悲心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服务社会，而且这种服务是无偿的——这很重要。佛教国家尼泊尔或佛教国家印度这种东西并不存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一旦哪天出现了那样的东西，就是佛教已然腐败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目的为何？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见到实相——不只自己见到，而且如果可能，如果你更加勇敢，甚至还要帮助别人也见到实相。

各位肯定听过“涅槃”一词，因为有这么多关于涅槃的东西：涅槃餐厅、涅槃咖啡馆、涅槃的相关书籍，甚至还有称作“涅槃”的香水。涅槃，即梵文的 nirvana，在藏文中称为“踏巴”（thar pa）。“踏”这个字有“释放”、“解脱”的意思。从什么当中释放出来呢？从“不知道实相”的束缚中释放出来。

例如一个孩子看着在舞台上表演舞狮，孩子不知道这是假的，只是面具舞而已，于是感到害怕。但是后来这个孩子去洗手间时，不知



怎么走错了路，到了舞台后面，在那里看到其实是人在戴面具——于是他解脱了，真正的狮子不复存在！

我们也可以用的方式来表达“达到涅槃”，例如有时候我们会说：佛教徒修持佛法是为了“成佛”。成佛与获得金色皮肤毫无关系，因为现在大家在韩国就可以得到金色肌肤。梵文的“佛”（buddha）具有觉醒、觉者的含义。我们谈到觉醒的时候，同样又要再度说到：觉醒成什么？从什么当中觉醒过来？——从“以幻为真”的沉睡中觉醒。

根本上，我们在谈的一直都是：看见实相。说到看见实相，它可能是简单而世俗地看见实相，像是明白或注意到无常这个事实，亦即世俗谛。例如，大家都会死，死亡是不确定的，让我们死亡的因缘众多，而永生不死的因缘却极少——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是非常基本的世俗谛，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就连这个世俗谛都很难理解，尤其难以接受。尽管你可能在理智上有所理解，但是要实际从情感上接受，却很困难。举例来说，我计划两年后要去撒哈拉沙漠，而我现在就已经在查看旅行社、酒店、车票等等的这一切，因为我盲目地认为自己两年后还会活着。

了知实相的利益

现在你可能会问，了知这类真理有什么用呢？用处太多了！如果你明白自己的生命无常、自己随时可能死去，这样的认知会把你从许多不必要的欺骗中解脱出来。虽然我说过“佛法的目的与建立国家、政治体系或任何东西都毫无关系，佛法的真正目的是了知实相”，但是了知实相的利益却能为个人和社会都带来帮助。

你可能会问“如何起到帮助？这种了知如何能帮助我们个人和社会呢？”比如说无常，了知无常在很多方面皆大有帮助！在你向朋友道别时，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无常，你就会发自肺腑地说再见，因为你可能再



也见不到这个人了。你会全心全意地喝一杯茶，因为这可能是你的最后一杯茶。了知无常还会影响你购物、饮食的方式，了知无常也会决定你是否前往韩国。

这会有什么帮助呢？你购物方式的改变会对生态产生直接影响。其实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忆念无常也会让你变得富有。因为当你有了无常的观念，可能就不会购买不必要的东西。如果你不买非必需品，钱就留在你的钱包里。如果钱还在你的钱包里，你就稍微富裕些。

然而，当我们谈论实相的时候，尤其在中观学派中，我们说的不仅仅是无常这样的真理，我们说的是另一个层次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讨论了实相，而且在我问各位实相是什么的时候，许多人都给出了非常好的定义。其中有人说到“可靠性”，这是我要挑出来讨论的一点。

以逻辑推论来建立见地

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想告诉大家这一点，而且我也应该告诉各位这一点：要探讨佛教哲理，可以通过分析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在情感上、经由虔敬心而接受的方式。记得吗？昨天讲过有三种不同的探讨方式，在这里我们不会谈论密乘的方式，而是主要讨论利用推理的方式来建立见地。

在佛教学习中，推理和逻辑是非常重要的研习内容。但推理和逻辑只是一种工具，而且几乎总是主观的。在认知事物的时候，你不是直接感知事物（现量），就是使用逻辑推论（比量）。“我看见有人在这里”——这是直接的认知，不过这只是人类世俗层面的直接认知。“我后面一定有人，因为我能听见声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逻辑推论。但是逻辑推论非常不可靠，因为也可能我今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喝了很多大麻



饮料——这是一种很特别的饮品，就不需要说明了——所以我才听到声音、听到人的动静，于是我认为他们一定是人。

你们也听到了吗？你们能听到我身后的声音吗？能听到，好，这就是共识，所以那里一定有人，因为你们也同意了。但是你们也可能全都喝了大麻饮料，一百个傻子的同一个决定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真实，因此共识其实并非真正评判实相的最佳方法。

我现在是在讲中观，并且我只是给各位一些可以用来稍微探讨这部论典的工具。主要的逐字逐句解释，请和堪布讨论。而且各位应该进行逐字逐句的研读，因为尽管我说过这部教文是公元150年的著作，内容却极为先进，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论点是过时的。是否如此，各位总是可以分析看看。

我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推理的想法。推理始终是一种逻辑推论，而推论通常是主观的。

实相的定义

现在回来讲“真实”或“实相”的定义。龙树说过：“性名为无作，不待异法成。”⁹根据龙树所说的含义或定义，实相必须是不造作且独立的。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实相必须是恒常的。如果实相不是恒常的，它就不可靠了！“噢，他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他真的很慈悲。”然而第二天你去他那里的时候，他却脾气很不好。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脾气不好，但是过了一天，他又满脸微笑。因此，任何依赖外缘、有所造作的事物都不可能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龙树不断阐述事物并非真实的有、无、

⁹ 出自龙树菩萨的《中论》，“观有无品第十五”第二偈，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



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涅槃非实存

请时刻牢记：龙树等中观学者，还有我们所有人，我们不相信有真实存在的涅槃，我们不相信我们钟爱的那个涅槃是真实存在的。必须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是佛教徒，就得把这刺青在皮肤上。但是要小心，如果你把“涅槃并非实存”纹在身上某个地方，然后在一个情绪化的佛教团体中晃荡，你可能会遭人殴打。

因此，佛陀——亲爱的佛陀——并不真实存在。我又在重复这些内容了。然后你们会问：“这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何必花钱飞过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玩乐，我们在做什么呢？”这就是昨天讲过寂天所说的：“为息众生苦，不应除此痴。”¹⁰原因在于：我们因为不了解实相而正在受苦。

我会再三地重复这一点。因为你正在做噩梦，你梦见自己正在和一头大象睡觉，而你并不喜欢那种感觉。想象一下，如果它是一个填充玩具，那当然没关系，但我说的是一头真正的大象。如果它是一个玩偶，如果是小飞象丹波，那还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梦见自己正在和一头大象睡觉，你会想要摆脱那头大象，不是吗？尤其如果那头大象想干坏事，尤其是那头大象就要亲吻你了，你不会喜欢那样。特别如果你是那种严守道德、清教徒式的人，你不会希望别人看见一头大象正在亲吻你。而大象就要亲吻你了，你的第一反应是左右看看是否有人正在观看你，接下来当然你会设法把这头大象赶走。

龙树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呢？“大象并不存在，这只是你的梦。”但

¹⁰ 出自寂天菩萨《入菩萨行论》第九品智慧品第 76 偈，如石法师译。



是他还附加说明了：当你在梦中成功摆脱大象之后，当你意识到没有人看见你，也没有监控摄像头，于是你放心了——“啊，没有人看见我这么做。”那就是涅槃；从大象当中解脱出来，即是涅槃。但是龙树又说，那也是错误的，因为大象从未存在过。那么你是从什么当中解脱出来呢？这就是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偈颂来确立的，即：

生死与涅槃，此二非实有。遍知三有性，即说为涅槃。（6）¹¹

我想我昨天已经讲过这一偈。实际上没有轮回这样的事，也没有涅槃这样的事；没有真实存在的轮回，没有真实存在的涅槃。

有一点要注意：永远要强调“真实”这个词。涅槃并不真实存在，它显现，并且作为幻相而存在，如同那头大象。于是，你会问：“所以佛教徒所做的一切就只是试图摆脱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吗？”我可能会说：“是的，你终于开始稍稍理解佛教了。”

你甚至可以问一个更好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既然问题并不存在，那么不论佛陀教导了什么，他是否只是编造出所有这些法道以便我们能够从这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中解脱出来呢？”这个问题表示你理解得更好了。

《般若经》云：“一切法如梦如幻，涅槃亦如梦如幻，较涅槃有胜法者，此亦如梦如幻。”这是佛陀亲口所言：涅槃或证悟就像一个幻相，就像一场梦，有如海市蜃楼；如果有什么东西更胜于证悟，那也是如梦，如海市蜃楼。

接下来你会问：“那么既然所有事物都是幻相，为什么仁波切您不

¹¹ 偈文摘自任杰汉译之《六十正理论》，以下亦同。



坐在这部经典上面？为什么您不拿它当卫生纸用？为什么您总是顶礼它？这可不像在说它是个幻相，而是在说‘神圣的佛法非常珍贵’。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因为我睡着了，而这头大象即将亲吻我。其实我并不介意大象亲吻我，但我在意别人的眼光，被人看到给大象亲吻可不太好。特别是你们还带着手机，可能会拍照，然后把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那就完了，我会丢掉我的工作！这可是严重的事情，我会丢掉仁波切的工作，而那是我唯一知道怎么做的事情——我从丁点大的时候就开始受训成为一位仁波切，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好好清洗碗盘。

我在试图表达的是：我是一个处于法道上的修行人，即“法行者”，是在法道上前行的人，表示还没有抵达终点——因为还在法道上，所以怎么可能已经到达目的地呢？我是自己“我执”的受害者——虽然“我”并不真实存在，但“认为我真实存在”的习气让我深受其害。而且由于我是“认为我真实存在”的无明受害者，所以如果有人赞美我，我会变得非常兴奋，不过也很快就忘记了；如果有人批评我，我会感觉很受伤，而且不会很快忘记；接着所有其他的情绪会不知不觉地生起，这些情绪继而造成行为，情绪和行为一起产生结果，结果又进一步创造出更多的情绪和业行。于是，我就这样一圈又一圈地轮转，我的习气、业力、烦恼便产生了身体。身体极为依赖各种元素，因此我的身体并不可靠，所以我需要饮食。更糟糕的是，我有时候甚至会担心六块腹肌。需要饮食还可以理解，操心六块腹肌实在很荒谬，但我确实会为此忧虑。这就是实相，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苦谛。我在谈“蕴”，因为我想今天将会讨论五蕴。

我想我讲得有点零散。下一偈：

有为生已坏，安立彼为灭；如是诸正士，说如幻事灭。（7）

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记得吗？从桌上这个苹果一直到佛



陀，一切都是幻相。在听闻一切皆幻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么修行的果呢？意思是，如果你修行，如果你清净染污，如果你积聚福德，如果你经历各个次第的禅修，如果你修持苦行，如果你完成了菩萨乘的所有修持，最终达致证悟，那又是什么？难道那不是个真实、真正的终点吗？会有这样的问题。主要的答案已经给过各位了，不过这里再详细解释一下。

这也是在讨论时间是相对的。要永远牢记这一点：佛教徒从不相信有一个真实的开始和一个真实的结束。记得吗？“真实”意味着独立、不造作，因此没有一个真实的、独立的开始。有很多很多详细的论证，其中一个论证是：当你想到开始的那一刻，这个开始就已经变得依赖于正在思维它的人，因此这个开始是依他的、非独立的等等。这是一种佛教逻辑，我们对此不做过多的讨论。

同样地，独立、不造作的结束也不存在。因此，“长时间修道而最终获致证悟”虽然听起来像是一个真实的终点，但是根据龙树的看法却并非如此。其实这相当枯燥乏味，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理智型、学术型的学生，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争论很长时间的巨大议题。因为当我说“证悟不是一个真实终点”的时候，理智型、学术型的学生可能马上会想：

“因为证悟不是一个真实的终点，所以这是否意味着轮回在继续？”不，轮回并不是在真实地继续。因为如果你说轮回在继续，意味着你主张大象是存在的——明白吗？总是会回到这一点。这就是本偈所表达的意思。例如彩虹，一切的因和缘合宜地汇聚在一起时，就可以称之为彩虹的生起；而当一切因缘不再相合时，便可以称之为彩虹的消亡或彩虹的终止。然而，没有彩虹的真实生起，也没有彩虹的真实灭止。

如昨天所说，中观具有强大的解构力，所以什么也不会剩下，一切都会被解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相对层面上，因、缘、果不起作用”，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因此，我的意思是，龙树的学生甚至要更加谨言慎行。你越是确信事物并非真实存在，越会极度注重善恶业与慈悲，你会变得更加挑剔——以一种不造作且不极端的方式。

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珍视龙树的见地，因为这是真正的根本。我在很多不同地方都反复讲到这一点，这里要再重复一下：我知道佛教总是和非暴力有关，尽是微笑、素食、禅修的人，但是如果你失去这个见地，你就有大麻烦了——你会成为素食狂热者，你会成为狂热的非暴力分子，而那其实就是一种暴力。

实际上，依照龙树的观点，当你一落入相信某个事物真实存在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狂热份子。四法印的最后一个法印是“涅槃寂静”，或者说“涅槃超越边见”，亦即“唯有不把幻相当作真实的人才是真正寂静的人”。不过在这里我们其实只是在智识上和哲学上的层面进行讨论。当然，实修总是很困难，当然如此。只要一天不吃午饭，就会让你没法认为午饭并非实存，因为有一种叫作“习气”的东西。要知道，每个宗教似乎都会谈论某种魔鬼或邪恶事物。如果问我“在佛教之中，总是让佛教徒感到惧怕的魔鬼或邪恶是什么？”那就是习气、散乱的习气。

对治习气

要怎么对治习气呢？从绕塔、在禅修垫上打坐、持咒，一直到八万四千种不同法门，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绕塔如何能够破坏习气？因为如果不绕塔，你就会坐在某个地方，消磨人生，耗尽生命，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所以应该约束自己，训练自己：“我要转绕这座佛塔三圈。”仅仅转绕就好。或许你会遇到商店，你会买东西；或许你会遇见朋友，和朋友交谈；或许你会看见一家不错的咖啡店，然后想说“何不喝杯咖啡呢？”但是至少那一天你确实完成绕塔三圈，这比什么都没做要好得多。而如果你在对治习气方面有更大的雄心壮志，其实可以让自己的绕塔变得更



加意义深远：绕塔时，每走一步，可以同时觉知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脚趾、自己的指甲、自己的身体、众生、悲心、慈心等等的一切。那可能对你自己和对其他许多人都很有帮助。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至少别人就摆脱了你，而且你正在以不介入其中的方式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说一下这个，因为加德满都这里有这么多大家可以绕行的佛塔。

驳斥认为五蕴实存的想法

由毁坏成灭，非遍知有为；彼于谁现起，如何说证灭。(8)

下一偈：“由毁坏成灭，非遍知有为；彼于谁现起，如何说证灭。”我想我要请堪布再详细讲解一下这一偈。

传统上，我们在研究佛教哲学的时候，会学习辩论，并非因为这是印度人老爱争论不休的习惯，而是因为除了现量以外，比量是唯一的途径，而说到比量或推理的时候，必须谈及辩论。

在过去的古印度，佛教徒和数论派、正理派、前期弥曼差派、顺世派之间具有实在令人惊叹的辩论。这些学派名称可能对你们没有太大意义，总之它们都是印度哲学思想的流派。当今很多人把它们统称为印度教，实际上这并不正确。相信大家都知道，印度教这个名称是亚伯拉罕宗教徒发明的，可能英国人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名称。例如我们研习佛教哲学时，会有佛教的论点和来自其他教派的反对论点，但是从来没有“印度教”一词，而现在印度教这个词语被用来指湿婆、克利须那、毗湿奴等神祇的追随者。印度教不是一神论，可以说它是泛神论，印度教确实具有数量极大的各种神祇。

这可能离题了，但是有时候某些佛教徒一听到“佛教是印度教的一部分”时会很抓狂地说：“才不是呢！”然而，这样的否认响应不是那



么重要，那不要紧。不过，我想印度现在确实有些自称为印度教的宗教。这太复杂了，但是无论如何，各位需要了解一点：悉达多王子——亦即成佛之前的佛陀——被认为是一个革新者，因为他反对很多所谓的印度教理念，例如种姓的想法。而且，佛教的“无我”观念非常独特，因而菩提心的思想也非常独特。

总之，佛教与这些流派有很多争论，不过其实大多数的艰难争论都是在佛教徒之间展开的。有些佛教宗派相信五蕴实存，或者根据他们论证的方式，几乎就是在说五蕴实存，而这一偈正是在驳斥那种想法。如果你相信轮回真实存在，那么由此推论，轮回之终结就是一个真实的结束。首先，如果五蕴实有，那么五蕴之灭尽就成为真实存在的涅槃——这是从推论而言，我们现在在谈逻辑。举“色”为例：五蕴之一是色，即我们的身体。如果按照前述逻辑，当你死亡时，可以说你的色身也结束了——你的身体被火化、埋葬，总之你的色身灭尽——于是你不得不推论说，你进入了涅槃。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这么努力设法证得涅槃了，因为反正我们都会死亡。

现在我又开启了一大议题，但是不要惊讶，有相当多的佛教徒不知不觉地倾向于那种看法。无论如何，我不会对此展开讨论，虽然我很想这么做。我在说的是那些不能接受转世概念的佛教徒。因为如果你不相信转世，那么由此推论，你就是相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结束。这么一来，一切都不重要了，何必出家为僧？何必做三年闭关？何必错过这一切美好的事物？根据那种观点，你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反正你最终会死，而且死后没有转世，亦即没有轮回，而轮回的终止即是涅槃，所以保证可以获得涅槃，因为我们全都必然死去。诸如此类，可以主张的论点很多，这个偈颂也是一个类似的论证。



诸蕴若未灭，恼尽莫能脱，何时蕴尽除，彼即得解脱。（9）¹²

继续这个论点：“诸蕴若未灭，恼尽莫能脱，何时蕴尽除，彼即得解脱。”如果诸蕴真实存在，由而可以推论出“蕴不会灭尽”，因为“真实”的本质是独立、不造作。如果是这样，即使消除一切情绪或烦恼也不能获得证悟。我们现在是在探讨辩论，说到辩论的时候，总是会谈到按照对手的论点会得出什么结论。“蕴”和“我”是轮回的根源，我们接下来要解构它们。不过此前我们先中场休息，因为这个主题有点巨大，值得我们休息一下。

¹² 《六十颂如理论》，蒋扬仁钦译本。



第四讲

五蕴不实存，「我」也不实存

我现在要谈论“蕴”。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实际上，我会说，对佛教徒而言，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之所以最重要，其原因在于：道的目标是解脱——你可以称之为涅槃，你可以称之为佛、佛的状态，你想怎么称呼它都可以。总之，道的目标就是解脱。或者，再重复一次：目标是见到实相。而阻碍我们、妨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自然就是无明、看不到实相。

当然，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看不到实相”。例如，看不到生命无常；例如，很多我们称为幸福快乐的事情，其实是苦或是苦因。所以，这种“看不到实相”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

我们不会详细讨论所有层面的“看不到实相”。我们将直接探讨所有这些“看不到实相”的根源：无明。我只是试着用略为不同的说法来解释，因为“无明”这个词我们用得太多，以致于有时你把无明视为想当然尔，不假思索。无明的藏文是“玛日巴”（*ma rig pa*），梵文是“阿维迪亚”（*avidyā*）。其实，“玛日巴”的“日”是“看”或“明白”，“玛”是否定；基本上，“玛日巴”就是“看不见实相”、“不明白实相”。因为，相较于只是修修剪剪和稍微调整问题的一些枝叶，不如直捣一切问题的根源。

所有的“看不到实相”、根本无明、根本的不明白实相，其根源——用佛教经典术语来说——就是“我执”。有一个叫做“我”的东西，它显然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是你的“我”前来这里听我的“我”说话。是你的“我”生起烦恼、变得兴奋等等。是你的“我”感到内疚，觉得需要某人原谅自己。实际上，也正是这个“我”创造了神，因为这个



“我”需要从某处的某人那里得到保护。因此，“我”显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很显而易见。

通常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是从根本上认为：有一个我，我真的在那儿。这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爱我们的“自我”，不一定如此。但是这有点难以表述，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理现象。即使你想着“我是最坏的人，我自己是最坏的”，如此作想，也是一种非常扭曲的爱——如果这是爱。同样地，如果你想着“我最棒”，或许不是真正这么想，但在无意识中想着“我最棒”，也是另一种扭曲的爱。可以说，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真的就像一种最活跃的精神分裂症。

基本上，我在说的是，有时候令我们嗔恨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嗔恨！我们不想嗔恨，于是我们嗔恨。这确实挺奇怪的，不过我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明白吗？其实我的确是一个好例子，看，就像我这样！

在精神分裂症的诸多要素中，有一个要素是“错乱”。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是一种根本上的错乱！对现实的错乱，是精神分裂症的要素之一。无论如何，这有点可悲，不是吗？这是我们心爱的“自我”，而“自我”却是如此运作的。

如果你阅读诗词、歌曲、言情小说，无论什么文学作品，事实上，只要你去读一读，就会知道，几乎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精神分裂症的反映。可举的例子太多了！例如，祈祷文往往就像是在抱怨，而谦逊是造成骄傲的关键。

原因在于——这不仅是中观研究“自我”的典型方式，其实也是佛教研究“自我”的方式——佛教徒认为，当我们涉及五蕴的时候，即涉及色、受、想、行、识的时候，“我”的概念就产生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不过这是个非常好的概括。有时，我们把色、受、



想、行、识这五蕴全部合在一起，称为“我”；有时，则是把部分的五蕴合在一起，称为“我”。在这部论典的学习中，各位需要知道的是——这是中观学者提出的方式——我们的习气心通常用这五蕴创造出一个“我”的概念，而这个“我”其实完全只是一个标签而已，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它就只是一个标签！

然而，我说它只是一个标签，听起来好像它没什么太大影响，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这不像是你把一只狗叫作“佛”，不那么简单。

“我”这个标签，已经变得力量极为强大，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你们大多数人从来不会认为你们的“我”是一个标签，你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我”是一个标签。当你把自己的狗称作“佛”的时候，潜意识里，你知道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但是对于这个“我”，你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标签，你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标签而已。实际上，你还给它贴上了另一个标签，例如“札西”、“约翰”或“特朗普”。然后，你又给它贴上了更多的标签，例如“共和党”，于是成了“共和党人特朗普”等等。别说知道“我”只是一个标签，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说：“不，我是真的多杰，我的名字是多杰，我是真正的多杰”或者“我是真的札西”。我们就是这样愈漂愈远的。

这里的重点是：“我”是一个标签。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于，你执着这个“我”是真实的，而不是把它当成标签。现在我们又在讨论“真实”了。记得昨天讨论过的“真实”吗？现在，你认为有个“真实存在的我”，这就把事情弄得更糟了。不仅如此，它不就此结束。“我”接着又创造出“我”的眷属：我的父亲、我的包、我的笔、我的国家、我的宗教、我的神、我的龙树等等所有这些，于是你变得纠缠其中。

我要告诉各位，这种“把自我当作真实”的习气，实在是最恶劣的习气，也是最顽固的习气。我们这样讨论的时候，在智识上你会觉得有点



道理，然而你并不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你总是可以测试一下自己，让别人捏一下你男朋友的屁股之类的，那时，你就会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真正接受“我”就只是一个标签——当然，还有“屁股”也是一样的。

总之，各位需要知道的是，或许你们有些人在智识上会觉得这有些道理，但习惯上还是难以接受。你会想：“拜托，少来了，我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标签呢？看，我拍它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它，我在这里，我正在和你说话。”

然而，关于“我”、“真实存在的我”的论证算是比较容易的，更难的是争论“五蕴是否实存”——那通常是最困难的论证，因为你可以运用自己的逻辑推论说：“色蕴就在这里，看，我可以摸得到，色蕴确实存在。”但是，“我”是看不见的，你能稍微理解“我”是一个标签，而要理解色蕴、受蕴、行蕴……这些并非真实存在，就困难得多。甚至更难的是，当你超越五蕴，试图理解一切事物都不实存时，那会变得极度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种类的教法。取决于修行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实相、了解自我就只是五蕴等等的一切，于是出现了大乘、声闻乘、缘觉乘等等这所有不同乘的佛陀教法。

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主题，其中具有非常多的要素。例如，你会问：“如果没有我，正在拥有悲心的那个人是谁？我们不是应该有悲心吗？那么是谁在展现这个悲心呢？”抗辩的论点是：了知没有真实存在的自我，即是悲心的精髓。因为，只要没有让你执着的自我，你的愿景自然就会更广大，你就不会执着于你的自我。这就是寂天等人说过的：“你变得像一个看着正因沙堡坍塌而痛哭的孩子的母亲。”实际上，这种无我的悲心不会骄傲，因为没有可以骄傲的“我”！你不会觉得自己是拯救者、慈善家，你不会执着于“慈悲”这个名头。



现在回到“蕴”。在此也一样，蕴这个主题，非常广大。这个主题当然广大，因为在这五蕴之中，我们谈到想蕴，“想”的世界广无边际，然后识蕴也是如此巨大、如此宽广、如此无限。这里，各位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龙树是在说：五蕴之中，没有一蕴是真实存在的。这相当容易理解。例如色蕴，它怎么可能真实存在呢？记得“真实”的定义吗？“真实”必须是独立的、非造作的、可靠的，而色蕴并不是。

如果你现在问说：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蕴”和“我”的这个议题？因为我们正在讨论“非实存的轮回”与“非实存的涅槃”。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修行者经过长期修行而终于获得证悟，那是怎么一回事？那是真实的结束吗？因为一谈论法道、获得证悟的时候，自然会谈到获得证悟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讨论这个人是谁？然后我们讨论“我”，这自然导向了“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要谈到“蕴”和“我”。

轮回和涅槃只是一场游戏，只是一个幻相

接下来我会试着讲解一些偈颂。

净智悟见后，无明缘所生，无论生与灭，众法皆不得。（10）¹³

这个主题处于非常高的分析层次，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真正熟悉它。“净智悟见后，无明缘所生，无论生与灭，众法皆不得。”或许应该这么说，问题是这样的：有没有一条道路、精神之道、法道？如果有，这条道有目标吗？如果有目标，这个目标可以达成吗？

让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目标，当你达成这个目标时，

¹³ 摘自《六十颂如理论》，蒋扬仁钦汉译版本。以下亦同。



这难道不是一个终点吗？由此，我们说的是：是，看上去是有一个目标，看上去是有一个达成，但它们不是真的，它们不是实相。在此，那个大象的例子应该能再三地帮助你们。

在这个偈颂中，稍微讨论了轮回的起源。不过这里也一样，各位必须当心，因为中观哲学谈到起源的时候，这些对起源的沿革叙述并不证实任何所生法是真实的存在。我从来没说过“梦里没有大象”，我不曾这样说过，我说的是“大象并非真实存在”——要永远记得这一点。

然而，即使谈到这个噩梦——这头大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讨论这个噩梦的起源。你睡着了——你把头放在枕头上，盖好被子，即将入睡。不仅如此，不久前，你才刚刚看过探索频道关于大象的一个节目，或者你曾经去过非洲，于是你要么喜欢大型动物、要么厌恶大型动物……总之，这类因缘创造出一头大象。但是，重要的是要知道：任何起源行为都不能证实某个事物是个真实的存在。

因此，在“净智悟见后，无明缘所生，无论生与灭，众法皆不得”这个偈颂中，龙树说的是：圣者、阿罗汉如何看待这种生与灭呢？他们就像这样的人——没有在睡觉，没有在做噩梦，却能理解一个正在做噩梦的人：“现在他在做梦，梦中有一头大象。哎呀！大象就要亲吻他了。哎呀！他惊慌失措了。哎呀……然后他醒了。啊！现在他认为不再有大象了。”最后这一句很重要：“现在他认为不再有大象了。”阿罗汉就是这样看待生灭的。

因此，“行等十一缘起支，无论直接，或者间接，若有无明支为缘，即名有无明缘。从彼无明为缘而生之法，在真实圣根本智照见前，有为



法初生与最后灭亦可，任何戏论尽都不可得。”¹⁴ 简要地说，就简要版本的十二缘起支而言，情况是这样的：“我”看着这个葡萄，当我看着葡萄时，我看到的是整体而不是部分，我没有看到它的原子等等。而且我被洗脑了，想着“这是新西兰的葡萄，新西兰的葡萄比澳大利亚的葡萄好。”接着，我又想，“它洗过了吗？啊，是的，肯定洗过。但是，是用哪种水洗的呢？开水？瓶装水？”诸如此类。这已经是起源的开始，即“无明”。

然后，我想吃掉它——这是“爱”，藏文称作“赛巴”；接着是摘下它、取用它——“取”，藏文是“雷恩巴”，诸如此类。现象就是这样生起的。而且，它会有一个结束、灭尽，比如我吃掉了葡萄，这就是一颗葡萄的灭。因为如果葡萄没有灭尽，我就不会感到满足，因为葡萄还在那里。这是葡萄的死亡，然而这不是真实存在的结束。如此等等，这就是一个现象起源的方式。

如果你想要了解轮回和涅槃的游戏，那么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有所谓的“十二缘起支”。这个十二缘起之轮运转时，就是轮回；这个十二缘起之轮不运转时，就是涅槃。所谓的佛法修持，就是设法损坏这个轮子——卸掉它的螺丝，不去保养它，等等；而不修持佛法，就是保持这个轮子完整，给它加油，给它充电，等等。不过，关于这个偈颂，你们需要了解的重点是，根据龙树的说法，轮回和涅槃只是一场游戏，只是一个幻相。两者同样都是幻相，问题只在于你怎么玩这个游戏，或者你是否玩这个游戏、你是否让这个轮子运转。

¹⁴ 摘自《六十正理论释》甲操杰大师释，观空法师讲授并校正修改，任杰译汉。



见法实义已，能灭一切苦，若悟法性后，于此有差别。(11)

好，现在讲下一偈颂：“净智悟见后，无明缘所生，无论生与灭，众法皆不得。见法实义已，能灭一切苦，若悟法性后，于此有差别。”这是在破斥“真实存在的证悟”、“真实存在的结束”。

昨天，我莫名其妙地变得十分怠惰，以至于没有做功课，所以从这里开始，实在没有太多可讲的。这非常艰涩难懂——这些偈颂的结构非常古代，没有娱乐性，真的很枯燥，所以我没有读。读村上春树之类的作品会有趣得多，你可以真正投入其中。

还有几分钟，如果想要，可以提一些问题。但是，请大家多多向堪布提问。

问答

➤ 既然没有任何东西真实存在，那么为何悲心如此重要？

因为人们以为事物真实存在。

➤ 既然没有真实存在的我，那么是谁要觉醒、谁要获得解脱？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我要从字面上回答你，所以你再问一次这个问题。

➤ 既然没有真实存在的我，那么是谁要觉醒，是谁要获得解脱？

没有人。

➤ 我相信昨天您说到，有一件我们不应该忘记或者应该做的事，就只有一件事！可是我睡着了，所以没有听到……

现在，那个现象不存在了；它只作为一件昂哥立安大蜘蛛和仁波切



遗忘之事而存在。

- 您刚给我们举过一个彩虹的例子。因缘和合时，彩虹出现；因缘散开时，彩虹消失。但是，所有那些产生彩虹的成分和条件，显然还在器世间中。如果我们将宇宙定义为器世间，那么所有这些条件和成分都还在宇宙中。如此一来，宇宙不增不减，因此宇宙真实存在。这是从大层面来分析。而从小层面、从所有成分来分析，如果我们认为它无常并且是由一些基本元素组成，如果我们把这些基本元素分解为更基本、更基础的元素，那么这些非常微小的成分、这些微粒是真实存在的吗？

你是不是一直在读佛教论典？

- 是，读过一些。

你说话的方式，就像许多声闻乘的部派。这正是我之前说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关于蕴的辩论。“好，彩虹可以接受，但是那些产生彩虹的因缘呢？”——这就是你在说的，对吧？在这里，我们的对手也这么说：“好，或许自我是一个标签，但是创造出自我的蕴呢？”这就是为什么对此的辩论会深奥得多、深入得多。

关于你谈到的最小粒子，佛教徒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最小的事物和最大的事物，他们没有这种东西。记得吗？昨天我们已经安立了什么是真实。佛教徒不相信真实的“小”。“小”、“大”这些词语有其用处，就像筷子、叉子、杯子是有用处的。你可以使用它们，但它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基本上，它们并非实存。

- 您说，思维无常，就可以从中得到解脱。可是我个人思维无常时，更



多的是感到悲伤和没有安全感。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从中获得解脱？

我想，这是因为或许你在哪里希望某些事情永恒不变，或许如此。也许在你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有点希望某些事情是恒常不变的，因此，当你部分地思维无常时，就会感到悲伤。但是这没有关系，修行者必须这样开始。例如慈悲，同样地，我们对那些没有腿或眼睛的人会有更多的慈悲心。例如，你不会对特朗普心怀慈悲，因为你觉得“他不值得我的悲心。”

➤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不是问题，它不是。如果是问题的话，它是一个好的问题，因此不用解决。如果你是一个佛法修行者，就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修持佛法，那么才应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 似乎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可以从智识上掌握无我的概念，但是一眨眼的功夫，习气便蔓延开来……

发生这种情况时，通常是自我玩的把戏。我说的是实话，我是认真的。

➤ 智识上的理解是把戏，还是说习气是把戏？

两者都是。自我、我执是如此聪明，它能够牺牲很多东西，让你以为自己已经赢了这场游戏。

➤ 那么，如何才能习气当中证得无我？

就只需要刻薄地对待习气，你只要刻薄就好——残酷无情地！你应该阅读噶当派大师的教法。



第五讲

觉得根本文困难的原因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会发觉阅读根本文有点困难。首先，如同之前说过的，这是因为根本文的文体结构古老，还有印度文化和习惯的缘故。你甚至会发现它似乎有许多重复，但实际上它不是随意地重复，许多偈颂是从某一特定角度来回答特定的问题。昨天，我在外面遇到在座的一些人，我注意到有些人是初学者，有几个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中观，因此你们会觉得有些难以理解。此外，因为《六十颂如理论》像是一部更大论著中的一部分，所以著述时会假定你已经对中观有些了解。但在讲解这篇教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你们有些人对中观完全不了解，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篇教文很困难。

一切问题都源自执著事物实有

在讨论有与无、真实与非真实等等的过程中，我希望能把各位的注意力拉回，知道这篇教文其实与你内在的平静与和谐息息相关。实际上，它是将我们从种种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基础。

尽管可能冒着过于简化的风险，但是我想要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阐述。我们正在回答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个人和世界的问题——实际上不只是世界，而是一切有情众生的问题。而且我们讨论的不仅是解决政治、经济或环境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局部的问题，我们试图从根本解决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这所有的问题都是从何而来？根据中观的见解，一切问题都来自于认为有什么事物真实存在，都来自于执著某些事物实有。

这不是件简单的事。要证明某些粗重的事物非实有，例如我的快乐非实有，可能相对容易些。但是当我们谈到现象最精细、最微妙的层面



时，事情就复杂得多，这时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并非实有的能力就变得非常薄弱。

比方说，我相信各位或多或少可以接受梦中的大象并非实存。或许各位能够接受的甚至更多，例如月称的“马车七相道理”。基本上，这是一个推理方法，分析到底所谓的马车在哪里，比如“轮子是车吗？”这是个古代的比喻，我想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汽车上：方向盘、刹车、排档、引擎，如果你分析它们，不会找到一个被称为“汽车”的实存实体，更不用说法拉利了。相较于你的法拉利跑车，理智上我们可以接受梦中的大象当然并非实有，甚至在情感上我们也可以放下它，梦中的大象肯定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车子呢？虽然理智上我们知道汽车并非实有，可是在情感上，如果有人刮伤或撞了你的车，你仍然会因此而忧心。

如果说到更高深层次的现象，比如自我。自我并非真实存在，神并非真实存在，时间并非真实存在，空间并非真实存在，国家并非真实存在，政治系统并非真实存在，这就变得非常难接受了。尤其是“我”，要接受“我”非实有，非常非常困难。道德也非真实存在。还有很多，例如各种价值体系——有很多所谓的更高的价值观，当我们说它们并非实存时，非常难以接受。

应见实如实，见实得解脱

在宗喀巴弟子贾操杰的论释中，这时他已经对二谛——世俗谛与胜义谛——做了介绍。我不会花太长时间详述这些，因为我真的希望能够讲完这所有的偈颂，至少把它们念一遍。

不过这么做之前，我想先谈一谈禅修。我要谈的不是禅修的技巧和方法，而是与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分析有关的禅修。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非实有，那个非实有，轮回非实有，涅槃非实有，法道非实有，染污



非实有，净化并实有……这些会导致你问：那要如何修持佛法呢？

首先，禅修这个词在藏文中称作“酿夏”（*mnyam bzhaḡ*）或“贡”（*sgom*）——我想我们就用“酿夏”。藏文“酿夏”，梵文是三摩地，两者可能在含义上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我认为英文 *meditation*（禅修）并不足以表达藏文“酿夏”的完整意涵。藏文的“酿”与“夏”有相当深奥的含义：“酿”表示平等；“夏”表示就只是不去管它，不去戳弄，不去触碰，什么也不做，有点随它去的意思。因此弥勒菩萨说：“无一法可损，无一法可增，应见实如实，见实得解脱。”在这里他说了“没有什么要去除的，也没有什么要增添的”，这即是佛法修持的精华核心。佛法修持的精要即是：什么都不去除，什么都不添加，任其如是。

这句“无一法可损，无一法可增，应见实如实”是人类的语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像是你我这样的两个人类之间需要交谈，而你我之间唯一的沟通方法是运用我们非常、非常狭隘的语言。我们的语言真的非常狭隘、模糊且不足。当然我知道我们有令人惊叹的诗歌、文学、歌曲和小说可以阅读，有埃及文、阿拉伯文、藏文、梵文、卡纳达语、泰米尔语、中文等美妙语言，我们甚至还有语言学校和语言实验室，但是如果描述实相，这些语言全都不足够。如果只是在我们彼此之间互相表达，这些语言是足够的，但也只能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够用，因为我们之间仍然会有误解存在。而且我们不应该对自己的这些语言感到很骄傲，因为即使是猫，虽然它们只有一两个元音，还是可以彼此交流沟通。中文好像有四个元音之类的——有人告诉过我，但我记不得了。梵文有其他的元音，藏文的元音与梵文类似。没错，我们是有这种种的语言，但这些全都不足以用来表述实相。

“无可言思般若度”，如佛所说，实相不可言表。我知道有些人立刻会把实相想成什么具有异国情调的东西。绝对不是！知道这一点非常



重要。我不是在谈什么具有异国风情、神话般的神秘东西。实相如此广大无边，甚至比你的鼻尖还贴近你。

现在我们必须谈谈苦。我们在受苦吗？是的，我们确实在受苦。这里说的苦，未必是我们全都坐在轮椅上或者拿枪自相残杀的那种苦，而是我们全都因为不确定性而受苦。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确定的，你的身体是不确定的。你可以每隔一秒就做一次 MRI 或 CAT 之类的检查，但是下一秒你还是不知道身体哪里出了问题。谁知道呢？你在加德满都这里的时候，或许家里十几岁的女儿就怀孕了，而你青春期的儿子突然发现其实他有不同的性倾向。所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真的在受苦。因为我们在受苦，意味着我们有问题要解决，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法道。

当我们谈到行走的法道时，不是在谈论实相。要在这句话下面画线，特别留意：当我们谈论法道时，不是在谈论实相。当我们谈论法道时，谈的是手指，而不是月亮。由于缺乏合适的语言、词汇、成语和措辞，我们只好用“酿夏”等词语来表达，或者如同弥勒菩萨说的：“无一法可损，无一法可增，应见实如实，见实得解脱。”这些是过往的伟大上师都说过的话：“没有什么可去除的，没有什么可添加的，就只是保任如是。”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语言并不足以表达，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在加德满都这里，从高山到较低的博达地区，在那些佛塔周围绕行的人里，有很多瑜伽士和瑜伽女在做我们所谓的“保任如是”，即“什么也不做”。对于这个“什么也不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诠释，而这已经是一种“做”，而且其实是最大的“做”！

这真的会把你逼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不做”，于是你去见这些上师、堪布、老师们。你们现在在这里也是为了学习如何才能“什么也



不做”。这有点类似于，如果你身处在监狱里，你必须走出监狱的门，你必须使用一次监狱的门，你必须走出去。你不能说“我不要使用监狱的门”，你没法这么说。当然我们知道你不想要进入监狱的门，但是你有一种成见：“我不想靠近监狱的门！”你有某种成见，认为它是污秽、晦暗的等等，但是如果你已经在狱中，你不得不使用一次狱门，你别无选择，因为你必须走出那里。我们需要交流，我们需要使用语言。是的，尽管我们的语言很匮乏，但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工具，我们必须使用它，就像你必须穿过一次监狱的门。

我要讲完关于“酿夏”的讨论。“酿夏”，在英文里被翻译成 meditation（禅修），这个藏文词“酿夏”实在是极其美丽、优雅又巧妙地试图传达出“不增不减”，单靠“酿夏”这一个词就真的对那样的意涵做出了很好的描绘。“酿夏”：平等与如是（等持）。但是当然，它被诸如安曼度假酒店之流的人翻译、诠释并误解成放松地躺着，或是正经八百的打坐，或是凝视夕阳，这些全是误解。

二谛

我将会引用一些甲操杰大师的论释，他在论释中非常合理地介绍了二谛。虽然实相不可言诠，但是我们不想受苦，我们想要脱离苦，于是我们需要法道。作为一种法道，这里介绍了两种思维的技巧或练习，我们将其归类为世俗谛（相对真理）与胜义谛（究竟真理）。

在胜义层面上并没有所谓的胜义与世俗，因此当我们说世俗谛与胜义谛的时候，只能在世俗谛的层面上做讨论。这里我必须请大家注意，你们听到的这些关于没有证悟、没有轮回、没有涅槃的偈颂，谈论的是胜义谛。在相对层面上，则有轮回，有涅槃，就如同你的脖子上有脑袋一样。



世俗谛是非常主观的，实际上它就是主观的，是约定俗成的。如先前所说，即使是出于共识而做的决定也不表示这个决定是究竟的。顺带一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述，因为如果一周之内你的全家人都梦到大象，你立刻会去找一位喇嘛打卦：“肯定有什么事情不对，他梦到大象，我梦到大象，她也梦到大象，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了。”

简要地说，世俗谛也就是中观人士称之为“不经检验和分析的经验”¹⁵。当你不运用这些应该是用来帮助我们寻求胜义谛的分析工具时，那个状态以及在那个状态中发现的一切，就是世俗谛。

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哲学学生，你必须注意这一点，因为研读哲学的学生经常会犯下这种错误。例如昨天有人问我：“如果一切都是空性，为什么我在受苦？”这就是你在用胜义谛的分析方法来驳斥世俗谛，这是行不通的。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使用那个分析来解构世俗谛，作为修行人，这是被允许的，但你不能用它来建立见地。

举例来说，你在此处一个非常狭小的酒店房间里睡觉，房内已经塞满了你的行李箱和鞋子，完全没有空处，然后你睡着时梦见了大象，这时你不能说“这只大象是怎么进来的？这个房间这么小，我甚至连自己都塞不下，这只大象是怎么进来的？”当然，如果你想要破除自己认为大象实有的执著，那么你可以说：“我知道了，我是在做梦。来吧，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更多的大象家族成员都带来。”你可以那样做，但是当我们学习哲学时，作为一种学习工具，我们会区分世俗谛与胜义谛。而在做讨论时，你必须小心，不能把这两者的定义混淆在一起。更令人困惑的是，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世俗谛的胜义谛，这是最令人迷惑之处。

¹⁵ *ma brtags ma dbyad par nyams dga' ba'i blo.*



设若蕴未灭，惑尽非涅槃；何时彼亦灭，尔时当解脱。（9）¹⁶

这一偈的意思类似我昨天讲过的：佛陀从未说过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轮回，并不是要舍弃这个轮回才是涅槃，了知没有真实存在的轮回即是涅槃。

我的记忆力退化，这些二十年前熟记于心的根本文现在全都记不得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有个叫 Google 的东西，否则我才不会花那么多时间背诵它们。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师都很严厉，我们必须背诵根本文，甚至连论释都要背诵。我有一位老师严格到甚至有时会突然问说现在背诵的是第几页！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必须有个能记事的人在身边。

这对今天要讲的偈颂或许有些必要，所以我们之后会再回来讲二谛。请记得刚才讲的内容，听闻下面这些偈颂的时候，要把之前讲的作为背景信息。

凡是由因缘而生者皆非实有

无明缘生法，真智照见前；生或灭亦可，尽都不可得。（10）

现法即涅槃，亦所作已办。设若法智后，于此有差别；（11）

有为法极细，谁计自性生。彼诸非智者，不见缘起义。（12）

这段根本文尤其有些难度。

顺便说一句，在这里读甲操杰大师的论释令我感到挺骄傲的，因为今天在座有很多人是萨迦派或宁玛派的，他们与我在读的这部论释的作

¹⁶ 《六十正理颂》，圣龙树菩萨造颂，任杰汉译。余下引用根本文的出处亦同，不另行标注。



者有一些哲学方面的争论。这一直是我的小爱好，我喜欢惹恼别人。

记得我们讨论过真实与存有、真实的生吗？第一天我们谈过真实与存有，并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了真实的灭。这里的争论是：当我们获得证悟时，是否就是轮回的真实灭止呢？关于这一点，许多声闻乘的人——可能不是有意的，但是从其主张的结果来说是如此——最终是在说：“涅槃是轮回的真实灭止。”对于中观学者来说，这是有问题的。

让我们再次引入大象的例子：当你从恶梦中醒来，如果你说大象离开了，那是有问题的，因为那表示曾经有一只大象和你一起睡在那小小的房间里。那你会有多大的麻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佛教徒会说：“对，轮回不好，轮回是个幻相，但是涅槃棒极了，涅槃存在，是我想要的。”而你这是在自相矛盾，你把大象的消失变成真实发生的事，因此你在主张曾经有大象在你房间里，但是你的门依然完好无缺，你的行李箱、一切都还好好的在你的小房间里。

论释中讲到“此生已尽，所作已办”，这是对涅槃之大乐状态的描述。意思是：好，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我已经放下了我的包袱。我已经渡过轮回大海，我的手掌和虚空等宽，我将不再回来（不受后有）。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所有这些词语可以让你认为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灭。“我将不再回来，我已放下包袱”，这些全都好像在表示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灭，而这正是龙树在此所解构的。

尽烦恼比丘，生死已还灭；有始然正觉，何因未曾说。（13）

有始则决定，为见所执持。诸缘起生法，如何有始终。（14）

先已生如何，后复变成灭。离前际后际，趣向如幻现。（15）

何时幻像生，何时当成灭；知幻体不愚，不知幻遍爱。（16）

诸法如阳燄，以智现见者，则不为前际，后际见所损。（17）



这句也类似：“尽烦恼比丘，生死已还灭；有始然正觉……”假如有真实存在的染污是僧人或修行人要战胜或断除的，结果就是你在主张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结束。“何因未曾说。有始则决定，为见所执持。”如果你主张有真实存在的染污，就是在主张有真实存在的法道。那么这种真实存在的道会成为“为见所执持”，意思是它会成为一个“见”，在这里指极端，它会成为一个极端的见地（边见）。因此，龙树在这里说的是：“如果有真实存在的染污，那么对于这个染污就有真实存在的解决之道，而这个解决之道将会成为一个极端的见地。”

“诸缘起生法，如何有始终。先已生如何，后复变成灭。离前际后际，趣向如幻现。何时幻像生，何时当成灭；知幻体不愚，不知幻遍爱。诸法如阳焰，以智现见者，则不为前际，后际见所损。”你们很多人对此很熟悉，这是我会称之为中观狮子吼的其中部分教言，意思是：因为缘起，所以没有真实存在的开始，也没有真实存在的结束。

这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一点：“若从缘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¹⁷这非常重要。凡夫听到某个事物是由于因和缘而生起的时候，这等于确认了它的生、它的存在，它成为真实存在的；但是对于中观学者而言，当他听见某个事物是由于因缘而生的时候，他会认为听到的是“无生”，因为“生起”一词在这里是有问题的，尤其是“真实的生起”——我们现在又再次谈到起源，这是我们在第一天讨论过的，有些难度。

我会尝试举个例子，虽然不一定管用，不过让我试试。例如你去化妆间整理睫毛时，你不会盯着一面白墙看，而是会到镜子前面。每次你在镜子前整理仪容——不管是领带还是什么——的时候，你都自动接受这一点：因为有走过来的你、镜子等等的这一切，所以无论是谁出现在

¹⁷ 《无热恼请问经》。



镜子里，都不是实有的。如果你看着镜子做整理，在你离开后，镜中影像却还在那里，那就有问题了。但实际情况是，只要你一移动，镜中影像也移动，你怎么动，它都跟着一样动，于是你明白：“这只是一个映像。”这就是“若从缘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镜中的这个鼻子并不存在，你知道“如果我不看着镜子，镜中映像就不在那里。”你甚至可以用手捂住眼睛，只露出一条细缝偷看——“它在看着我吗？”当你闭上眼睛时，我们就知道了，也许它也闭上了眼睛，也许没有。所以这是非常深奥的说明：“若从缘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这句教言来自佛经，是佛陀宣说的。正因为你这样动而镜中影像也跟着这样动，证明了镜中的那个人不是你，它没有生起。这就是龙树和中观人士听到“一切皆由因缘而来”时的理解，“因此一切如幻如梦，如海市蜃楼，如镜中映像”，所以不是真实生起的。

实际上，这一点与此时此地相关。闭上你的眼睛，我在这里吗？睁开眼睛，你看见我。当然，当你闭上眼睛时，你会想：“现在他依然在这里，当然如此。”但这是因为你的心在这样认为，是你的心把过去的影像投射出来。你也可以投射到未来：“大概再过二十年，这个人会没有牙齿，拄着根拐杖走路等等。”对你们有些人而言，一个月前，我并不存在。对有些人来说，四十年前，我是不存在的，我的颜色、形状、味道都不存在——我的味道如何，你们大多数人不知道。当然，我们总是可以使用逻辑推论的方法来揣测，你可以尝尝自己：“他是人，我也是人，我尝起来有点咸，他应该也是咸的。”但那取决于你。你们有些人可以认为我是大梵天王本人，有些人可以认为我是克里希那（黑天），有些人可以把我想成任何事物，那只是打开了想象、假设和造作的奇妙大门，而重点在于那永远都不会是我自己认为的我。

回到我刚才讲的镜子等例子。关于“缘起”，对中观学者来说，“缘起而生”意味着并非真实的生起——这非常重要。因此，这里他说：



“趣向如幻现。何时幻像生，何时当成灭；知幻体不愚，不知幻遍爱。”就如同魔术，魔术师创造出一个美丽的女子，而那些不知道这是魔术的人会认为“一个美丽的女子诞生了”。然后魔术师继续魔术表演，让这个美女死去，于是观众会想“她死了”等等的那一切。但对魔术师而言，没有人出生，也没有人死去。

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其中有三个要素。从观众的角度而言，美女的生令人快乐，美女的死令人不悦，这是第一个要素“轮回”，是观众感受到的。而魔术师和他的助手也有其见解：同样的女孩出现，同样的女孩死去。每次他们去不同的马戏团都表演同样的老套节目，这是第二个要素，但这不是涅槃，这称作“瑜伽士的体验”，是道上行者的觉受，对于女孩的生死不感到快乐或痛苦。而第三个要素非常重要，是各位务必知道的，这个要素既不是观众，也不是魔术师，而是远处卖甜点的人，他甚至不知道正在进行魔术表演。对他而言，没有魔术，没有女孩的生，没有女孩的死，什么都没发生，没有乐，没有苦——那是佛，那是佛的见地。

若谁于有为，计实有生灭；彼等即不知，缘起轮所行。（18）

依彼彼缘生，即非自性生；既非自性生，如何说性生。（19）

由因尽息灭，乃说名为尽；非有自性尽，如何说性尽。（20）

若无少法生，即无少法灭。说生灭之道，是有所为义。（21）

接下来的偈颂看起来是复述：“若谁于有为，计实有生灭；彼等即不知，缘起轮所行。依彼彼缘生，即非自性生……”凡是由缘起而生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生起。因此，如果某个事物并非真实存在，那么它其实没有一个“生”。灭也是相同道理，维持事物的因缘耗尽时，即称之为“灭”，除此之外，没有真实存在的灭。这里的重点是，涅槃并非真实存在的灭，要铭记这一点。



“非有自性尽，如何说性尽。”因此，“若无少法生，即无少法灭”——因此没有任何事物真实生起，也没有任何事物真实地灭止。

于是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何必讨论法道、前世和来生？为什么还要谈论生老病死？大家都知道，这些是促使悉达多离开王宫的首要原因。“说生灭之道，是有所为义。”这又是一句极为重要的宣言——如此重要，也有点烦人——这也是月称在《入中论》里说过的。基本上，它说的是：为什么会有教法等等的这一切呢？因为你请求的缘故，都是出于你的请求，然后有点像这样：“但是我理解你为什么要求这些教法，因为你在受苦，因此你请求这些教法。虽然我知道这些事情并非真实存在，但我必须说些话引导你至实相，因此我说了这些。”“说生灭之道，是有所为义。”所以基本上是因为你的请求，出于悲心，于是给了回答。

由知生知灭，知灭知无常；由知无常性，正法亦通达。（22）

接下来详细阐述这一点，这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由知生知灭，知灭知无常；由知无常性，正法亦通达。”如果你能对“生”、“生起”的来龙去脉有些微了解，就会知道什么是“死”、什么是“灭”。

诸于缘生法，远离生灭相；彼等了知者，越渡见有海。（23）

接下来这一偈也是，每一偈都很宝贵，每一偈都是珍宝，如同钻石。如果你知道生，就会知道死；如果你知道死，就会知道无常。不要停留在这里，知道无常还不是最终的答案。“由知无常性，正法亦通达。”最终的答案是：甚至连变得无常的事物也不存在。

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么无常是常吗？是的，一切和合事物皆是无常，这是不可撼动的无欺真理，那么无常是常吗？”对龙树来说，那种问题是幼稚的，因为会变得无常的事物也不存在。



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你要教导无常呢？像是生命无常这个教法，每次开始做前行的时候，首先都要思维出离心和无常。为什么要教导那些？”婴儿即将掉下悬崖时，你会怎么做？你会晃动一个摇铃玩具把婴儿吸引到你身边来。无常的教法就如同摇铃玩具，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贪执于“常”，这样的贪执会给你带来迫在眉睫的麻烦，而且我们知道没有太多时间拯救你，也就是说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讨论推理、无生等等的那一切，所以我们用无常把你吸引过来。要知道，即使像“轮回是苦”之类的说法也是摇铃玩具。

因为我正在教授中观，所以必须以解构的方式来教导，但是请大家不要成为断见者。为了教授“没有轮回”、“没有苦”，不得不告诉你“轮回是苦”——这是龙树说的，不是我。我和大家一样，完全是习气的受害者。

在休息之前，把这些全都忘掉。即使是佛，龙树也做过分析，实际上他有一整个章节都是用来分析佛，而<观如来品>的结论是：佛以及佛的示现，摩揭陀国、菩提伽耶、瓦拉纳西、两千五百年前传法的那个人……这些全都是最精巧的摇铃玩具。那些读《金刚经》的人应该明白这一点。

我已经可以听到有人在问：“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即将掉落悬崖的婴儿，所以我们在这里听闻摇铃声。



第六讲

今天我们从提问开始，希望大家的问题尽量与这个教法有关。

问答

- 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可能为自己能出离很多世俗事物而感到自豪，例如丝质内衣和法拉利跑车等等，但是有时候如果有人对我们这些所谓的学生说“宗萨钦哲仁波切不是真实存在的”或者批评宗萨钦哲仁波切，我们会觉得很难受、很痛苦。而且因为转世这个概念现在很流行，可能我会相信自己 and 后代子子孙孙会被上师照顾，使得对上师的执著更严重，因此更难区别是对上师的虔心还是贪执。您刚才讲到，实际上佛陀和过去所有那些都是摇铃玩具。所以意思是说上师也是给我们的摇铃玩具？

是的，非常昂贵的玩具。

- 这有点令人迷惑，可以请您就此给些开示吗？

首先我需要告诉你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见地非常重要。禅修、行为、道德、伦理等等的这一切如果缺乏正见，会成为另一种挣扎、另一种教条、另一种束缚。寂天曾经说过：“此等一切支，佛为智慧说。”¹⁸ 如果缺乏智慧，缺乏见地，诸如布施、持戒、精进、禅定等等的这一切，就如同盲人给盲人引路。

我也说过，是见地将佛教与印度教以及所有其它宗教区分开来。因为关于行动方面的爱、慈悲和某些特定价值观，许多宗教都在说。像是出离，其它宗教也谈到出离，其它宗教也讲不要执著于物质，诸如此类。而在佛法中，我们出离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被出离的事物是邪恶的、

¹⁸ 《入菩萨行论》般若品，索达吉堪布译本。



诱惑的或是一种散乱，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些。我们应该出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什么真实存在的——总是会回到这一点。

我相信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关于一个僧人正在禅修不净、无常等等。这是僧人会做的事，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观修来减少贪执：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事物都是污秽的，一切事物都是丑陋的。如果观修者正好是位僧人，尤其会观修女人是不净的、无常的等等。当然，如果是尼师，就会反过来观修——我必须说明这点。理想上，僧人看见女子时，会思维：“这是一个装满血的袋子，这是脓和肉在移动。”尼师看见六块腹肌时，则是思维：“这不过是六堆肉。”大致是这样。

总之，有个僧人正在如此禅修，这时文殊师利示现成一名貌美女子来到僧人面前。这位僧人很不错，没有散乱，“哦，这儿来了一坨肉。”但是没有人比智慧之主更知道如何诱惑人了！文殊菩萨使出更高深的诱惑手段，这时僧人开始动摇，开始变得散乱。他非常忧虑，“我的禅修技巧怎么了？”于是他逃跑，而美女在紧追在后。他跑呀跑呀，终于瘫倒在地，心想“完了，她要拥抱我了。”但这并没有发生，于是他睁开眼睛，女孩碎裂成千片后，文殊师利站在他的面前说：“你的不净观禅修技巧很好，令我印象深刻，但是如果你认为某个人美丽，这是个概念。如果你认为某个人丑陋，这也是个概念。你必须超越一切概念，那才是唯一的解脱方法。”

因此，我对你的建议是，当你挣扎于修持出离，思维一切无常、一切如幻、一切皆无实质等等的时候，也应该试图记得空性的教法，那肯定能增强你的出离心。如果你对空性具有胜解，确信空性，你的出离心修持会比较轻松，不再是个负担。目前它有点是个负担，是一种苦行，好比说你知道你不应该吃冰淇淋，你真的应该不再吃冰淇淋，但是你想要吃，我们现在拥有的出离心就像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物



质世界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又想要拥有它，所以目前修持出离心是一个负担，是一种苦行。但是一旦你了解空性后，它就不再是个重担。

你说到上师、虔心和贪执，对上师的虔心属于密续教法，因为这次我们在探讨大乘论典，所以实在不是说这些的合适时机，不过我会简略回答。对密乘修行人来说，对上师的虔心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密乘行者来说，最终虔心是无二的，不是一个二元分别的虔心。对于你在提问中所谈论的上师，我听起来感觉你指的是外在的上师，但是实际上还有内上师与密上师——这两者与外上师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外上师有如桥梁，能引导我们发现内上师与密上师。此外，虔信上师是一种修持净观的法道。对于修持密续来说，净观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修持，而这个修持从上师开始。作为人类，作为道上的行者，表示我们还不完美，我们有欲望，我们有贪执，我们有各种概念——像是我的上师、他的上师、她的上师、两个上师、三个上师、一个上师、根本上师、枝上师、果上师等等的所有问题——但是密续并不拒绝这些，密续接受这些。

你们许多人感觉自己受到上师的激励可能是因为他也喜欢你喜欢的披萨，那没关系，那是一个好的开端——可能是你拥有的唯一开端！通过这样的开端，你可能会因此听闻佛法等等。

人类有喜好，因此颜色、形状、名号、帽子、随从等等的这一切必定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对许多人来说，佛陀赤足托钵的情景如此启迪人心，但是有些人会想：“他是看起来很安详，但是我可做不到，我得穿鞋。”因此看到莲师戴着帽子，持杖、金刚杵，穿戴全套的外袍、衣服等等，会让这些人想：“这比较是我喜欢的类型。”就好像说，也可以用这个方式趋近。我要说的是，没错，我们凡夫的确会有贪执，但是让我们发愿能够利用这些贪执将我们引导至正确的方向。

最后我要说，我对你感到有些抱歉，因为我想你以后会受很多苦，



因为你将会听到很多针对这个叫做宗萨钦哲仁波切的人的批评，但是因为你我之间可能有些业债要还，所以或许我们就卡在这里了。再一次，我们只能发愿让这一切能引导你到某个好的地方。

➤ 在镜子的例子中，当我离开时，虽然镜中影像消失，但是我仍然觉得有镜外的自己，请问如何修持对治这二元分别？

这就是为什么要对治习气。为了对治习气有八万四千法门，你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法门，它们都同样好。

➤ 关于魔术的例子，您说那个甜点小贩实际上相当于佛的角色，我不理解这一点。

抱歉我刚才没有把这一点讲清楚。因为卖甜点的的小贩不是魔术表演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不在轮回与涅槃的游戏中，因此说他是佛。

➤ 我的问题在于，我理解之前说的“涅槃是意识到一切皆非实有”，可是甜点小贩根本不知道魔术在发生，他又怎么能意识到这个魔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

非常好，我真的很欣赏你做这些分析的努力。实际上情况更像是，这个小贩并不知道有魔术表演，对他来说，魔术表演是不存在的。甚至不是说他不感兴趣，而是魔术表演对他是不存在的，因此那个女孩的生死也不存在。

你问的问题显示出你很珍视这个魔术。实际上你提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佛没有轮回的包袱，因此佛也没有涅槃的负担。正在看魔术表演的观众不知道这是魔术，因而在女孩出现和灭止的时候，经历希望和恐惧、喜悦和悲伤。魔术师本人虽然不执著，但是仍



然能看到这个生灭，仍然有“这是魔术，这不是真实的”的分别念。我得承认，例中的第三种人甜点小贩有点令人迷惑，不过重点在于他是一个不受“知道这是魔术”和“不知道这是魔术”染污的人。这一切对他从未发生，不是个问题。

➤ 我可以参照那个看见面具的小孩的例子吗？一开始小孩认为舞台上的表演是真实的，而当他看见面具以后，进入涅槃。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如果观众意识到这其实是魔术表演，观众也进入涅槃，而甜点小贩从来都不在轮回里。

是的，正是这样，那就是佛。非常好。我欣赏你的挣扎，真的非常好，继续思考。

我真的很欣赏你的问题，因为你在这里谈的是时间，你谈的是一个人经过修持之后进入涅槃，但是我说的没有时间概念的佛。比方说明天你证悟了，你绝对不会说“昨天我还没有证悟时，问了他这个问题”，没有这一回事，因为没有时间，所有的时间、方向、空间，所有的参照点都消失了。但是当你的弟子来你这里时，为了他们的需要，你会说：“昨天我去了牦牛和雪人饭店，问了这个问题。”要知道，这些说法全都只是为了帮助弟子，而且实际上甚至不是你在做这些，完全是弟子投射出你在做这些。

➤ 我好像有一点点理解，就像是梦？

是的，我想有一点像是那个。

记得那个床的例子吗？饭店里的小房间？那张床不知道曾经有大象，也不知道大象的消失，它不知道这些，这些对它来说不存在。这床会说：“你在说什么呀？什么大象？哪只大象？它去哪儿了？”

➤ 意思是说床是佛吗？



我有点是在说类似的意思。

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些全都只是猜测。月称说过：“秘密未尝说。”¹⁹ 鸟儿飞呀飞，试图到达虚空的边际，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还是必须返回地面，不是因为虚空有尽头，而是因为鸟儿小小的翅膀承担不了这样的任务。因此，让我讲述佛陀做或不做什么，只是个猜测而已。

➤ 在第一天的课程中，您讲到有三种建立正确见地的方法。第一种是金刚乘的方法，我们在这里不讲。第二种是推理论证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这里学习的中观。第三种方法是什么？

模拟，这种方法我们一直在用，例如大象的例子。

➤ 这个模拟与推理有什么区别？

模拟是你体验的，而推理是你必须使用自己的人类参考点来做逻辑推论。

¹⁹ 月称《入中论》般若品：十方世界佛行境，如其所有微尘数，佛证菩提劫亦尔，然此秘密未尝说。

后面鸟的例子亦来自同文：妙翅飞还非空尽，由自力尽而回转，佛德无边若虚空，弟子菩萨莫能宣。



- 在世俗谛中，我们对于轮回和因果定律有很多的讨论。世俗谛上的因果如何发生作用？为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不是相反？

因为只要你还不了解实相，你就受制于无明。只要有无明，就会有烦恼。只要有烦恼，就会滋生行为，而行为导致后果——大多数情况是苦果。因此，如果你想要中断这样的流续，最佳方法是证得实相。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无法做到，至少可以积聚一些善业，让你具备了解实相所需的因缘，所以业极为重要，即便它并非实有。记得吗？我说过你必须穿越监牢的门一次。

- 听过您的开示后，我了解龙树的教法是关于破除边见、树立正见。但是在中文里，我们使用“中观”这两个字。为什么使用这两个字，有什么含义吗？

这和 Madhyamaka 的意思一样，意思是中道，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应该要告诉你：“是故有智者，离边不住中。”²⁰大意是：智者甚至必须连中间也不住。

- 是否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成最小的粒子，然后这些最小粒子可以组成不同的物品，这是不是您说的“非真实存在”，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就像水蒸发成水蒸气，我们看不到，但水分子还在那里。

中观里面有几百种分析方法，这是其中一种方法。这取决于中观学者面对的是谁，他们有不同的对手，像这样的对话通常是发生在中观学者和佛教的说一切有部之间，有部的人相信有最小粒子的存在。

²⁰ 《三摩地王经》。



在此我要借机鼓励你学习中观自续派的学说。许许多多的藏族人、许许多多的藏族佛学学生都是学习中观应成派，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珍视应成派，我们认为应成派最好。我确信在座很多人都是中观应成派的，他们有点忽视中观自续派。但是我要鼓励你学习中观自续派，因为其学说非常重要，非常优秀，例如清辨和寂护，你应该读读他们的著作。举例来说，中观自续派使用“离一离多论证”的方式来分析世界，也就是分析事物是一或是多，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分析系统。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教文称作《中观庄严论》，藏文论释——我认为是最好的论释之一——是由麦彭（米庞）仁波切著述的。由于麦彭仁波切非常博学，在诸如天文、诗歌等众多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因此他的著述既容易理解又广阔无边。

➤ 能否请您再解释一下无生的概念？我理解的无生有如下两种：一种是在世俗谛中有 12 缘起这个环……

我们肯定会在这上面花更多的时间讲解，基本上这是我们要继续讨论的内容，但是你应该思维“非真实的生起”，这样可能容易些。要用“真实”这个词。并且当你使用“真实”这个词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先讲过的定义。你必须用这样的思维来学习这个哲学。

➤ 能否请您给一个具体的禅修方法让我能够实证龙树菩萨的理论？因为对我来说，仅仅通过逻辑、分析是不够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佛陀曾经告诉舍利弗，理解空性的最佳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是通过虔心。我们现在谈论的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佛说：“言胜义者，唯是正信之所证得。”因此，你们应该去大佛塔那里，供花，“愿我能理解这个真实的无生”，供花，



“愿一切有情众生理解真实的非有、真实的无生”等等。

- 虽然我们被教导在胜义层面上没有梦、没有醒来，但在实修层面上我们必须修持，而修持也是一个梦。这样的梦如何能将我们引至觉醒？换句话说，梦本身如何能解构梦？

非常好。我会保留这个非常珍贵的问题，在明天开始讲课时回答。

- 在您和堪布开示的几种学习方法中，我想选择通过虔心这个方式来证悟实相，在遇见具德上师时，获得直指实义，走在道上就好，无需分析，上师说“4加4等于10”的时候，也全然接受，即使我只看到八个苹果。请您开示我应该如何做才能真正看到另外那两个苹果？虽然我知道这十个苹果全都不存在，但我仍然有这样的贪执想要看见另外两个。

只要一说到对上师的虔心，就是在谈密续教法，而我不想就此讲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先前说过，除此之外，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推论和模拟的方法，为此，我们需要闻、思、修。

- 在听闻了空性教法之后，我的心在玩一个游戏，觉得一切都是空性、一切都不存在，这把我推向什么也不做。我觉得这不太对，但确实会这样。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都不做”是一个很大的“做”，那是一种全然的否定（断见），不要那样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以不要否定或拒绝有所作行，永远不要。



- 您说若是没有证得实相和智慧，会生起骄慢心，不会有真正的慈悲心。但是有四无量心、自他交换法之类的修持，是否修持这些也会令我们增长骄慢，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情况直到证得实相为止？

不，不是这样的。四无量心就如同所有其他法道，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之前主要在讲空性，如果你真的了解空性，了知空即是悲——“空性大悲藏”，这就是我们说的，了知空性即是最大的悲心。

- 我禅修空性的时候，会有如下两种情况发生：一种是进入高度分析的状态，心里一直重复“没有什么是本自存在的，没有什么是本自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是我会感觉世界在消融，我也在消融，这让我非常害怕。如何超越这些概念化的思维和那种无处落脚的恐惧？

这需要一些个人的实修指导。

- 如果没有什么是真实存在的，一切都是幻象，那为什么我们周围会有这些幻象？是一种看看我们能不能通过的考试吗？

你认为幻象存在吗？

- 我想是的，因为我可以看见各种事物。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环绕着我们？

我不知道你的疑问从何而来，但它可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目前我要告诉你的是，之所以有这些生老病死的幻象，是因为我们有二元心。二元心如同一个投影机，只要这个投影机能良好运作，就会有投影。当投影机不存在时，就不再有投影。



但是你的问题也可以是：这个投影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今天思考一下，你们可以互相讨论，之后我们再讲。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们应该问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时，请记住，并没有一个全能的造物主制造了这个投影机。



第七讲

以如幻之道达到如幻的证悟

如昨天所说，我会先回答那位女士的问题。那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想提醒大家，研习或探讨《六十正理论》这类典籍是所谓的“建立见地的场合”，还有另一种是“将见地付诸实修的场合”。所以有两种场合，两者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建立见地，修行就没有方向。为了建立见地，我们要做听闻和思维，这也是我们现在应该正在做的。

事实上，对于在座已经熟悉闻思的人，还可以将现在正在做的闻思作为“观”（毗婆舍那）的一部分。如今一提到“观”这个字，大家似乎立即会想到连续打坐九个小时，甚至不挠头也不眨眼等等，基本上会想到禅修。但实际上，“观”在藏文中称作“拉通”，意指看见实相的一种技巧——不安然接受表相，不安顿于事物的显现，而是要超越其显现，要洞见事物的真实面貌，这才是修“观”时应该做的。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超越显相、看见实相，其中非常实际可行的一种方法就是听闻和思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要知道，每当我们讨论、听闻、思维甚深空性，当我们辩论空性或者是对它感到困惑的时候，全都可视为初阶的“观”。

既然建立见地非常重要，那么如何建立见地呢？我们在做的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听闻和思维。基本上就是学习、研讨，这真的很重要。萨迦班智达说过：“无闻之修行，如断臂攀岩。”大意是，如果没有做正确的闻思，就像残疾人试图爬山一样。

但是有时候，我们一再学习、一再闻法、一再思维，却从不实修；我们毕生所做的只是读书、讨论和提问。这样的闻思没有用处，我们必须把闻思付诸实修。如果你有一千只手却不去爬山，那么有一千只手也没用。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需要从这里讲起，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问题是：如果轮回是一场梦，意即是个幻相，如果法道也如梦一般，如果整条法道就像是用来吸引我们的摇响玩具，那么法道如何摧毁轮回？幻相如何破除幻相，并最终帮助我们达到证悟？这实在是个好问题。

要知道，中观这样的主题并不那么容易。虽然其实它在智识上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但更多的是习性上难以接受。有些物理学家说大和小是一样的，智识上当然如此。尤其对佛教徒来说，两千五百年来我们一直这么说。这些物理学家却讲得好像是他们发明了这个观点，太不公平了！

昨天你们提的很多问题让我觉得非常受鼓励，你们很多人似乎对这个主题有某种天赋、某种感受，这真的非常好。龙树的弟子圣天说过：“哪怕你对空性产生怀疑，这对轮回来说，也是最坏的消息。”这几天我们做的必然令邪恶轮回的力量大为不安。不过我们得小心，它们在不安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狡猾。我们必须永远领先它们一步——要知道，打仗的时候，势必如此，我在这里说的是战争策略。

所以我想引用一段祈愿文，这篇祈愿文出自伟大的唐东嘉波的教言。“唐东嘉波”大概的意思是空性界、空性地面之王。我会粗略地翻译一下这段祈愿文——我不擅长翻译，我看到在座有些自生智佛学院的学生，你们可别笑我。这是一篇祈愿文，而祈愿或回向通常是发生在做了一些善行之后：“以我积累的这些如幻的功德，愿这一切如幻的轮回众生皆能远离如幻的染垢，成就如幻的菩萨道次第，获得如幻的证悟。”这是非常经典的大乘祈愿和回向，其中结合着般若智慧。

有一位菩萨在修行、利生很多很多年之后，感到灰心丧气，前去拜见佛陀。他说：“您看，我是如此的沮丧疲倦，而我还有两大阿僧祇劫要修。”我想那时他已经完成了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我还要修上两



大阿僧祇劫，我没法想象，我做不到。”他想要放弃，于是佛问：“你真正的挑战是什么？”这位菩萨回答：“有两个挑战。一是，无论我帮了多少忙，即使只帮一个人就这么难。他们太令人恼火，他们有预想、有期待。我如何能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根本不可能。轮回众生的本性就是不知餍足。我给了他们一个，他们就想要两个，永远都不满足。而且，如果我帮了这个人，那个人就会生气，诸如此类，这是其一。第二个挑战是所需要的时间——三大阿僧祇劫，实在太久了！”这出自于《两万颂般若经》。

然后佛陀给了两个回答：“看，这就好比一位母亲只有一个独生子。在梦中，她的孩子被湍急的河水卷走，她会不做二想，立刻跳进河里救孩子。然而，当她醒来时，没有河水，没有湍流，没有洪水，什么都没有；孩子在她身边熟睡着。菩萨的悲心必须结合一切皆幻的空性智慧。如果有真实存在的孩子，有真实存在的河流、洪水等等的一切，那么这位母亲就有麻烦了。”

第二个回答是，当你生火时，有时会有火花迸溅出来。大家知道，火花一闪大概也就两秒。佛陀说：“从菩萨领受菩萨戒那一刻起，一直到菩萨道的最后阶段”——十地菩萨的最后阶段，随时可能成佛。这个期间按理说是三大阿僧祇劫，佛说：“这整个期间就和火花迸溅的时间一样长。”不是一样短，而是一样长。这个我必须翻译得特别明确。我们原本可以用“短”这个字，但我们用“长”这个字。

所以佛陀比爱因斯坦早两千五百年前就说过：时间是相对的。时间是一个幻相。在佛教徒听来，“相对”与“幻相”是同义词——至少对中观派人士来说是这样。

顺带一提，这位女士的问题提得恰是时候，因为今天要讲的偈颂内容略微温和些，我们将会讨论“法道”。



更具体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梦或幻相如何能摧毁幻相”，回答是：在你了知它是幻相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摧毁了幻相。实际上，“摧毁幻相”这个说法可能不对，或许恰当的说法正如帝洛巴对那洛巴所言：“并不是幻相或显相束缚你，是执著幻相为真束缚了你。”还记得问题是什么吗？一条虚幻的法道如何能够消除虚幻的染垢并达到虚幻的证悟？我想，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假设，你假设“证悟是真实的”。

这又回到同样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何必修行呢？因为尽管这是幻相，我们却为之受苦。记得大象的例子吗？当你做噩梦的时候，尽管大象并不存在，可是你依然在受苦。这苦并不是来自真的有一头大象，这苦源于把虚幻的大象当作真实，这才是痛苦产生的原因。你一知道自己在做梦，你便摆脱了“这是真实大象”的无明想法。由于缺乏语言，我们将此经验称为涅槃、证悟、佛，但是永远别忘了，证悟、涅槃不是某个你必须拿到签证才能前往的天堂住所，它是一种觉醒的状态——从视幻为真的迷妄中觉醒。

现在我要从较为实修的角度来阐述这个回答，说明它是如何起作用的。虽然我正在读的这些偈颂也会提到这一点，但是我想先概述一下会比较容易理解。当然，这取决于不同种类的众生，我只能做个综述，无法针对个别情况来讲，而且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心得，我只是告诉大家佛陀是怎么做的。

佛陀教授了四圣谛：苦谛、苦的因（集谛）、苦的灭（灭谛）、苦灭之因（道谛）。在这四谛当中，两个是因，两个是果：苦是果，情绪是因；苦的灭是果，道是因。这次我们在这里学的是什么？我们学习所有四谛，不过更侧重于第三个灭谛，即苦的灭止；对于其他主题，我们的讨论有限。



再次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让我们用头痛作为例子。头痛和头痛的因，我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你的本性是头痛吗？你从一生下来就头痛吗？是这样吗？不是的，否则就不需要止痛药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关于苦的灭止。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你不是头痛，你的本性不是头痛，头痛是暂时的，因此它可以被去除，因此你可以吃止痛药或者做个头部按摩。头痛和头痛的因，你不是头痛、你有头痛，这两者有区别。如果你就是头痛，那么就不会有另外三个真谛，我们也不必谈论它们了。因为你不是头痛，因此才有止息头痛的道，比如止痛药。

现在让我们以修行者的方式来思考。记得我说过有两种场合吗？一种是建立见地，另一种是将见地付诸实修。佛陀说过“要知道苦”，他没有说要弃除苦，他只说“要知道苦”，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苦。

当然，我们也许会认为胃痛是一种苦，但那是非常非常片面的理解，胃痛是非常粗重、局部的苦。人们不认为时间、空间之类的事情是苦。我们如此依赖外缘，而我们很多人却不知道这是一种苦。需要打电话给人，需要饮食，需要表达意见和被人理解……这些都是苦。我们大多数人其实不知道什么是苦。我们脑海中的所谓苦往往是身体上的疼痛，是某种比较粗重的身心方面的痛苦。因此，才会有这一切关于什么是苦的教法。

这些苦全都不是凭空而来，它们都有各自的因缘。接着我们说，情绪是造成所有苦的主要原因。我们在谈摇响玩具。通常我们给婴儿的第一个摇响玩具是响声很大、最引人注目、最五颜六色的那种，所以佛陀证悟后第一次开口——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不过当佛在瓦拉纳西鹿野苑第一次讲法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嗡”，不是“太阳很好、月亮很好”之类的吉祥话，而是说“要知道苦”。我相信你们有些人会说：

“这是多么不吉祥的开始啊。”因为其实这四真谛之中最吉祥的是灭谛，



佛陀应该先说这一个，但是那对婴儿般的我们行不通。佛陀必须从我们能够咀嚼、能够用自身经验去体会的东西开始讲起，于是佛陀教导了蕴、老、病、死等等，从粗重的苦慢慢讲到细微的苦，再讲到苦因。之后佛说：“你不是苦”，然后开始介绍空性。

但是佛陀也知道大家如此习惯于苦因——你知道抽烟对健康不好，但你一看到这个卷起来的东西，从这个十分雅致的盒子里取出，还有点烟、持烟等等的一整套仪式……当你看到这些，尤其当你身处于抱持相同哲学的人群中，你就无法抗拒，你必须抽烟。所以佛陀了知，我们的习气和烦恼如此深重，尽管我们不想受苦，但就是无法摆脱苦因。没有人想要受苦，但很少有人不想累积苦因，这是关键。竹巴噶举的大德说过：“没人想受苦，但又没人愿意舍弃轮回。”那现在怎么办呢？于是我们运用方法来对治习气——中断习气、瓦解习气、弱化习气。佛陀给了很多方法，各种方法，不止八万四千法门。有的方法非常直接，比如说：“别抽烟！”就只是这样；有的方法则像这样，佛陀把一些不那么毒的东西卷起来给你，说：“来，抽这个吧，这个安全。”顺带一提，佛陀这么做是没有报酬的，纯粹是慈悲之举。

但是要知道，这所有方法蕴含的目标、佛陀的终极目标是要告诉大家真理。不过根据说法对象的不同，佛陀会让有些人认为可以暂时保留某些东西，比如“坐直”——禅修时必须坐直，这又是一个伎俩。细读整个禅修指示清单，它们全都是一种手段。像是“止”，指示是不要散乱，要专注在呼吸上，对吗？这是“止”的指示，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来说，就是“不要散乱，散乱不好，散乱是令你受苦的罪魁祸首”等等。而你一运用这种方法，专注于呼吸之类的某个对境时，会发生什么？你会意识到你无法专注。你因为无法专注而感到越来越沮丧，于是你愈加见到散乱的过患。你明白这里的逻辑吗？其实，因为无法专注而确实感到沮丧，恰恰证明了你有在专注。看，平常我们甚至不会去想自己是否



在专注。

所以佛陀以这样的方式向我们介绍了第四谛：通往苦灭的道谛。在苦及苦因终结时，当问题终结时，解决的方法——亦即“道”——也随之一起结束。这就是为何有时会称佛的境界为“无学道”——无学，无修，它不再是一条道。也许这是很密宗的方法，不过瑜伽士有这样一种说法：问题和解决方法就像是刀和磨刀石。你想让刀变得锋利，就会把它放在磨刀石上磨。磨刀的时候会发什么呢？金属耗尽，石头也耗尽。同样地，解决方法和问题同时耗尽，那就称作证悟，称作锋利的刀。

最后，我要简短地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幻相如何能破除虚幻的问题、达至虚幻的证悟？如果你已经了知它是一个幻相，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这么问，就表明你还不知道它是幻相，可能你只是在智识上知道而已。

我讲的这些和今天要讲的偈颂非常相关。

由知生知灭，知灭知无常；由知无常性，正法亦通达。（22）²¹

我重复一下昨天的偈颂：“由知生知灭，知灭知无常；由知无常性，正法亦通达。”佛陀教导了生，佛陀教导了灭，而他教导这些的原因是：通过了解生灭，我们可以了知无常；而了知无常的时候，了知实相的大门便打开了。

四法印：一切和合的事物都是无常的（诸行无常）；一切情绪都是苦（有漏皆苦）；一切事物都没有本具的自性（诸法无我）；涅槃超越

²¹ 《六十正理颂》，圣龙树菩萨造颂，任杰汉译。余下引用根本文的出处亦同，不另行标注。



极端（涅槃寂静）。前两者是世俗谛，后两者是胜义谛。我们在讲教法的次第。

诸于缘生法，远离生灭相；彼等了知者，越渡见有海。（23）

那些了解缘起的人，那些了解没有真实生灭的人，他们不会受困于极端的见地（边见）。不受困于极端见地，即可渡越轮回大海。

异生执实我，有无颠倒过；为惑所转者，是自心欺诳。（24）

我们凡夫最终会受缚于认为事物真实存在或真实不存在的想法。当你陷入这些极端想法时，情绪便会生起。而情绪在本质上是一种欺骗，它欺瞒了真理、实相。

智者于有为，无常欺诳法；危脆空无我，是见寂灭相。（25）

那些智者、圣者、首先了解一切和合事物（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智者会观察和合的事物，发觉事物时刻都在变化。这逐渐引导智者、圣者了解一切事物都是“欺诳法”，即一种欺骗、一种幻相，像藏文“叟”一样——“叟”就像是稻草人。一切都只是标签，一切都只是面具，一切都只是显相，实相不是事物显现的样子。这让智者明白，每一个现象在本质上都是不存在的。进而智者便会了知即使“我”也不是真实存在的。一旦智者了知“我”并非实有，所有与“我”相关的事物也就变得不重要了。

无我并不是自我牺牲。请大家务必知道这一点。无我不是牺牲自我——没有要牺牲的东西，因为没有“我”！当然，在教导幼儿园层次的菩提心时，我们会讲“你要重视别人胜过自己，你要把利益和好事让给他人”等等自他交换之类的修法。没错，那是修持、是方便。记得我们谈过的那些伎俩吗？它们是非常重要的伎俩。修行人会再三思维法无我



和人无我，开始明白“我”是因缘而生的，是条件性的，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子在本质上是实存的。

让我们这么执著于“我”的唯一原因就是习气。当然，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事实上，我想大多数这类修行者——可能不是全部，但是我想很多人会经历某种沮丧。不过，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的沮丧。一方面，会有十分想要保有这个“我”、执著于“我”的习气；另一方面，又有一颗受过训练的心一直在反驳这种我执：“不，这只是你的习气而已。”这种战争出现时，是修行者会经历些许沮丧的阶段。

我要告诉大家一些早期的征兆。比如，也许几年前，你认为社交非常重要，自己的穿著打扮非常重要，你的外表非常重要。那时你和人吃午餐或晚餐时，会非常投入，一连几个小时热烈讨论最愚蠢的事情。然而，一旦你开始沉浸于这种智慧，在社交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地意识到这些谈话有多么愚蠢。

有些话题可以是非常愚蠢的。我在温哥华的一家咖啡店里，听到隔壁桌几个人的谈话。天啊，他们谈论的内容实在是……其实我对这么没用的事情怎么能聊上一个小时挺感兴趣的，我打算把他们的对话写下来，所以悄悄地把手机挪过去录音。我这么做是因为有一位拍电影的朋友告诉我，要学会写对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录下无用的谈话，然后逐字听写下来，所以我才那么做。由此我了解到他们在谈的事实在是……我会告诉大家他们的话题。

总之，你会开始对这类事情失去兴趣。但是这时你会想“我有点不对劲了”。记得智慧和习气之间的战争吗？习气一方会说：“我有点不对劲，为什么我对这些聚会不感兴趣了呢？”当然，你费尽力气才建立起这种定期聚会关系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正对这些事情失去兴趣，他们不断给你打电话，约你下周三在某处聚会聊天之类的，于是就有兴趣方面



的冲突产生。而且你会越来越忘记去分心散乱。慢慢地，你会变得好像刚从医院出来，医生告诉你只有两个月可活了，你不知道如何和那些讨论要活上三百年的人交谈。大约就是在这个阶段，修行者会略微遭受习气和智慧交战之苦，比如对于什么是“乐趣”的定义改变了。从修行的角度来说，这是你自找的。如果你想要成为佛法修行人，这是大多数修行人会碰到的阶段。

但是如果你继续修行，你会到达另一个阶段。你会懂得如何真正与人交往，就像母亲懂得怎样和孩子玩耍一样。那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阶段，所以先不要太好高骛远。要知道，那真的是很了不起的阶段。在那个阶段，你确实懂得如何假装感兴趣，为了你的朋友、家人和一切有情众生而这么做。



第八讲

无处无所缘，无根无住者；无明因所生，离初中后际。（26）

如芭蕉无实，如干达婆城；痴闇城无尽，诸趣如幻现。（27）

偈颂一开始说，圣者视世间如幻相，所有现象都没有真实的“住”。我想，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念头。我甚至不是在说刹那相续的念头，就只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喜恶。今天我们喜欢某个东西，对于这个不是真实“住留”的现象，只消因缘稍有变化或者转移，任何我们喜欢、热爱的东西都可能变成我们不喜欢、憎恨的东西。我们是这么的依赖因缘。没错，也许有一些喜好和厌恶看起来比较持久，但这不表示它们是真实住留的。如果你检视每个词的定义，比如“住”这个词，“住”是什么意思？它不是“来”，它不是“去”，所以它是介于两者之间，只是一个幻相，只是假名安立。

一切事物，甚至诸如世界、历史、国家之类非常大的事物，也都在持续变化，无有住留。像是我们如此执著、自豪和效忠的国家，这些标签在过去甚至都不存在，例如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由于现在因缘显现的方式，所有这些国家观念、价值观都将急遽改变。就在五六天前，我脑中还只有两种性别，可一进入尼泊尔，那个观念就被打破了。现在我要是再去其他国家，填入境表的时候，我一定会热切地想说他们应该效仿尼泊尔的做法。总之，这只是一个例子：没有真实存在的“住”。

同样地，没有真实的生，没有真实的灭，所以没有真实的存有。而且要记得，我们不是在否定显相，我们只是在说“非真实存有”。我们从未说过镜中没有脸，我们说的是镜中的脸是一个映像。所以，当我们说一切皆空的时候，并不是说镜子里没有脸。如果那么说，空性就成了断灭（虚无主义），那其实变成在说“真实的不存在”。对此，佛陀如



是说：“自我大如须弥山也还算好，执著空性哪怕小如芝麻籽都要危险得多”（宁起有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

“如芭蕉无实”是一个经典的譬喻，一切事物都像芭蕉树一样，不具实质。关于这个，别问我太多问题，我对此真的所知有限。芭蕉树没有树干吗？那就说得通了，树干是空心的。总之，我甚至曾经开玩笑说，那烂陀的学者肯定不太喜欢芭蕉树。

此梵等世间，显现为谛实；于圣说彼妄，除彼岂有余。（28）

这是迟早要发生的龙树的嘲讽之一：即使被像梵天那样强大的天神视为真实存在的事物，也都是幻相，都是错谬的。你能感受到龙树对其他人的一丝嘲讽吗？佛陀是天中之天、神中之神，只有佛陀能够教导梵天、湿婆和毗湿奴之类的笨蛋——他们都是笨蛋。甚至他们是比较危险的笨蛋，因为他们很聪明。

实际上，这句偈文非常重要。尽管它听起来像是随口一提，但其实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内观文化，所以我要指出这一点。梵天也指一种境界，主要通过修止而达到的境界，前提是你确实精于修止。禅定（*bsam gtan*）、止、心一境性确实可以平息所有烦恼，所以修止修到炉火纯青时，成果看起来几乎和成佛一样。因为首先修止者极其善于出离，他们对物质世界没有兴趣，而且他们的寂止力真的能令烦恼平静下来。实际上，粗重层面的我执也平息了，大大地平息！我们称之为“轻安”，轻安是修止的成果。

事实上，如果修止修得非常好，就连禅修者的身体都会达到所谓的轻安。比方说，你需要吃东西，通常你需要吃早、中、晚餐，可能是满满一盘食物、很多道菜，否则你吃不饱。然而对精于修止的人而言，也许只要一两粒米就能满足，所以那看起来是非常了不得的证悟者，可以



只靠一粒米维生。而且因为他们的心变得精细无碍，他们拥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各位可能会把神通误解为遍知——绝对不要，它们是两回事。顺便说一下，我个人曾经遇见一些人，他们虽未达到那么高的层次，但确实很擅长修止，并且止的体验让他们狂喜不已。

这里讲的是相当高的禅定境界，但这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人们对禅修怀有某种兴趣，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你禅修的目的真的必须是为了看见实相，而不仅仅是这个轻安而已。这句“此梵等世间，显现为谛实……”说的就是这个。纵然是已经达到这等禅定境界的人，在圣者看来，他们的所见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不是实相。

世间无明闇，随顺爱流行，与离爱智者，见如何相同。（29）

被贪爱所劫持的凡夫最终会认为幻相是真实的，而至少已经一窥实相的智者会立即松脱、解开这贪爱绳索的缠缚，因此圣者不会堕落。

于求真性者，初说一切有；通诸义无贪，然后说寂灭。（30）

我今天上午讲的所有内容，基本上就在这句偈颂里。有人也许会问：“如果一切都是幻相，为什么佛陀教授了业？为什么佛陀教授了福德？为什么佛陀教授了慈悲之类的东西？”这就是龙树说的“于求真性者”——对那些寻求实相的人来说，出于必要，你必须先告诉他们一切存在，并且告诉他们诸法存在的这种技巧必须总是导向实相。一旦闻法者做好设想和理解的准备时，就应该向他们传授关于“无”的教法。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教导了五蕴、我、转世、业等等内容。佛陀说：“从前，当我是一只猴子的时候，当我是一个国王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我”在转世，好像有一个过去世。

不知寂灭义，但闻空性声；不修福德业，损害彼劣夫。（31）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意愿、不具开放性，或者无法设想空性观念的人来说，首先他们根本不敢听闻空性。即使听闻了空性，他们可能也不理解。更糟糕的是，如果他们把空性误解成断灭，那么他们会以空性为借口而从事杀生、偷盗等诸多恶业，这种人会被断见毁灭。

说诸业果有，众生亦真实；了知彼体性，然后说无生。（32）

因此，教法中谈到业、烦恼、果。作为烦恼和业的果，我们谈论六道，即六种感知，乃至无量的感知。一旦闻法者明白因、缘、果的游戏或法则，就需要向这个闻法者介绍因、缘、果的真相，即空性。

这把我们带到下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我的意思是，这里所有的内容都很重要，不过下一点是关于界定或区分不同类别的佛陀教法。因为这个主题相当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问答

➤ 中观是不是衡量我们的禅修、判断我们证得空性的标准？

让我这么说吧，佛教徒会谈论善行和恶行、善业和恶业，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是谁做的决定？怎么做这个决定的？从根本上说，我们决定这是善业或这是恶业，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为是否让我们更接近实相。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是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业，就必须了知空性，而中观教授空性。

➤ 学习空性见地之后，如何将它运用在禅修当中？具体方法是什么？

这是很实修的问题。你应该去大佛塔那里，你应该点灯，然后你应该这样想：你、灯、点灯，这些全都只是你的投射。这就是方法，这是



你做的方式。这其实是给菩萨的精要建言，这是他们实修的方式，在藏文中我们称之为“塔威兹新巴”，意思是：结合见地行事。

- 我的问题是关于“存在”和“真实”的概念。龙树认为“存在”包含三个要素：生、住、灭，所以这意味着时间和变化。他还定义“真实”包含着恒常，所以真实指的是“没有时间、没有变化”。这样一来，“存在”和“真实”这两者不可能并存，它们相互矛盾，因此没有“真实的存在”。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吗？

是的。

- 那为什么“存在”的定义必须包含时间？为什么要有时间？有没有超越时间而存在的事物，比如天空？

没有。

- 但是我们认为天空存在，我们相信有天空，而天空是恒常的，没有人创造它，而且它是独立的，所以天空是真实存在的吧？

其余这些都没问题。从佛教形而上学来看，佛教徒会说：天空始于你知道它是天空之时，或者说天空起始于你打上标签之时。不过，你提到了天空，这很好。因为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争论，不仅关于天空，还有最微小的粒子和阿赖耶。我的意思是，别管天空了，还有比天空更了不起的东西，我会告诉你的。

比如说你今天早上杀了人，你现在被警察抓住。从理智上来说，这个杀人的人和被抓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能说“今天早上的你”和“现在的你”是相同的。在此，我们又必须定义“相同”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真实存在的“相同”？真实存在的“相同”意味着不受条件制约、



恒常如此。如果今天早上的你和现在的你是相同的，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变老，你不会忘记事情，你永远不会肚子饿或者你总是肚子饿，诸如此类，因为是相同的你。争论的另一方会说，那两者是不同的吗？是分离的吗？于是会有这样的论点：你早上杀了人，我们现在抓了你，但这两个你是不同的，你是无辜的，你不应该被抓，这是一个不同的人。

因此，就像你说的天空一样，你说天空是恒常的，它总是在那儿，永远都在。“永远”是什么意思？今天早上我杀了人，所以我现在在监狱里，有这种延续，你认为这是同一个人。甚至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你现在做好事，然后在死的时候上天堂，上天堂的是同一个人吗？

你提这个问题很好，这就是为什么龙树一派的人会说：像天空、人、阿赖耶、转生者等等，所有这些都存在于“玛大·玛杰·酿噶瓦”这个层面。“玛大”意思是不分析，“玛杰”指的是不评估。“酿噶”意指随意地，没有太多理由。

就像我说“我们握个手吧”，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可以接触你的皮肤、骨头、汗水和指甲吗？我的皮肤、骨头、指甲和汗水可以摩擦你的皮肤、骨头和指甲吗？”然而，我们无明众生未经分析就随意认定有一个所谓的真实存在的握手，而那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有时甚至会造成一个国家的毁灭。比如某某人和某某人握了手，其他国家会说“噢，他在和我的敌人握手”，然后就有产生战争等等，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非常好，谢谢你帮助龙树把他的观点讲清楚。

➤ 所以天空是不存在的吗？

天空存在，但非真实存在，不是真实地存在。天空存在，就如同你在那儿存在、我在这儿存在，我们在说话，你以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只是你以为而已。

➤ 所以认为天空恒常是错误的？

对龙树来说，天空不是恒常的，没有什么是恒常的。没有任何事物真实存在，没有任何事物是恒常的，甚至“无常”也不是恒常的。

➤ 我现在正在和您对话，说明我没有在做梦。但我还是在六道轮回的梦境中来到这里。因为我在您的梦里，您可否告诉我如何醒来？

实际上，如果你说的是一场大梦，那么你是在梦中，你在这儿是因为你正在做梦，而我在这里是你梦境的一部分。现在我会在你的梦中告诉你，你要如何从梦中醒来：你应该研习龙树，你应该去大塔点灯，你应该花时间讨论这些。如果你是认真对待修持之道，那么没有比思维空性更好的事情可做。顺便一提，我知道很多中国人读《心经》、《金刚经》、《维摩诘经》和《华严经》，你们这次读的这部论典就是对所有这些佛经的论释。

➤ 家庭关系有时会成为一个战场，您提到智慧和习气之间的斗争，那是我和家人之间的战争，还是我和我的情绪之间的战争？

问题是不是关于：智慧和烦恼的交战，是否类似夫妻之间的战争？嗯，我学到了新东西。没错，它们非常类似，有点像那样，你说得很对，因为烦恼和智慧是如此接近，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争执。

➤ 争执的问题消失是对方的情绪消失，还是我自己的情绪消失了？

哇！非常迂回曲折。我会想一想。



- 如果真相既不比幻相更好，也不比幻相更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真相？

这我已经说过：因为你在受苦。

- 无常、缘起和空性都是一回事吗？如果不是，请您区分一下这三者。

无常是空性，空性既不是无常也不是空，缘起并不存在。

-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缘起是空？

一切皆空。

- 我对于什么是“非真实”的困惑较少，但对“真实”的困惑较多，所以我想检查一下我对定义的理解是否正确。“真实存在”的定义是独立于因缘，所以龙树说没有东西真实存在，但实相超越存在和不存在，那么觉悟者是否能体验实相？我猜想他们能够体验实相，而且他们应该是实相本身。

你可以称之为体验，但是我昨天已经说过，这就像是鸟儿试图寻找天空的尽头。当然我们可以说佛陀、觉者已经体证空性的最后阶段，不过那完全不是我们具有的这种主体和客体的体验。

- 缘起教法是否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工具，用来唤醒众生？

它当然是暂时性的工具，这些全都是。只要它是一种教法，那它就



是暂时的工具。

➤ 那么它就不是对结果本身的描述，对吗？

不，它是在描述结果，但只是在相对层面上进行描述。在究竟层面上，无法言诠。

➤ 所以这些教法是用来断除我们对自我和现象的执著，而不是用来谈论实相本身？

但那就是实相，不然还有什么呢？

➤ 我最初通过您的书和开示来学习佛法时，对佛法较有感性的体会。但是现在，我变得越来越理性、偏重逻辑。在学习佛法时，要如何将理性和感性相结合？

我想需要做的就只是更多的听闻和思维。

➤ 我们说“在见地上获得定解”，“获得定解”是什么意思？

对于见地或证量获得定解，指的是你越来越不是外缘的受害者。

➤ 我在 tibetanclassics.org 网站上阅读第 25 偈译文。它说“那些通晓事实的人，他们见到事物是无常、有欺的，只是空壳，是空的、无我的，他们看到这些是全然隔离的”。能否请您解释一下“全然隔离”这个术语？

“隔离” (isolated) 是对应藏文的“新突问” (*shing tu dben*) 吗？



我也觉得“隔离”这个词有点难解。我的意思是，如果直译藏文“问”这个字，确实是隔离、孤立的意思。在这个偈颂中这么翻译也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确南汤结·绰贝·问” (*chos rnams thams cad spros pas dben*) ——“确南汤结”的意思是所有现象，“绰贝”指极端，“问”指隔离，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现象都离于极端，意指空性。因此，可以说它是正确的翻译，但这个词可能不是我觉得最让人满意的用语。

➤ 我对“隔离”这个词感到困惑是因为它似乎隐射某种独立性，所以似乎是个矛盾。

是的，似乎在讲有个要隔离的东西或者要隔离某种东西，我知道这有点不易理解，但他们用“问”这个字是有原因的。对于禅修者来说，当我们给予禅修引导时，“问”字——或者说“隔离”——有时很贴切，因为我们会说“鲁问” (*lus dben*; 身远离)、“森问” (*sems dben*; 心远离)，意思是隔离你的身、隔离你的心，意指禅修。

➤ 如您刚才提到的，学习佛法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能会对耗时颇多的俗事越发不感兴趣。但这会是一个困难的时期，直到我们登上更高境界，才能有智慧地对待一切事情、一切状况。您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困难时期？还有如何加快这个过程？

我要教你一个像是《孙子兵法》的方法，你要使用敌人的战术。敌人怎样攻击我们，我们就怎样攻击他们。敌人通过让我们养成习惯来攻击我们——一点一点的，最后变成很大的习惯。没有人生来就酗酒，也没有人生来就有烟瘾。可以说，是你逐渐养成这个习惯，然后变得老练，继而成为酗酒大师。所以你要使用相同的战略，让自己养成习惯。比如说，每次你穿上右鞋的时候，规定自己要修持佛法 30 秒。



➤ 如何确定我们已经从梦中醒来？有什么感觉或是任何迹象吗？

如我先前所说，你会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外缘的受害者——不过这是非常笼统的说法。有很多方法可以知道，但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法。比如说，当你不再为别人称赞你而感到兴奋，不再为别人批评你而感到生气，那么你就达到某种境界了。



第九讲

我们将要谈到不了义和了义的教法，在藏文里我们称之为“章敦”（*drang don*）和“涅敦”（*nges don*）。不过这么做之前，因为这次教学已近尾声了，我想讲些希望有助大家把过去几天的讨论和自己的修行结合起来的内容。

将修持与日常生活结合

我想在座有许多想要实修的人，或者有些人已经是老修了。过去几天大家的提问，以及我从书面等渠道收到的提问，似乎总是指出大家在修行上会遇到一些问题。不只是如何真正修行，甚至包括像是“当你有孩子时，如何修持佛法？”这一类问题。

当你得养家糊口，当你有责任要负，基本上当你需要在这个世界谋生时，如何修持佛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被设计成愈来愈有依赖性，譬如手机需要充电，这是三十年前我们没有的一大恶梦。然后你还得常常去充值，因为话费余额很快就会用完。而且坦白告诉大家，如果没手机，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活了。

虽然我也必须说，我蛮惊讶的。去年我到不丹一个偏远的地方待了差不多两个月。当然那里既没电，也没网络，但是大概只过了两天，手机就变成非必需品了。这令人欣慰。所以我有两个月没有发讯息，没有接收讯息，没有担心要回复的讯息，都没有。但回来时，一旦手机有了网络，一旦手机发出声响，瞬间旧习性就完全回来了。我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巴塞罗那队的赛绩如何？总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被设计得如此令人依赖，让你非常依赖的那些东西变得愈来愈便宜，而那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像是食物，却变得愈来愈昂贵。这就是我们必须生活的世界，而我们还得努力在其中挤进佛法修持。



同时，我们修持的佛法又不是那么简单——我的意思是，虽然究竟的佛法是如此简单，但这个简易本身便是一个挑战。如果作为佛陀的追随者意味着不吃鸡肉、必须穿袜子、一生必须去菩提迦耶朝圣一次、必须一天祈祷三次等等，那么就容易多了！同样的，如果佛教徒意味着某种清楚的定义，那也会稍微容易些，像是“这是坏事，我们不应该做；这是好事，我们应该做”。但佛教并非如此，这里的一件坏事有时到另一个情况却变成是好事，同一件事情时好时坏。不仅如此，我们还有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教法。这些是所谓佛法的核心、心要、精髓，但它们如此难以理解。

因此，有很多问题是关于如何将佛法修持与生活真正融合在一起，如何将龙树的思想 and 日常的手机充电生活结合起来。别提身为人母、生意人或政客——基本上就是任何身负重担、要养家糊口的普通人，暂且不提他们要把佛法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有多么困难，就连那些真正有时间的人，譬如僧人、尼众，或者那些有点积蓄、有家产、有人资助的人，他们也觉得很难将佛法修持与成天盯着电视机、闲晃、泡咖啡店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如何才能修持佛法的同时，又在博达大佛塔周围的咖啡店、古董店晃荡呢？如何结合这两者？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并不让人惊讶，例如在尼泊尔这里，很多人是为了这些佛塔、高山、寺庙而来，却整天泡在咖啡店里聊天。

我见过许多所谓的修行人，他们的手上或脖子上挂着念珠，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瞧，我在修持佛法”，就因为串念珠在身上。而不常洗衣服，则被诠释成稍具出离心的表现。然后，大约早上十点左右，当你觉得有点无聊了，就逛逛不同的寺庙、寺院、瑜珈中心和书店，浏览心灵宗教、自我疗愈的书，盯着水晶看。先别提那些因为要养家糊口而没时间的人，就连这些有时间的人也不知道如何将龙树和生活结合起来。



不知道如何将佛法修持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这相当重要，各位应该把这点记下来——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出自于一个很明确的误解，就是误把文化当成佛法。文化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劫持了佛法。不过，这也是能理解的，因为文化是一个媒介，它很令人赞叹，往往也很管用，所以文化是必要的。然而，文化是一种人类的发明，是一种非常二元的人类思维模式。

即使文化非常二元，却可以很好，可以非常良善。孔子说“你必须孝敬父母”，这是好事，但这是文化！佛教徒同样可能说“你必须修持对父母的孝敬”，但是儒家说的“应当孝敬父母”和佛教徒说的“应当孝敬父母”是两回事；一者是佛法，一者是文化。我不是儒家学者，但是我不觉得儒家会说“一切有情众生都是父母”，儒家说的是孝敬两个特定的人，不是吗？然而就佛教而言，一切有情都是父母。而乍看之下，两者非常相似。所以经常发生的状况是，我们的心认为那是佛法，但最终自己的行为其实是在修持一种人类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孩子才五岁，我真的想要完成加行修持，但是在我看来，我还需要抚养孩子长大，所以势必得延后十五年才能修加行，而我为此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想要证悟，有时我甚至会生我孩子的气，因为他们成了我学佛的障碍。”诸如此类。这就是把文化和佛法混淆而产生的误解。

然而，这非常难去解说，因为我不能断然说“十万次大礼拜其实只是一种文化”。我不能那么说，因为加行是过往大德所使用的一种善巧方便，确实是，一直都是。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它变成了一种文化——十万次大礼拜、十万次供曼达，有点像是如果现在你要加入一个金刚乘社团，第一个要填的表格就是问你“有没有完成十万次大礼拜？”完成了，打个勾。“供曼达完成了吗？”完成了，打个勾。变成有点像这样。所以很不幸的，如今十万次大礼拜、九日内观……全都成为一个类别，



变成某种热门嗜好。对此，我并不排斥或否定。这都很好，总比没有好。但是你必须记住，将文化误认为佛法的这种误解，往往剥夺了我们修持佛法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野心勃勃、自我中心、好斗、淫欲旺盛的人其实反而能够设法相当迅速地完成十万次大礼拜、十万遍供曼达等等，然后难道就因为他们做完这些，你就让他们加入吗？绝对不是！你其实应该叫他们再做一千万遍。

有两个、四个或甚至七个孩子的母亲，如果对佛法具有正确的理解，可以将养育孩子的过程、时间，将养育孩子的这个行为本身，转变成修持之道。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

无著和世亲的母亲曾经是位尼师，为了想要对佛法有所贡献，于是还俗，生了这两个儿子。大家看看她的成果！

让孩子与佛法结缘

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需要有这种觉知，我们真的需要鼓励有孩子的母亲生起这种觉知，而不是担心“因为这两个孩子，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十万遍大礼拜？”我们需要提起这种觉知：这个母亲可以把孩子带到佛像面前一下下，那一刻就是做出了贡献，因为你让一种习惯产生，让一介凡夫或说一个有情与证悟者之间产生一种业缘或亲切感，那也可以是一种完美的修持！我们需要提倡这种觉知。我谈的不是文化，从来没有任何文化或法门说凡是做母亲的都得把孩子带到佛像前十万次，从来没有。但我想说的是，那也可以是一种完美的修持。

在我忘记前，我必须告诉你们：请大家务必多生孩子，尤其是那些佛教徒。佛教的家庭计划定义必须改变，我认为至少要生三个。其实这和其他那些教法内容无关，这只是我个人的请求。实际上，养育孩子比有个健全、幸福、永远快乐的家庭更加重要，这是我非常急切想要告诉



大家的。当然，能有个美满家庭会很棒，愿你拥有。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孩子。拜托，请努力。因为如果你是个大乘佛法的追随者，你就是在和这个人、这个众生结缘。即使这个孩子永远不成为佛教徒也没关系，因为你结下的缘已经起作用了。

也许我记错了，但是这个故事的情境应该没错，好像是马鸣菩萨，他在很多很多辈子前是个穷人。好像是斯瓦扬布纳（Swayambhunath）这个佛塔的塔顶挂着一个铃，铃舌卡住了，而这个穷人因为单纯地想要听到铃声，于是把铃修好。由于斯瓦扬布纳非常神圣，里面有佛陀舍利，因此很多很多生世后，他成为伟大的马鸣菩萨，是唯一写下佛陀传记的作者。

还有，世亲有时会朗读《般若波罗蜜多经》，当他念诵时，旁边有只鸽子只是因为听到了《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声音，来世就变成了帕巴·罗卓·滇巴——我不记得他的梵文名，叫马提什么的——他成为《般若波罗蜜多经》非常重要的阐释者。

所以，让一个众生与佛、法、僧结缘，即是你能做到的最佳善举。但我不是说你就应该强迫孩子成为佛教徒之类的，不是这样。他们是否成为佛教徒无所谓，而是要让他们和三宝结缘。因为和三宝结缘，基本上就是和实相结缘。

当月称被问到“应该向什么样的人教导空性”时，他可从未说过要向从哈佛或普林斯顿毕业的人教导空性，他从未说要向聪明的人教导空性，从来没这么说过。他说，应该向那些一听到“空性”这个词就热泪盈眶和起鸡皮疙瘩的人讲说空性，应该对这样的人教导空性。而这些眼泪和鸡皮疙瘩是从何而来？是因为你过去曾经结过缘。

我不是在否定所有文化性的修法，当然我们应该保留它们。我要说



的是，我们应该增进这样的觉知，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种修法的方式。

所以，如果有七个孩子，棒极了！你不会缺乏修法的机会——其实从很多方面来说，你会有更多的修行机会。相较于一个不用工作、身无重任、不用养家糊口、不用煮饭、不用洗衣的僧人，如果一个有五个孩子、要养家糊口、要换尿布等等的母亲是更好的修行人，我们不该感到惊讶。这并不是诗意的讲法，这是事实。我认识很多僧人，要是我偷走他们的苹果手机，他们会疯掉。我还认识一些在纽约、北京、旧金山的人，他们有很好的工作，像是身为某某银行、某某公司的执行长，但是如果我跟他们说“现在停下一切，去修行”，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打包好行李出发。比起那些丢了苹果手机就抓狂的僧人，我更加赞叹他们。

时时刻刻积聚二资粮

说到底，我们真的必须精明些，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修法——当我提到修法，我不是在说如何按照次序分类、如何把佛堂陈设好、如何坐姿正确，我不是在说这些。我说的是更重要的方面：你的态度，你的见地。巴楚仁波切说，我们修持佛法应该像饥饿的牦牛吃草那般——如果不知道牦牛，就说是牛吧——有一根草，就吃一根；有一百根草，就吃一百根。牛不会说：“喔，现在只有一根草，等到有了一百根我再吃。”它们不会这么想。所以，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修法，甚至是——这个你需要写下来——甚至在你睡觉时，也可以修法。这就是菩萨乘的伟大之处。你在睡觉时也能积聚福德，多不可思议啊！这有点过份了，是不是？梵文 *sugata*（善逝）这个词，意指佛法之道是充满喜乐的，你可以边享乐边积聚福德！所以，真的别让自己受困于某种文化设定。

你真正需要做的、需要拥有的，是所谓的二资粮：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这两者相辅相成；福德资粮会增进智慧资粮的累积，而智慧资粮



也会增进福德资粮的累积。这两者是你的助行杖，是你飞翔时的双翼。

那么，要如何累积智慧资粮呢？听闻，就如同我们这几天在做的。我们坐在这里五天了，五天都在听闻这个空性、不存在、真实的不存在等等。我们有些人听懂一点点，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在讨论的是什么。有些人懂得一点点，但听闻时，左耳进，右耳出。还有些人，其实听了，也懂了，但是肚子饿、失眠或者某些因缘发生时，这些知识全都起不了作用。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增进自己对空性的理解？你可以读诵，你可以辩论，你可以问问题，但它们不是唯一的工具，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工具。应该积聚福德资粮，像是通过我先前提到的点灯。

同样的，当我说“点灯”时，它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事情；而一旦它成为文化性的事情，它就有了自己的标签，外面就有一大堆机会主义者在制作油灯。所以，这成为类似鸡与蛋的问题。点灯成为一件时尚的事情，不是吗？点灯，一百盏、一千盏、一万盏灯，它成了一种文化。

在开始此次教学之前，我去了一趟帕平。路上有个叫作措拉帝的地方，意思是剑湖，传说是文殊菩萨宝剑往地上一击，湖就出现了。同时我也提过文殊菩萨有时被认为是乌龟之子。对此，有些听众可以接受，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或传说。挥剑成湖或者乌龟为父母，有何不可呢？故事而已。就像灰姑娘、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什么都行。但也有人会想：“哇，太不可思议了！”我要告诉大家，仅仅一刹那想到“哇，真不可思议，太美妙了，文殊菩萨确实创造了那个湖”，也许比你点十万盏灯的福德更大。我是说真的。

回到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上，这两者非常有趣，这两者实际上是有些矛盾的。智慧，没有真实的存在——别提文殊菩萨击地生湖、乌龟的儿子这些事情，这都是什么呀？一切皆幻！一方面它们互相矛盾，但另一方面它们却又是如此协调。



当我们谈到积聚福德资粮时，我们谈的是烧香、点灯、绕塔。当我们谈到积聚智慧资粮时，我们谈的是没有塔、没有灯、没有香，这些都不真实存在。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故事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智能。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缺乏福德和智慧，我们陷在某种概念、成见之中，例如我们会认为，把剑往地上一挥，是不会有湖冒出来的。我之前对你们说过，当你们跑到尼泊尔这种地方来时，我必须说，尼泊尔在经历这么多灾难之后——我指的不只是地震，还有政治情况等等的一切——尼泊尔实在非常神奇！尽管有粪、尿、流浪狗这些，这都不重要，它是最神奇的地方之一！我想是因为这里还有人能接受文殊菩萨往地上挥剑就有湖冒出来之类的故事，或是相信佛陀的双足曾经真的踏在这里某座山上等等。

顺带一提，你可能会想知道这个，斯瓦扬布佛塔周围的那些树，据说是龙树来这里时，剪了一些他的头发，发愿并抛洒出去，然后就变成这些树。你可以搭配一点智慧的怀疑去接受它。如果你能做到，那会很棒。能看到那些树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它们是我们正在试图消化的这本书的作者的头发。

还有像博达佛塔，是因为这个佛塔才有莲花生大士的产生。藏族人尤其应该记住，是因为这个佛塔才产生了伟大的赤松德赞王，他启明了叫做西藏的蛮荒之地。

从密宗观点来看，尼泊尔简直是瑜伽母、空行母泛滥成灾的地方，到处都是！有位萨迦派大师是金刚瑜伽母的修行人，在现在博达佛塔附近的某处修持金刚瑜伽母。他是个出家人，修持多年后，突然间来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企图拥抱他、亲吻他。因为他试图维持自己的出家戒，而且也担心流言蜚语等等，所以将这女孩一把推开。然后女孩的脸随即出现在那些房子后面——非常大的脸。于是他十分懊



悔，因为对于金刚瑜伽母的行者来说，一旦你遇到她，应该紧紧抓着她，永不放手。所以他哭了又哭，恳求瑜伽母，于是金刚瑜伽母在夜里来到他的梦中，对他说：“由于你的怀疑和拘束，你毁了这辈子不舍肉身就让我带走的吉祥缘起，不过在你死亡的那一刻，我会竖立一个珊瑚做的天梯。”

从许多方面来说，尼泊尔甚至比印度或西藏具有更丰富的精神修持，因为在印度面临波斯入侵等等问题之时，尼泊尔变成过去的西藏大师和印度大师交会之处，可以说他们在此创造出一种修道的市集——澄清一下，尼泊尔观光局可没付我钱。

总之，回到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的积聚，你需要将此牢记于心：真的要努力把佛法修持挤进生活中，甚至包括像掀马桶盖这么世俗的举动当中。如同我之前说的，这两者相辅相成。虽然它们有些矛盾，却又相辅相成。或许说矛盾不太对，它们有些不同，像火和木头那样：一方面，火是克木的，因为木头愈烧愈小，但同时木头也让火愈烧愈旺。有点类似那样，福德与智慧有点像火和木，相辅相成，却又互相销蚀。

所以，为了积聚智慧资粮，要做闻思，要修止，当然还要修观。当你无法正确听闻、无法深入思惟的时候，当课题非常让你困惑、你无法理解的时候，当你试图修止观却坐不住，当你坐得住却发现自己其实无法集中注意力或无法寂止的时候，当你丧失兴趣，当闻思修变得无聊，当你变得懒惰，当你开始想“我明后天再学习，我下个月再禅修，等我到夏威夷时再禅修……”，这就是你需要积聚福德的时候。

绕塔、点灯，听闻文殊师利是乌龟儿子之类的故事并全心全意地接受这类故事，凝视佛塔——当然一定要凝视佛塔！就算是商店里的佛塔和佛像，也要凝视它们，并且想着其中一尊会被比如说俄罗斯的某个亿万富翁买走。尽管他或许会把这尊佛像放在自家餐厅里，当作筷架之类



的，你也这么想：“那也无妨，愿这尊佛像到俄罗斯去被当成筷架的这个缘起，让这个俄罗斯富豪与佛法结缘。”

还有，要顶礼、供养、忏悔恶行。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向一个真人、一位有血有肉的上师说你睡了一只猪，那就在佛塔前做忏悔，这样你就不必感到尴尬，因为佛塔不会真的对你说话或评断你。忏悔恶行，并祈请诸佛菩萨或上师传法——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永久传法！然后祈请他们长久住世，接着把你积聚的所有福德全都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

这么做之后，你打坐的喜悦、思惟佛法的喜悦、听闻《六十颂如理论》这类法语的喜悦，都会增长。即使不是此生，也许来世你会成为那种一听到空性就热泪盈眶、起鸡皮疙瘩的人。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像你我这种人，如果见到辛迪·露波是会泛泪和起鸡皮疙瘩，我们会觉得“太棒了，辛迪·露波在这里！”但是要我们因为空性、真正的无、一切皆幻、真正的无也不存在而热泪盈眶，起鸡皮疙瘩，怎么可能呢？辛迪·露波唱歌时那种摇头的方式，她演奏乐器的样子，她像小孩般摇摆的模样，她那个样子太美妙了！类似的，在你未来生世中，龙树的语言，龙树的字字句句，都会让你觉得“哇！”每个句子都如同珍宝，都如此不可思议！龙树的话语将会深入你的心中和理智中。听到“一切皆幻”的喜悦，听闻空性的喜悦，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读过村上春树吗？村上春树是一位日本作家。你读他的小说，持续读上十页、二十页，都只是在说某人在做三明治，但因为太引人入胜、太精彩了，像我这样的人——不知道是否该说是有福德，或者更可能是欠了村上先生的业债，我就是必须读这些做三明治的文字。我想我们也可以培养这种福德，让自己不只是阅读龙树的著作，而是阅读弥勒、无著、世亲、密勒日巴等所有大师的著作时，都会有极大的喜悦。



第十讲

了义与不了义教法

诸佛随需要，而说我我所；蕴处及界等，亦随需要说。（33）

说大种色等，正属识中摄；了知彼当离，岂非邪分别。（34）

唯涅槃真实，是诸佛所说；谓余非颠倒，智者谁分别。（35）

如果你们有意研读佛法，这其实是佛教哲学中蛮重要的一点。事实上，即使只是做为一般佛教徒，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我想这是现代人尤其需要了解的，也是西方佛弟子应该了解的。佛陀的教法有两种探讨方式，一种是权宜的教授（不了义），一种是直接的教授（了义）。这个文化或习惯是很多现代或者说西方科学、哲学中所没有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认为西式科学或哲学的探索方式总是追求真实、绝对、实际的意义，那是他们的目标，但佛教并非如此。在佛教里，有太多佛陀教导的教法与实际意思毫不相干，这称为不了义。或许说“扭曲”有点不对，不过这些教法并非真正阐述实际的实相，但又导向实相。有太多这类的教法，而且它们非常重要！

不仅现代人，如今甚至是传统上很习惯于这种方式的藏族人，他们似乎也在遗忘这些。几年前有位西藏学者，名字好像是擦瓦单佑，他写了许多驳斥佛教的东西——其实他是藏区宗萨佛学院的学生。我得说，他写的好几本书都挺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我还挺自豪他在我的佛学院里学习过。他是那种很有反骨的人，真的在批评佛教、佛教哲学，然后就有很多佛教支持者被激怒，反过来驳斥他，有非常多驳斥他的文章和书籍。但是我想问题的根源在于弟子们忘了佛陀的教法有两种型式：一种是不了义，一种是了义。所以那位学者用来攻击佛教的所有工具，恰恰都是龙树、无著和佛陀本人用过的，他只是把用词稍微改了一下。我



记得有些学生在读到我的第一本书《近乎佛教徒》（或译《正见》）时，对于我说佛法或佛教之道有如安慰剂一般，也有点震惊。所以其实那位学者的驳斥毫无新意，实际上只不过是龙树等大师们教导过的工具而已。

佛陀关于业力、转世、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等等的教法，都是不了义的教法。这些偈颂所表达的就是这一点。

譬如说四法印，其中“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一切情绪皆苦”这两个法印比较属于不了义教法，不是胜义谛，比较像是一种计谋。即使在剩下的“一切事物皆无自性”和“涅槃超越边见”这两个法印之间，“一切事物皆无自性”和最后一个法印相比，也几乎是不了义的。这就是这些偈颂在表达的。所以事实上，只有苦的灭止才是实相。

不过，这只是这部论典里所说的。在其他佛经里，佛陀说过，那些相信四法印的人，犹如看着一堆垃圾却以为是珍宝。所以要驳斥佛法、佛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总是可以挑出部分来试着驳斥，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佛法的全貌，就不可能驳倒佛法。你可以问佛说：“所以当您在谈业力和转世时，只是在玩弄伎俩吗？”佛会说：“是的。”然后你可以问：“为什么要耍花招呢？”他会回答：“因为你在受苦，而你想要摆脱苦，不是吗？所以我用花招把你引诱过来。”这是他会说的，所以你能怎么反驳呢？

做佛教徒就代表“诸恶莫作”吗？回答是弱弱的一个“对”。那么，身为佛教徒就代表要“众善奉行”吗？回答还是一个不那么确定的“对”。因为真正的见地超越善恶两者，但是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引领众生，佛陀甚至提到了“我”、“我所”等种种分别，佛陀教了我们蕴、界、处。

为了引导众生，佛陀甚至教导了各大元素。在某些佛经中，对于各



大元素有非常详尽的教授。像是在《阿毗达摩》中，就非常深入地讲解了形而上学。佛陀可能说“这身体只不过是五大元素”之类的话，但这并不表示佛陀在说五大元素真实存在。对特定的听众，对非常执著粗大色身的听众，佛陀会说这身体只不过是五大元素。然而，即使是元素，最终也会分解。于是你问佛陀：“那么事物是如何产生的呢？”“缘起而生。”

非理作意即是魔行境

何时意动摇，尔时魔行境；若于此无过，有何不应理。（36）

大家知道六度波罗蜜的顺序，首先是布施，然后是持戒等等，即使顺序也有其目的。一直以来，最重要的是第六项智慧波罗蜜。但对一般人来说，如果你说一切都不存在、都是空性，大多数凡夫无法接受，所以佛陀的手段是：“对于无明众生来说，最容易且明显可见、能够理解并能做到、能欣赏和产生共鸣的是什么？”是布施。不论是否有宗教信仰，不论是否为佛教徒，布施都被视作一种善行——能让自己快乐，也让别人快乐，所以是件好事。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教导的是布施波罗蜜，然后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最后是最主要的主菜：智慧。

直到你有智慧之前，一直都会有所谓的“非理作意”（藏 *tshul bzhin ma yin pa yid la byed pa*）。这是很棒的用语，意思是：不是以事物的实相来看待事物——这是意译。看着无常，却认为它是恒常，即“非理”。看着肮脏的东西，却认为它是干净的；看着毫无依据的东西，却认为它是“我”——直到你有智慧之前，一直会有这种不如实看待事物的习气。

“何时意动摇，尔时魔行境”，只要你有这种不如实的看待，就一直会有“魔行境”。要知道，佛教徒并不相信有真实存在的魔。对佛教徒来说，这就是魔：基于“非理作意”来看待事物，即是魔的显现。而



一旦你知道事物是缘起而生，你就知道它们不是真实地生起。基本上，龙树是在说，所有事物都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哪个先呢？你不能说是蛋，也不能说是鸡。所以在鸡和蛋之中，哪个是万能的因、最初的起源、真正的成因？顺带一提，萨迦派的杰尊仁波切札巴嘉岑有一首非常优美的道歌，用了鸡和蛋的例子来解释空性。

对于那些真正接受没有真实的生起的人来说，既没有过失，也没有恶魔的业行。

世间无明缘，是佛所说故；此世谓分别，有何不应理。（37）

这一偈是对于所谓轮回的极佳定义。基本上它说，所谓的轮回只不过是分别念（藏 *rnam rtog*）的延续——像是概念，更像一种痴迷、一个幻觉、一种罣碍。轮回纯粹是一种罣碍。

无明若灭时，行等亦当灭；无明妄分别，如何不了知。（38）

不再有无明时，也就不再有无明的投射。当你醒来时，就不再有梦。你所梦到的，在你入睡前、熟睡时以及醒来后，都从未存在过。

诸法因缘生，无缘则不住，无缘故即灭，如何计彼有。（39）

和合的事物、和合的现象（有为法）——换句话说，就是依赖因缘的现象——当它们貌似生起时——我要解释一下“貌似生起”的意思，我必须让大家理解这一点。“显现为生、显现为住、显现为灭”（藏 *skye ba snang, gnas pa snang, 'gags ba snang*），这个词用得真好：貌似、似乎、表面上的；貌似生，貌似住，貌似灭。例如，这块板子和四支脚组合起来，然后用来放这些杯子、汤匙等东西，就有桌子表相上的生起或安住。“显现为生”，这是如此重要的词。



试着想象，第一天你走进来时，我坐在这张桌子上，桌上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这些人显然放了张奇怪的椅子给仁波切坐”。这都取决于它是如何被组合在一起而定。如果你在这桌上放个座垫，加上最大的因：我的屁股；如果我的屁股坐在这板子上，这显然就是椅子，或者其实应该说是“法座”。现在如果我摧毁这些，把它砍成碎片，看起来就有桌子的灭。明白吗？所以龙树的说法是“这个东西、你、我都是显现为生，显现为住”，只是显相而已——显现为生、显现为住、显现为灭。

抱歉，这是末法时代。如果是佛陀那样的大师，甚至是我自己的上师们，他们什么都不必说，弟子就会获得加持和教法。而现在像我这样的人，不止是说，甚至还得做示范，因为我没有那种能力。幸好我没有可以用来示范桌子是显相的斧头。

所以当你说“有一张桌子，一张真实存在的桌子”时，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是问题所在。它只不过是显相。因此，下一偈有点是在嘲讽印度哲学派系中的数论派。

设若说有师，执法为实有；安住自宗道，于彼毫不奇。（40）

数论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学派。印度的哲学系统非常复杂，非常特别。总之，按照龙树的说法，他是在嘲笑数论派。数论派讨论神我（*puruṣa*）、真我（*ātman*）这些特质的存在，而龙树觉得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显相而已，只是显现为生住灭的显相，数论派的推论毫无奇特之处。

依止诸佛道，说一切无常；兴诤执实有，彼极为希奇。（41）

如果一个人追随语自在、人中牛王、两足尊、渡轮涅槃大海者、灭所有怨敌者、善逝、世间解、超越时间者、调御丈夫、唯一值得结缘的对象——我只是尽量给你们一些古典用语，你们应该习惯这些用词——他



的追随者至少会知道“一切和合事物无常”，由而逐渐明白“一切皆无真实存在的自性”。通过这样的了知，一个人就能放下对如幻事物的一切执取。唯有这个才是值得顶礼的。

于此彼随一，观察不可得；诤论此彼实，智者谁肯说。（42）

听闻这一偈时，要谨慎一些。首先让我很快地讲一下这一偈。

如果你分析出没有任何事物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你就永远不能说这是唯一的实相，因为甚至连实相也都不存在。如果实相不存在，实相怎能被教导呢？而如果实相不能被教导，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说：“你的实相是错的，我的实相是对的。”这个偈颂即是对《金刚经》所讲内容的阐释。

中国人会读《金刚经》，所以应该对此十分熟悉。佛说完种种法之后，佛问须菩提：“我说法了吗？”须菩提说：“没有。”然后佛说：“对，你说对了！”

所以问题又回来了：那我们在这里是在做什么呢？因为我们请了法。为什么要请法？因为你在受苦。这一点太重要了！佛陀说法从来不是因为他了知实相，佛陀说法的唯一原因是出于悲心。

远离一切边见

诸有不依止，执我或世间；呜呼是被常、无常等见夺。（43）

这个偈颂是如此的珍贵。那些不懂缘起的人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会落入四种不同的陷阱，或者至少是两种不同的陷阱。那些不懂缘起的人 would 认为事物恒常存在，这是第一种陷阱。那些不懂缘起的人还会落入另一种陷阱中，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论点。智者必须超越恒常，这是当然的，但也要超越无常，要超越两者皆是、



两者皆非。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是对空性非常深入的学习或探讨方式。如先前所说，对空性的理解和证得可以来自加持与虔心，那是最好的方式，会省去很多麻烦，你真的应该仰赖那个方法。但是对于追捧“怀疑”潮流的人来说，像是那些《纽约时报》、《卫报》以及乔姆斯基²²的读者，也许还有心胸狭隘的科学家，还有卫道主义的佛教徒——也许我该说英国的卫道主义佛教徒——清教徒式的美国佛教徒、爱面子的中国佛教徒，以及伪善的藏族佛教徒，对他们而言，唯一的方法是透过论证、听闻、思惟。而就论证而言，我会说最上的方式就是分析“生起”——那真的是最重要的论证。

要记住，当我说论证的时候，是在谈“存在”和“真实”的定义，尤其是要记住关于“真实”的定义：如果一个东西是真实的，它就不能被改变，它不依赖外缘，不是造作而成，是恒常的。它必须如此，它不能够受制于时间和空间。永远要记住这点。因此，没有任何事物真实存在，没有任何事物真实生起，没有任何事物真实安住等等。

以这种方式来看，其实相当简单。逻辑很简单，仅此而已。但是要真正懂得这个逻辑并能运用在情绪上、实际情况上，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东西。

福慧双修

佛陀可以写一本关于“没有任何事物真实存在”的书，那可能会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佛陀看着其他有情众生，知道他们不理解“事物不真实存在”，因此招致这所有的苦，所以这有点像是佛陀煞费苦心开了

²² Noam Chomsky, 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



不同剂量的“没有事物真实存在”的药方。这也是为何积聚福德资粮之道能和智慧如此契合。

这真的很不可思议。如果你想想，我们的上师们可以整个上午都在教授空性，也许从早上七点直到中午都在教导空性，到了下午，上师们却对供品的数量、供品的清洁度、供养的方式、供养的动机等等的一切变得吹毛求疵起来！你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一整个早上都在谈没有事物存在、什么都不存在，到了下午却变成“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我们需要酥油，需要青稞，需要花”等等，这两者是怎么共存的呢？这就是彰显佛法丰富性的表征之一。



第十一讲

皈依戒与菩萨戒

有很多人请求皈依和领受菩萨戒。由于从密续的角度来说，明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会在明天上午授皈依和菩萨戒。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和许多人所想的不同，皈依并不是向某个人类、某个仁波切、某个堪布皈依——基本上不是向某个人皈依，从来不是如此。你皈依的是佛、法、僧。

我真的需要澄清，我拥有的唯一善德就是我的虔心。不过，我的虔心混杂着我对佛陀及其教法的热爱和忠诚，它们全都混合在一起；我的虔心不是纯粹心灵上的。我为什么说它混合了对佛陀及其教法非常情绪化的执著或忠诚？因为对佛法的纯净虔心应该使人非常心胸开阔、不带评判等等。但是就我而言，我对佛陀及其教法的仰慕让我确信这是最伟大的法道，而当我听到其他人的道途时，我没有全心全意、心胸开阔地敬重，而是很快会发现自己正在寻找这些道途的差错，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征相。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有任何的善德，我对佛法的虔心便是我所拥有的唯一善德。

部分是出自于善良的发心，但部分是出自于我真的想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我乐于通过让大家可以接触教法来为佛陀和佛法服务。我乐于看见教法被翻译，我乐于看见人们学习教法，我乐于看见人们修持教法。我想要厘清的是，在我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虽说这是人性，但你可能会对某个人着迷，而不是被法道所吸引，这是你必须小心的地方。

我确实学习了一些佛法，但我不是我这个世代最好的学生，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看《丁丁历险记》上。然而我必须说，相较当前这一代的仁波切和祖古们，我们那一代做得不错。尽管我们成长在一个动荡的



年代，人人都忙于构筑一个栖身之处——我说的可不是什么奢华的住所，我说的就只是一个有屋顶、能关上门的地方。尽管我这个世代的成长年代是那样，但我们真的必须向那些大师们致敬，他们是那么地勤奋努力。

我真的想要把龙树、无著、世亲介绍给大家，我希望终有一天能向大家介绍佛陀教法的光辉和伟大。我也想要告诉大家，诸如西藏之类的文化并非佛教。我还想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个人钟爱的抱负，虽然我的年纪可能挺大了，不太适合——我想要告诉世人，你可以一边听摇滚乐，一边修持佛法。这是我真的非常想做的。这是我以前说的话，但现在我好像已经处于另一个年龄层了。因此，我希望看见更年轻的堪布、祖古或仁波切们能够在介绍佛法的同时，也不排斥摇滚乐、纹身、染发等等。

我真正想说而且必须澄清的是，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且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展现谦逊，我这么说比较是为了自保，这是一个免责声明。唯一的优点是，我确实拥有想要把龙树等等介绍给大家的喜悦、愿望和发心。但是除此以外，我完全是个迷妄的众生——各位必须知道这一点。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我就可以成为相当好的朋友。

但是当然，由于某种业力，我生而拥有某种身分地位和名号，这往往成为与大家沟通的一种障碍。这个情况也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身为弟子的我们当然会想要向老师献上尊敬和供养，但是作为老师的我很清楚自己的真面目。当你们的期望过高，而我知道自己什么做得到和什么做不到的时候，这一切就有如一颗定时炸弹，迟早会爆炸。而那种种的藏族文化也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蒋扬·钦哲·旺波不是一个高阶喇嘛——你务必把这句话写下来。真的，他不是一个高位阶的上师。我说的是第一世蒋扬·钦哲·旺波。他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社会地位，什么都没有！我这么说是因为，当你



在诸如加德满都等地闲晃的时候，会听到各种高阶喇嘛的名号，名号前面冠上五个 H，三个 H，各种 H²³。所以，作为一位蒋扬·钦哲·旺波的转世，所有的钦哲祖古都不是高阶喇嘛！请把这句话写下来。

无论如何，喇嘛是高阶还是低阶，和证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需要学习的是缘起，缘起会对你有帮助。总之，我想要在举行皈依和菩萨戒仪式之前，说明这一点。

我很高兴成为各位和佛法僧之间的媒人。我更高兴成为授戒者，授予大家帮助一切众生之戒。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工作呢！但是我有很多真面目是你们当中许多人会发现的。而在你发现的时候，切勿因此让自己远离佛法，应该让你远离的是我这个人。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一点，是因为我确实有尝试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坚持不了多久，就是无法坚持，所以不如和你们明说，我无法循规蹈矩超过两天的时间。

了义与不了义

接下来讲偈颂，不过我想要先多讲一点了义和不了义的教法。

各位所读诵的《心经》、《金刚经》、《维摩诘经》被认为是了义的教法。换句话说，关于空性、无相（藏 *mtshan nyid med pa*）的教法，几乎都是了义的教法。

总体而言，非常概括地说，可以把佛陀的教法分为三类：首先知晓何为不善，其次了知无我空性，最终完全了证一切见地。有些教法，尤其是佛陀早期的教法，是为了断除不善的一切。给予这类教法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当时即刻的需求，因为如果一个众生投生在

²³ His Holiness，缩写 H.H.，通常被译作“法王”。



例如阿修罗道或饿鬼道之类的地方，他甚至连对空性感到迷惑的机会也没有，他没有机会对空性产生兴趣。

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动物，那你脑子里唯一想的是接下来吃什么、接下来在哪里坐下或睡觉。动物没有地址，没有可以锁上门的地方——或许宠物狗有地址，但是如鱼、虾等动物，它们没有可以回去或涉及的地址，它们也没有存放物品的储藏室，没有银行，没有保险，它们只求生存。它们也没有品德操行，它们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睡觉，我想它们也和自己的父母睡觉，对吗？因此它们哪有机会讨论和思维缘起呢？它们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它们毫无因、缘、果的概念。而对于其他的道，即使我谈论他们，你们大多数人也毫无概念，因此也没有必要谈论。

谈谈天道可能会比较有趣。他们有自动吸尘器，还有自动的草坪洒水设施。他们的房子里有冰块，啊，还有洗碗机。其中很多人有非常棒的房间，可以看见非常美妙的景观，当然还有英式花园和下午茶。当然，还有汽车！你们去过圣塔莫尼卡吗？那里的问题也一样，那里有许多人住在有冰块、有冰箱、有各种设施的房子里，他们完全不觉得有必要思虑缘起。众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陷入轮回中。

这就是我说的“即刻的需求”，事有先后，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先让他们离开这种散乱。怎么做呢？藉由“首先知晓何为不善”，即驳斥并去除不善，因为“不善”或者说“恶”会给你带来这种苦。因此，佛有很多早期的教法以及很多其他的教法都是注重于破除恶念恶行。这些是我们所谓的“不了义”的教法，是出于某种暂时的、即刻的需求。因此，法道上的行者仍然有更进一步的目标；基本上，这第一类教法并不是终点。

接着，破斥和断除“我”——包括我执、自我的概念——的教法，



这类教法即是我们所谓的“了义”教法的开端。那些破除各种包袱、各种抑制、各种见地的教法，肯定是了义教法。而这种教法变得非常、非常精细微妙的，就连“一切如梦如幻”这样的说法，虽说它是了义教法，但却不是最高深的了义教法。

空性从不否定一切的显相

许诸法缘生，犹如水中月；非真亦非无，不由彼见夺。（45）

当你透过中观见地来检视现象时，一切现象都会被理解为水中映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这个例子描述了藏文所谓的“现而无自性”，意思是：尽管现象是可见的，它有所显现，但同时却非本俱的存在。这实际上是对“色既是空，空即是色”那四重空性的直接阐释。“明即是空，空即是明”，这可能有点是密乘的用语。这个例子是绝对重要的，因为它主张的是从不否认一切的显相。否则，当你听到“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时，会觉得它实在是非常奇怪的说法，因为你看得见你的眼睛！你知道你有耳朵、你有鼻子、你有这一切，人人都有这些。因此，当各位来此听闻了七天的中观教法之后，各位回家时请至少记得：空性并不否定显相。这含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你没有正确理解空性，会把它误解成一团混乱，然而空性并没有让事情变得混乱无序，显相总是完整无损的。“因果业报无欺”，我们说它是“无欺骗性的”。我的意思是，因、缘、果的游戏或本质从来都是无欺的。但是就只因为因、缘、果是无欺的，并不表示因、缘、果就变成实有的。对此，宗喀巴大师有一妙不可言的教法，尤其是在《三主要道》的结尾部分——这《三主要道》是大乘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三种教法。你照镜子，你的脸会显现于镜子中；你照镜子一百天，你的脸也会在镜中显现一百次。镜子和你的脸的因缘，去照，然后看见，这一切都是无欺的。每次你照镜子，你的脸都会出现在镜中，从来不会是一根



香蕉出现，但这并不令镜中的脸变成是真实存在的。正是因为每天都是如此，正是因为从来不会是一根香蕉出现，[所以说是无欺的。]万一哪天你照镜子时香蕉出现了，那就变得混乱失序了。

显空不二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中观学人从不违反因、缘、果的法则，从来不会！——我必须对此做些澄清：除非他们想要教导弟子“一切皆幻”，否则他们从不违反相对的因、缘、果。例如月称因为挤画中牛之奶而备受赞誉，那又是怎么回事？那是混乱脱序。又如大成就者毗汝巴拒绝让太阳落山，因为他承诺会在太阳下山时付钱，但他没钱可付，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好不让太阳下山。这时你会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月称要挤画中牛之奶？为什么大成就者毗汝巴能让太阳不落下？”当一个人了知一切事物既有显现又是空性时，就不会陷入大小、形状等等的各种二元分别中，就不会看见有画中牛和真牛等区别。

例如，有眩晕症和没有眩晕症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悬崖或高处。像是有些人不怕鬼，而假设你怕鬼，各种声响、各种影子都会让你感到害怕，你就没法了解那个不怕鬼的人怎么能够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安然入睡。这是我们所谓的了悟显空不二。

总之，中观学人了知：一切显相同时也是本俱不存在的。而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因为常见或断见而变得散乱。

关于这一点，袞钦龙钦巴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教授，谈论众生如何受到这些边见的吸引。例如，你我会受到这朵花的存在所吸引。如果有人说“桌上没有花”，我们不会把这个话听进去。同样地，你和我也受到“没有骆驼在我面前睡觉”这个事实的吸引。如果有人说“你的面前正坐着一只骆驼”，你不会接受这个话。这是生生世世堕入边见的一种习



气。

而这种习气变化多端。每次看到西方游客，我总是感到不解。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早些年时，每当我看到西方旅客带着大照相机到庙里看到猴神哈努曼时，我总喜欢观看他们的表情，纳闷他们有什么想法？一只猴子是神，他们一定觉得非常惊奇。这就是落入那种边见之中。

这就像是藏族人可以接受马头明王的马头，但是如果我告诉藏族人有一个长颈鹿头的本尊，他们会觉得“不，这种事情不存在。”

还有对在座的大多数人，包括西方人在内，如果我说佛陀是白种人，你能接受吗？他是一个白种人，蓝眼睛的雅利安人、波斯人。如果我告诉你，大部分有着金色头发的密续本尊实际上都是雅利安人，受到高加索人种的影响，我想你会难以接受。例如普巴金刚有金发，有些金刚瑜伽母的头发是褐色的。实际上，大多数本尊都不是黑发，而是金色或褐色头发，还有些是红发。这是落入分别“对”与“错”的习气。

但是有些事情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我们甚至不去质疑，像是佛陀坐在莲花上——这怎么可能？莲花如此脆弱，佛陀一坐上去，莲花就被压扁、挤坏了。但是莲花仍然完好无损，而你不会问这些问题。有时候是莲花和日轮座垫！太阳那么炽热，莲花会立刻被烧毁才对。

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看到中国的佛像时，甚至会感到难以接受——我觉得太胖了。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中国人完全搞错了，要知道观音菩萨可是个男的。真的，我以前真的这么想。这就是二元分别，这就是落入常断二边。

我会就我的亲身经验告诉大家这个观音是男是女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观音是在尼泊尔，大概是 1970 年代末期。我喜欢看图画书，基本上花一个卢比能买几百本书，非常便宜。在那些中国印行的图画书里，有



一本是画得非常美丽的《西游记》白描绘本。那时我的英文很糟糕，但是我能够明白书中多次提到观音菩萨时，说的是天女观音，因此当时我想“当然了，他们哪里懂得什么观音？他们完全搞错了。”多年后，我在菩提迦耶随侍衲主顶果钦哲仁波切，并且在做供曼达、绕佛塔等等之类的修持。这是千真万确的，当你经由供曼达等修持积累福德之后，你会更加理解佛法，这绝对是真的。有一句经文说“随类调化相应相示现，尊圣观自在前敬顶礼”²⁴，还有“所显非真宛然而显现”²⁵，这些语句是我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念诵的，但是一直要到我二十多岁在做这个曼达供养的时候，我已经念过这么多遍的这些话才突然鲜明地浮现出来。“随类调化相应相示现，尊圣观自在前敬顶礼”——我们顶礼观音菩萨，祂以不同的身相和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人显现。然后我领悟到“当然如此！我从前认为那些中国人不了解观音，那是完全错误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这句“所显非真、宛然而显现”，这一句非常之重要。正因为它并非真实存在，因此能够以无数种方式显现。

许诸法实有，当起贪瞋见；受剧苦暴恶，从彼起净端。（46）

如果你区分显相与空性，如果你将它们分离，就意味着显相变成是真实存在的。换句话说，用我的那个例子来讲，如果观音菩萨的性别和观音菩萨的真实自性——空性——被分开来，那我们就有大问题了。

大约十年前，我去斯里兰卡参访各个寺庙。在其中一座寺庙外面有一尊男子手持莲花之像，于是我以游客的身分询问导游“他是谁？”导游说，“在佛陀住世期间，有一次佛陀对僧众说法，有一个小男孩深受

²⁴ གང་ལ་གང་འདུལ་དེ་ལ་དེར་སྟོན་པའི། །བུམ་བུ་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ལ་ཕྱག་འཚལ་ལོ།

²⁵ ཅི་ཡང་མ་ཡིན་ཅིར་ཡང་འཆར་བ་ལ།



佛陀教法的吸引，但因为他是家人，不能进入和僧众坐在一起。他的名字是莲花手，即观音菩萨。”那个时候，我已经变得可以接受这些了，我的反应是“哇！听到这些实在非常美妙！”

如果一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那你就有了产生烦恼（情绪）的一个真实的因。或许我应该这么说：如果你执著于某个事物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烦恼就会如雨般倾泻而下。

彼为诸见因，无彼惑不起；故若遍知者，见惑皆蠲除。（47）

执著某个事物为真实存在的，这是所有错误见地的因。如果没有那样的执著，就不会有烦恼产生。因此，理解空性是净除邪见与烦恼的唯一方法。

通过缘起了知空性

由谁了知彼，谓见缘起生；缘生即不生，一切智所说。（48）

现在，如果有人纳闷：“既然理解事物并非真实存在真的能够驱除所有的烦恼，那么要如何获得这种理解？如何才能达到那种了悟？一个人应该如何趋近或发展这种对空性的理解？”希望理解空性的人应该学习缘起。唯有通过理解缘起，才能了知现象的真实自性。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

有人可能会好奇：“但是，缘起不也是‘生起’吗？怎么能说缘起意味着‘无生’？”所以龙树在此又重复说道：当我们说缘起的时候，是在主张某个事物并非真实地生起。我们不是说没有一种宛然的、表面上的生起；确实有外相上的生起。因此，这个“不生”是真正的“不生”。当我们使用“生起”一词的时候，我们谈的是宛然的生起，也就是依缘而起。



这又是几天前我们已经谈论过的：“若从缘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若法仗缘说彼空，若了知空不放逸。”²⁶如果一个现象是依因缘而生，意味着这个现象并非真实地生起；凡是依赖因、缘的事物，其自性都是空性；了知空性的人是具有正念的人。这是佛说的。

缘起亦非真实存在

为倒知所伏，非实执为实；执著净论等，次第从贪生。（49）

那些不了解缘起的人——意指具邪见者之人，或者说那些认为有现象真实存在的人，换句话说，即认为这个现象不是缘起之人，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贪执或固着于现象。不仅如此，这种认为事物真实存在的思想体系或观念，会令人们认为自己的感知正确、别人的感知错误，从而导致争执。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中观学人在这一偈和下一偈中说的是：“即使是‘缘起’这个用语，也只是为了方便沟通而讲。我们是出于悲心而使用缘起这个说法。我们中观派并没有说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缘起，因为那是自相矛盾的。是的，我们不主张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空性。”记得我之前说过的吗？相较于执著空性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性，如须弥山般巨大的自我也不算什么，即便那个执著只有芝麻子的大小。²⁷

你们如果有人不习惯这种哲学教文，可能会觉得这一偈和接下来几偈太过理性思维，但是它很重要。学习哲学的学生则会觉得这里讨论的内容很有趣。

这里的问题是，中观学人是否有他们自己的论点或主张？两个哲学

²⁶ 《无热恼请问经》。

²⁷ 宁执我见如须弥山，不执空见如芥子许。



家在争论时，通常两方都有各自的论点或主张，然后就此争论。这有点学术性，所以大家需要忍耐一下。尤其是中观应成派学者，他们会说“自宗无承许”——中观应成派学者没有自己的论点，他们不主张任何观点。而在相对层面上，中观自续派则是有所主张。这有点复杂。所以，中观应成派和对手辩论时，往往是使用对方的逻辑。他们有一些辩论工具，我们不必一一详述，不过基本上，Prāsāngika（应成）其实可以翻译成后果——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这么主张，就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你问一位中观应成派学者“缘起是你的究竟见地吗？”他们会说“不是。”理解吗？是的，这有点让人晕头转向。基本上，缘起并非真实存在，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之所以会有关于缘起的整个对话，主要是为了破解相信有一个真实生起的论点或主张。

彼诸圣者等，无宗无净端；诸圣既无宗，他宗云何有。（50）

我们再多讲一个偈颂，几天前我们对此也稍微做过一些探讨。因为中观学人没有他们自己的主张，因此中观派所做的争论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图谋建立什么，它主要是为了破斥他宗的主张，而他宗也并非真实存在的。



第十二讲

接下来要讲的可能非常学术性，不过对于在座正在佛学院研读哲学的学生可能有些帮助。我会尝试用一种非常概略性、较简单的方式来讲解，但这不容易做到。一方面来说，其中很多内容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尤其是当前佛法正在西方发展、正在中国等地复兴，我希望大家能够对深入学习佛法产生兴趣，所以如果你们至少能够知道有这些教法的存在，或许会是件好事。

藏族人在继续法脉，尤其是大乘和金刚乘教法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希望并祈愿藏族人能够继续担当此重任。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挑战，由于藏族人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很多的变迁，我觉得藏族人在其思维中发展出一种恐慌。这种恐慌造成现在藏族人特别注重盖房子，尤其是外部建筑，我希望这不会影响到保持佛法完好无缺的延续。

当你去拉萨、康区、尼泊尔等地时，会看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寺院、壁画和佛塔。那美妙极了，令人随喜！但是相较这些，藏族人还拥有甚至更加宝贵的东西，像是藏族人在拍死一只小虫子前会再三考虑，这比金碧辉煌的寺院要重要得多！而且藏族人会在晨光中礼敬一位安详清净的僧人，这同一个藏族人也会向一个看起来很古怪的瑜伽士顶礼，这非常美妙！藏族人具有的这种灵活性来自古老智慧传承的财富。

佛法正在西方成长茁壮。通过分析、批判以及客观性的探讨，西方人将会对佛法带来极大的贡献。而且西方人很幸运，他们没有太多的那些亚洲人和亚洲文化所具有的佛教包袱。西方学术界和正在产生的众多修行人，他们有其他学科作为良好的基础，例如心理学、科学、物理学等等，这些都会帮助佛法变得更加强大。我必须说，有一些在大学中学习佛教的西方学生，他们的著作、论文、研究非常优秀，非常有启发性。



然而对他们来说，空性之类的智慧仍然是非常新的事情，大约只有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因此西方人自然会对某些佛教法门有些怀疑，认为这些可能太过亚洲化、太西藏化，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此过程中，同样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过于概括化而舍弃这些法门。

如同我在一开始就说过的，佛教正在中国复兴。如果我没搞错，中国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国家，曾经以如此庞大的规模和影响力、在如此长久的时间中护持佛法，可能有超过两千年之久。我觉得佛法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头脑、基因和 DNA 之中，中国甚至有以菩萨命名的菜肴。我相信中国将在继续和弘扬佛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就在最近，有些印度的年轻人开始对佛法产生兴趣。但是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情况，那会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基本上就世界整体而言，研习、修持佛法和佛教文化仍然尚待发展，不是那么稳固。

不同宗派的主张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现在我要谈到不同宗派的论点和主张。最根本的问题是：真理是什么？真正的实相是什么？佛教中有不同的宗派试图安立那个实相。

例如，毗婆沙宗（说一切有部）具有令人惊叹的分析体系用来建立实相的定义。可以说，虽然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毗婆沙宗的佛教徒存在，但是他们用来探讨实相的方式非常深奥——事实上，当今有些科学家对佛教感到赞赏，而每次我和他们讨论时，都觉得他们谈论的是毗婆沙宗佛教。例如毗婆沙宗相信实相是最小的物质、最小的心识——不是“最小的”，应该说是“不可再分的”，这是毗婆沙宗对这个词的定义。此外还有经量部，它们很类似——虽然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分析实相的方法不同，但这里我不详细阐述。我们称这两宗为“声闻乘”



——我一直拒绝使用“小乘”这个词，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用语，我想这是大乘本位主义者创造出来的词语。实际上，声闻乘非常非常重要，他们有如佛教的根基。

此外，我们有大乘。大乘在印度有两个部派：唯识宗——或称瑜伽行派——和中观宗。这就是为什么我先前讲到印度、汉地、藏地等等。虽然我对汉传佛教所知十分有限，但是我猜汉传佛教中有大量的唯识宗影响，像是唯识宗的仪轨、研习和传统。各位知道我的个性，我总是比较喜欢有点唱反调，因此当我学习纯粹中观派的佛教哲学时，虽然中观学者总是取笑唯识宗的人，但我就连在情感上也一直觉得唯识宗不可能那么糟糕。

基本上，唯识学者相信什么呢？这是出自中观派人士口中的说法：唯识宗相信唯有心识是存在的，那是他们探讨实相的方式。

若计有所住，曲惑毒蛇缠；谁之心无住，不为彼等缠。（51）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偈颂的讨论，中观派——尤其是中观应成派——他们在究竟上没有任何主张，他们没有论点。“若我无承许，唯一无过失”²⁸，我没有主张，我不主张任何真实存在的实相。因为这就是他说的：“若计有所住，曲惑毒蛇缠；谁之心无住，不为彼等缠。”如果有一个主张，如果有一个论点，“由此建立的”那个实相就像是一条蛇，鬼鬼祟祟、悄无声息的，它会缠绕、攻击，它会捆缚你。这就是这一偈的意思。

²⁸ ང་ལ་ཁས་ལེན་མེད་པས་ན། །ང་ནི་སྐྱོན་མེད་ཁོ་ན་ཡིན། །



显空不二

回到稍早所说的，这非常重要：在《心经》中，佛以“四重空性”教导实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再回到之前那个月亮倒影的例子，空性与明性：月亮的倒影清楚地映现在那儿，但它的本性是空！当你看向镜子的时候，你有可能完全受到镜中影像的吸引而忘却它只是一个映像。明白这里的问题所在吗？

龙钦巴在《胜乘宝藏论》中对此有美妙的阐述。如果你想要学习，可以研读《胜乘宝藏论》。他一开始就说，“时而因明性迷惑，时而因空性迷惑。”²⁹例如你正看着月亮的倒影，实相就是：倒影、月亮和月亮的空性是不分离的；当它显现的同时，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我们看着倒影时，有时因为它太美了，以致我们忘记它是空的；而有时候我们又因为智识上的空性，而忘记了倒影仍然可以在那里。因此，这个只记得部分而不是整体的挑战，即是藏文中所谓的“囊东夹结”（སྒྲོང་རྩོད་ཀྱུང་བྱེས་；显空背离），“囊瓦”（显）是明性，“东巴”是空性，“夹结”（背离、分开）是它们变得互相抵触。当空性和明性冲突时，你变成二元对立，不是成为常见者，就是成为断见者。

有两种人：一种人受空性影响而偏向空性，一种人受明性影响而偏向明性。很难有人可以同时看到空性和明性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当佛陀传法的时候，他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你使用语言来教学时，你不得不这样分开来说：先否定色，“色即是空”；紧接着否定空，“空即是色”。这是佛陀当时教导的方式，而后来的释论也变成这样有所偏向、有所略过、有所侧重。非常概括地说，以此作为一个例子：侧重于阐释“色即是空”的是龙树等人，而阐述“空即是色”的是无著那

²⁹ ལ་ལ་གསལ་བ་ལས་འབྲུལ་ལོ། །ལ་ལ་སྣོད་བ་ལས་འབྲུལ་ལོ། །



伙人。以这种方式来观察是非常奇妙的。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藏族人对比汉人、或者印度人对比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好无著这派人的唯识宗呢？这里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而不是下结论。是因为有较多的中国人执著于空性，因而需要无著式的教法？还是因为他们较受月亮的吸引，因此需要无著？我们不清楚，但这是有关联的。

应该有人就此做个博士论文研究，那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博士论题。从弥勒、无著，一直到玄奘、鸠摩罗什，所有的中国文化、道家文化或教法、儒家教法，统治的皇帝是谁、哪个皇帝喜欢什么标志徽章，这些全都必然与此有些关联！而且我觉得道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智慧，中国也深受其影响。而且我要说，这不仅仅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我想即使在今天，仍然在影响中国人方方面面，例如中国人的旅行、穿着、饮食、谈话等等的方式，一切都与你是偏向于哪一边有关，是偏向于空、还是偏向于明。

藏传佛教的学习当然也受印度的影响很深——这是当然的，源头总是在印度。顺带一提，这些全都源自少数几个不可思议的大学，例如那烂陀、飞行寺（Odantapūri）、超戒寺（Vikramasīlā）等等。总之，这是当时的背景。

我只是在解释今天讲到的这些关于主张、论点的偈颂。大家要记得，唯识宗和中观派之间的争论不是那种舞枪弄箭的争执，而是非常深奥的争论。印度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国王因为听闻这些辩论，不顾国家大事，于是失去了他的王国。而且这些辩论的主题不是什么琐事，它们确实深入探讨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争论。因此，不要以为毗婆沙、唯识和中观只不过是争论某些奇怪的习俗或传统。



提问

好的，现在各位可以提问。提问时请讲重点，尽量简短。

- 第一念的无明是不是就是缘起？缘起是不是就是显相？

缘起是理解现象的一种方式。当你说到缘起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第一个无明是什么。

- 在相对层面上，所有现象都是无常的，即使无常本身也是无常的。但是无常有终点，对吗？然而如果这个终点是由于缘起而生，那么这个终点会成为另一个生起的因，这样会永远没有终点。那么这个永无终点是不是会变成一种恒常？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常的教法是相对层面的教法，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总是要回到空性。因此，即使无常也是空性。

- 但是，如果轮回是无常的，那么轮回必须在某一点结束。那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是觉得那不会是常，因为轮回将在某一点结束。

非常好，你总结得非常好。当你说轮回一定有终点的时候，你说的是真实存在的终结吗？

- 不，我说的是在相对层面上的。

是的，确实如此，[在相对层面上] 轮回有终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祈愿“愿轮回终结”。

- 但是最终那不是真实的终结，因为那个终点会成为另一个东西生起的因。



棒极了！终点不是真实的终点，不是真实存在的终点。

➤ 但那就永远没有终点了。

那不表示它是真实存在的。非常好，永远没有终点。记得吗？那只大象从来没有消失，因为它从来不曾存在。

➤ 是的，我理解，在究竟层面是那样的。但是在相对层面上，我在尝试理清我的逻辑。

是的，你可以用很多很多方式来说它。例如地藏菩萨祈祷直到所有众生都获得证悟之前自己绝不证悟，像是这样的事情，在相对层面上你可以延伸、延展、挤压等等，任何方式都行。

➤ 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传统的夫妻、男女同性恋者试图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得到孩子。但是，这与传统方式不同，传统方式是说某人去世之后会根据业缘选择父母。从佛法的观点来看，这种方式与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哦，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他不是无生命的机器，只要他是一个有情众生，那么他怎么生出来都无所谓。幻相，一切都是幻相，即便传统父母的方式也是幻相。

➤ 那么，他们需要忏悔吗？因为他们最终选择植入母体的只是一两个卵子，而不是所有的卵子。

这我就知道了，这个问题你应该去与生物学家讨论。

➤ 您在教授中多次提到“明性”以及“明空不二”。和另一种表达“显



空不二”相较，这两种表达有什么不同？它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表达？还是二者稍有不同？

我们使用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它们是相同的，但是每个说法都有其各自的目的。有点像是这样：龙树那一派比较喜欢用“空性与明性”，而无著那一派比较喜欢用“光明与空性”。这只是概括性的说法。而且，如果我在试图教授某人见地，我可能会用“明性与空性”；如果我在试图鼓励某人实修，我可能会用“光明”，甚至是“悲心”；如果我是在教授金刚乘，那我会说“空性与胜乐金刚”或者“空性与金刚瑜伽母”。

➤ 凡夫不善于观察缘起，而且在一些教授中，我们经常听闻或读到一些故事说因为弟子对上师做了某某事情造成不好的缘起，因此再也见不到上师。诸如此类的故事让我觉得很焦虑恐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避免这种焦虑，同时又不落入断见中？

这些故事就是为了让你焦虑的，这是其目的，所以应该继续听闻这些故事，继续忧虑。但是不要因此给我献哈达。我知道，你去见所有的喇嘛或寺院时，你应该带着哈达，但是请不要给我哈达，因为那让我觉得很烦——那个东西碍手碍脚的，然后你还得把它们折起来。最糟糕的一点、我尤其不喜欢的是，特别是那些质量很好的哈达上面会印着“愿得三宝赐吉祥”，而很多时候这条哈达被扔到地毯上，和垃圾混在一起，我不喜欢这样。

➤ 在之前的教授中，您提及宗喀巴大师的教授，一个是用镜中脸的例子，以显相摧毁实有的概念。能请您解释关于空性的下一句吗？

不，不，如同显相，它在显现的同时是空的，空的同时是明的；而



且它在空的时候，同时也是显然可见的。

- 我不是很理解这一句，关于宗喀巴大师说空性破斥什么的……

具体的偈颂我记不清楚，我会明天讲这个。

- 昨天您提到内观，您说听闻和思维也是内观的基础阶段。这是什么意思？

内观的意思是理解实相，试着理解实相。因此当你试图了解实相时，即使通过听闻和思维也是在尝试了解实相，闻思是第一阶段。

- 这里的观和我们说的“闻思修”的“修”有什么不同？

在禅修中你不会说话，对吗？你不会阅读、听闻、思维，你只是禅修，这是显然的。

- 在发四无量心时，例如“愿一切有情远离亲疏爱憎住平等舍”，我应该常住平等舍，但是在世俗生活中，我根本做不到。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虚伪和精神分裂。例如，我知道电影不是真实存在的，电影不会改变我的心性，但是当我制作电影时，我仍然必须有所评判，什么好、什么坏，哪个场景更好，哪个导演很蠢，哪个演员是一堆屎之类的。这根本不是平等舍，这是二元分别！从这看来，空性智慧什么也没改变，事情还和以前一样。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如何把空性智慧运用到世俗生活中？

非常好。你其实只需要养成习惯。你真的展示了一个处于空性与习气相互战争中的完美挫折感。你需要做的就只是每天都与习气战斗一会



儿，然后撤退一下，隔天再前进一点，然后隔天又再前进一点儿。

- 之前您说过，如果我们坐在海边的月光下与爱人一起，然后说“我只是一个幻相”，那就毁了气氛。但是如果这不破坏气氛呢？如果我们在智识层面能够理解“这只是一个幻相，没有自我”，然后思维“因为我知道这些，我仍然可以如是的享受这一切”。但是，这看起来似乎有自欺的空间，因为可能在这理智的理解下，仍有一些情绪上的执著，或者是仍然执著为真的习气。我们以为自己了解这是幻相而能享受幻相，但实际上只是强化了自己的习气，就是这同样的习气最初把我们带入轮回。您可否给我们一些建议，如何才能避免这种自我欺骗？

法道的其中一个要素就是欺骗性。因此，当你变得勇敢时，我想你应该尝试在月光或烛光下的罗曼蒂克晚餐时，测试自己理智上对“一切皆幻”的理解能起多少作用？有多大程度毁了这个罗曼蒂克的夜晚？或者它真的能够增进这个夜晚，让你感到不可思议的喜乐？你总是可以试试，我可以推荐一些餐厅给你。

- 请您多讲一些文殊师利的故事。因为当你讲述乌龟是文殊师利的父母的故事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不可能！”如果您多讲一些，也许我有机会变得像是没有二元分别的人那样感到赞叹。

好的，我会试着记得。

- 仁波切您提过积累福德对更好地学习佛法是必不可少的，昨天您也指



出了一些方法和仪式，像是可以通过绕塔、点灯来累积福德。但是如果有人没有机会去佛塔或是处于严重的宗教迫害情况下，有什么其他办法来积累福德？

有很多方法，像是观想。某方面来说，观想是更好的方法，至少经济实惠。

➤ 观想自己在佛塔中吗？

是的。这不是我编造的，佛法中就是这样教授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是在结束之前，通过神奇的网页，我找到了那句宗喀巴大师的教言：“何时分别各执著，无欺缘起之显现，远离所许之空性，尔时未证佛密意。”这是宗喀巴大师不可思议的阐述。对于无欺缘起的显相，以及无论点、无主张、不落边见的空性，只要你还对这两者有所分别，只要你把这二者分开，那就是“尔时未证佛密意”——你就还没有理解佛法，或者说你还没有理解佛的密意。



第十三讲

今天我们将完成教文的讲解。我想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是佛法的追随者，尤其是大乘佛法的追随者，那么很重要的是，无论你做任何事情，尤其从事有关佛法的活动时，首先必须具持菩提心——基本上就是要顾念一切有情的证悟。即使当下这一刻我们并不具有完全的勇气能够出离一切，但很重要的是必须记得，无论如何，轮回——或说世间的三有界——总是会一直出问题。虽然其中有些问题可以解决，但大部分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必须意识到：世俗的奋斗并无可依靠的意义。

我们将在今天的前半部分课程中讲完教文。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这点，这样如果有人需要赶飞机或做其他事情，教文会在茶歇前讲完。茶歇后，应一些人的请求，会很简短地授皈依和菩萨戒；还有人祈请了几个口传，例如《普贤行愿品》以及一些其它的密乘仪轨，像是前行修持等等。

首先我们继续讲解教文，现在已经到了结尾部分：

诸有住心者，惑毒何不生；何时住中间，亦被惑蛇缠。（52）

如童执实有，于影像起贪；世间愚昧故，系缚境笼中。（53）

我们一直在讨论事物如何不是真实存在的，即使它们看似存在。这里，基本上龙树是在总结理解空性的利益，亦即了知事物不是真实存在的利益。这一偈直指重点，它说：“诸有住心者，惑毒何不生”——如果你认为某个事物真实存在，显然你将会有烦恼。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符合逻辑：如果认为某个事物真实存在，毫无疑问地，此人将会被烦恼之蛇捕获。对于喜好的事物起贪执，对于不喜欢的事物起嗔恨，对于只不过是假名安立或造作出来的事物则有愚痴无明。“何时住中间，亦被惑蛇缠”，即使一个人没有主动做什么事情，但是只要你有认为事物实际存在的倾向或习气，这样的人将会被烦恼之蛇捕获。



“如童执实有，于影像起贪；世间愚昧故，系缚境笼中。”这里的“孩童”指有情众生，也是一个类比。像是小孩子去看马戏团之类的表演时，他们不知道面前展现的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孩子对表演的一切感到惊奇或入迷，就像那样的情况。

“无明的有情众生”（世间愚昧）指那些不了解为何事物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由于这样的无明，当他们与世界交流互动时，最终总是会陷入其中。这里用了一个极为优美的字“箠笼”（gzeb），他们总是被捕获在外境（yul）的箱子、罗网、地牢、监狱中。藏文“透”（thogs）这个字包含的意思不仅是被卡住，还有阻碍的意思。像是如果我们走过的不是这一扇门，而是一堵墙，我们会撞上墙，我们无法穿墙而过，我们被墙所阻挡。因此，每当那些不能理解“事物非实有”的人与世界互动时，无论他们互动的事物是什么，他们都无法走过去、都穿不过去。你看着某个对境，然后认为他、她或它是美的，那你就被它阻挡，你穿不过去，你无法走到超越它的地方。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不过大约二十年前，藏族人热爱金牙。我不是夸张，很久以前我在拉萨的时候，真的见过一个人几乎把八成的牙齿完全镶成金牙。然后他来我这里请求加持，他说：“请加持我！我现在做得非常好。请加持我，让我成功，我只剩下几颗牙还没镶金了！”他看起来可怕极了，有时候我和他一起吃饭，他笑起来非常吓人，而且他经常毫无必要地露齿而笑，因为他受到“金牙是好的”这个想法的阻挡和缠缚。

其实他的金牙还没有那么糟糕，这世上还有很多其它的阻碍物和包袱：价值观、政治体系、道德观、伦理观念，我们卡在这各种各样的观念中动弹不得，例如言论自由、个人权利等等的这一切。中观学派说，只要你知道它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忘了它并非实



存，这种称为“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就会变成一个问题。例如在过去几十年中，个人权利被大肆炒作，我感觉有时候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如此寂寞，人们觉得自己与家庭、一切都极为疏离。而造成这个隔阂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如此努力地争取个人权利，以至于他们现在终于变成单独一个人，因此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曾经观察一些世交友人的孩子，可以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被赋予了极大的个人权利，像是看任何他们想看的电视频道，基本上让他们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现在他们成长到将近二十岁，步入社会，开始结识充满这个世界上的拥有个人权利者，他们不知道如何交谈，他们没有好朋友，因为他们一直都太过投入自己个人的事情——自我。像是很多孩子忘记其他孩子也有感情、也有心思、也有情绪起伏。

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例如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大约十年前有大量关于自尊心的炒作，因为人人都觉得欠缺自尊心，因此到处都在讲自我尊重——如果你去书店，所有的书都是关于提高自尊、建立自信之类的，正如现在大多数书店里都有这么多的领导力书籍。也许你们有些人真的应该写一本关于如何被领导、如何做下属的书。

回到“自尊心”这个话题，我觉得西方人卡在这个价值观里，突然出现了很多自恋的小孩。他们觉得自己是阿诺·施瓦辛格，非常自恋，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很快就会毁灭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的自尊太高了。因此，龙树说：这些全都不是真实存在的；“系缚境笼中”，凡夫被束缚在这种牢笼中，动弹不得。

圣者于诸法，智见如影像；于彼色等境，不堕事泥中。（54）

而圣者与世界互动时，当他们看着色相、听着声音、品尝味道时，因为他们观待一切都是幻相、一切都是缘起，因此无论他们看到、听到、



尝到什么，这些对境对他们来说都不是泥沼，都不会抓住、缠缚、捕获他们。

异生贪爱色，中间即离贪；遍知色体性，具胜慧解脱。（55）

这是一个绝对深奥的偈颂。寺院、佛学院或佛教图书馆的入口应该有一个大匾额或者一面大墙，把这一偈刻在上面或写在上面。

当孩子——或者说无明众生——与世界互动时，他们看见色相，就陷入色相中；他们陷入声音中，他们陷入味道中，他们陷入价值观等等。“中间即离贪”，而瑜伽士、修行者、那些在法道上的人，当他们与世界互动时，毫无贪执。另一方面，圣者是“遍知色体性，具胜慧解脱”。这一偈太美妙了！

或可这么解释：凡夫有包袱，他们陷入认为事物实有的想法中；而道上的修行人尽管没有执著，但是仍有住于道上的包袱，像是“啊，这个不对，这不是真的，这是幻相，如同海市蜃楼……”他们仍然有包袱。然而圣者依然了悟现象的本质——色相、味道、声音等等的本质——他们没有会让自己卡住的包袱，因此也没有试图不执著的包袱。这类似几天前我们谈过的那个甜点小贩的例子。

我用“包袱”这个词可能过于夸张，但是我想这或许对大家有所帮助——贪的包袱，离贪的包袱，了知实相之后的没有包袱。了知实相之后，没有什么可贪着的，因此也没有什么要去不贪着的。下一偈是对此的进一步阐释。

执净起贪爱，反之则离贪；已见如幻士，寂灭证涅槃。（56）

认为某个事物是美的，会让你起贪着；认为某个事物和美丽相反、是丑陋的，会把你从贪着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了知你看到的一切都只不



过是个幻相、不是真实存在的，你将获得解脱。

倒想起热恼，烦恼诸过失，通达有无体，知义即不起。（57）

这又是对上一偈的确认。对于受到颠倒见地所沾染的人，烦恼的过患、苦的过患，这些全都会出现。基本上，“倒想”意指把幻相看成是真实的，在此是指错误的见地（邪见、颠倒见）。只要有邪见，你就会有烦恼，就会有这所有的过患。而对那些理解究竟实相——即缘起、没有真实的有，也没有真实的无——的人，对他们来说，由于他们没有邪见，他们没有烦恼，因此也没有苦。

有住则生贪、及离贪欲者；无住诸圣者，不贪离贪非。（58）

这又是你必须刻凿在墙上的一句偈颂——我想你的墙可能会不够。或者中国人有写书法、挂在墙上的传统，也许你可以把这些偈颂写下来。

这美妙极了：如果有什么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就会有贪执，就有起贪执的因、有热爱的因；而且，如果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事物，也就有了要离贪的原因。“无住诸圣者，不贪离贪非”，但是因为没有什么真实存在的，所以佛或圣者们当然没有贪，而且也没有无贪——他们也不是远离贪。多么不可思议的宣言！他们没有贪执，而且他们也不是离贪者——已经舍弃了贪的人。因此，龙树在这里说的是：佛没有贪，但他也不是弃除贪。

可别忘了这是早在公元一百五十年的教法！各位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因为这些教言是如此的创新、先进、充满活力。这是革命性的讨论，却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教授了。

诸思惟寂灭，动摇意安静；烦恼蛇扰乱，剧苦越有海。（59）



那些已经渡过轮回大海者，首先就是因为了知事物并非真实存在的。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道的五个阶段：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还有无学道——虽然我们称“无学”为道，但其实它并不是道，[它已经超越了道。]

在前面的阶段，例如资粮道和加行道，你试图运用分析来检验事物是否真实存在。一旦这个过程在加行道圆成，当菩萨到达见道时，其智慧变得成熟，就连那些在资粮道和加行道所使用的对治也被放下，或者说舍弃。这一点在佛教教法中经常讲到，尤其是在禅修指导中。我相信许多接受过内观指导的人会很熟悉这一点。

基本上我们在说的是，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然后我们会讨论解决方案，但是有很多这些解决方法也需要被耗尽。解决方法对应的藏文词语是“对治”（*gnyen po*）——所治和对治（*spang bya dang gnyen po*），所治指问题、染污，对治是解决方法。接下来讲的是一种非常概括性的说法，因此请不要引用我是这么说的。可以说，在资粮道和加行道的修行人会搜集很多的对治方法，并且善于修持这些对治方法。然而一旦到达初地，也就是见道，当然还有接下来的修道，可以说这些对治就有点变成一个问题了。因为如果你还有对治，就表示你还有问题。因此，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诸思惟寂灭，动摇意安静；烦恼蛇扰乱……”非常粗略的说，有点像是这样：我们目前会思维一切都是空性——“诸思惟寂灭”，这是我们现在的思维：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是幻相。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想法，你也需要超越。“动摇意安静”，通过这样，基本上不再有执著。如同杰尊仁波切札巴坚赞所说：“只要有所执著，你就不具见地。”他是这么说的。只有当你超越所有的执著，你才超越轮回大海。其实我应该更忠于原文“渡无尽轮回大海”（མི་ཟད་མེད་པའི་རྒྱ་མཚོ་བཀག་ལ།）——渡过存有和各种可能性的海洋。可能性指你觉得可能存在的事，例如宇宙大爆炸理论。



教文的正文部分到此结束，接下来是回向——回向这一切。

回向

以此之善根，回向诸众生；集福智资粮，愿得福智身。（60）。

以此善德——我猜想，从龙树的角度来说，是指他著述或者教授了此文。以此福德，愿所有众生都能积聚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

当然了，龙树就是龙树，就连在这最后时刻，他也要阐述一大要点。而且这是他在这里讲述的最重要的要点之一。以此福德与智慧，愿所有的众生都能成就两种圣位——指法身与色身。这是如此令人赞叹！我会说这是他宣说的最大要点，并且他以此完结这部著作。

前几天有人问过这个非常好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当时没有做真正完整的回答。例如，如果在座的某个人通过积累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而突然证悟了，那会发生什么？你会超越所有的二元分别，不是吗？如果你超越了所有的二元分别，你就不再有“从前当我还不是佛而我努力想要成佛的时候”之类的想法，因为有了时间的分别。由于缺乏合适的言辞，所以有时我们会用“无始以来”这样的词语，像是“自无始以来即超越了轮回与涅槃”。宁玛传承中甚至会使用“普贤王如来”这样的词汇，非常粗略地翻译就是：始终或者说从无始以来就一直是贤善的，亦即“法身”。

“那是什么情况？因为你不记得任何事情，因为你没有忘记任何事情，所以你变成没有用处了吗？你还会收我们的信息吗？现在你成佛了，如果我们祈祷，如果我们请求帮助，你还会利益我们吗？你成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要知道，我们是人类，永远都在寻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谁在乎你是否证悟、变得超越时空？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假定现在你成佛了，但是还有那么多与你有缘的众生。不一定是这些众生创造了这



个缘结，而是你创造了这个缘结！例如当我们念祈愿文的时候会说“愿一切有情证悟成佛”，即使那听起来很没用，即使你并不真心那么想，你只是因为法本上这样写你就这样念，即使你没有丝毫的菩提心，但你仍然付出了些许努力，因此你创造出与一切有情众生的缘结。这些众生还没证悟，他们仍然有时间、空间、你、我的概念，他们仍然有“很久以前”、“如果我努力就会获得回报”的想法。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会视你为圣者；而如果他们视你为圣者，这将成为他们获得证悟的因。

是的，或许有些人会暂时对你感到恼怒，但是因为这个联系，他们仍然会有那样的连结或境缘。而且因为许多人视你为证悟者，他们会有各式各样关于你的故事可说，就像“两千五百年前在蓝毗尼有个叫作悉达多的人诞生，他前往摩揭陀国，他获得了证悟……”这样的故事。有些人听到这些故事时，会大受启发，他们的佛性会受到某种触动。有些人因为他们的佛性被触动，会变得对轮回生活感到沮丧，会渴望更多的实相。这样的示现便称为色身。而法身和色身的结合即是世尊，即证悟者。

以上是回向。

翻译的重要性

这是龙树菩萨著述的《六十颂如理论》——我想他是南印度人。后来，在伟大的赤松德赞王的资助下，也可能是在他的胁迫下，由印度学者喜吉祥（Muditashri）和藏族译师日称（尼玛札巴）翻译〔成藏文〕。

这也是为什么要请各位多生小孩的另一个原因，我们有很多的经论需要翻译。如果各位有多余的小孩，而且如果你真的照顾不了他们，你总是可以来找我。不过，他们会学习翻译，这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有很赚钱的工作，所以请记住这一点。



佛陀的教言，以及佛陀追随者的教言，需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佛法依然在中国活力充沛地存活着，就是因为中国过往的大德们将佛语翻译成了中文。

藏族人没有太多事情可吹嘘的——可能藏族人不爱听我这样说，但就连“馍馍”（藏式蒸饺）都是从中国传来的，“图巴”（面条）也是中国传来的，还有人告诉我糌粑是从阿拉伯传来的。但是藏族人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壮举！将整个国库的财富用来翻译佛陀的教言，王国几乎破产——我想确实是破产了。

我们需要翻译佛陀的话语。佛陀实际的肉身已经逝去很久了，佛陀的意是你们各自能够证得的，可以感知、接触、交流的唯有佛语，因此我们需要维护、保存、翻译佛陀的教言。

有一位现今仍然住世的不可思议的大师，土登尼玛仁波切，当他叫我组织翻译那些中文里没有、但是藏文里有的佛经时，我们很多人心想“谁会阅读呢？没有多少人会读这些。”但那不是一个良好的心态。有一天，这些文典将会与某人相遇，我们需要的就仅此而已。

我们当中有些人一直在努力翻译佛陀的教言，而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缺乏译者以及与译者一起工作的学者们。因此，我们需要考虑长远的计划。我相信，我现在正在请求各位生养的译者，当他们大多数人成为译者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不已经在世了，但是这没关系。

有时间和精力的人，请考虑成为译者。有很多优秀的翻译培训机构，其中最好的一个就在尼泊尔这里——自生智佛学院，他们也一直和“佛典翻译计划”紧密合作。那些不急着今天就离开的人，如果你正好要去博达那边，如果有时间，可以去那里参访，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并且已



经可以开始做你的家庭计划。

如同我一开始所说，这一次的课程，有那么多人请法，尤其主要是来自许多中国学生的请法。就像之前说的，似乎中国人对学习佛法的兴趣正在不断增长。而学习、听闻佛法是绝对重要的。我个人想要提醒你们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你们非常幸运能够拥有这么多的伟大上师。我必须提到土登尼玛仁波切。说实话，他是现今唯一一位会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人。还有慈诚罗珠堪布和索达吉堪布，你们非常非常幸运能够有他们。因为我是最爱批判、最自大的人，我不那么轻易赞扬别人，我喜欢亲自观察核实，所以这话从我口中说出，你们应该认真对待。

闻、思、修将会保护佛法，别无他法，守护佛法并利益有情众生的唯一方式就是对佛法进行闻、思、修。

以此，我们完成了这部教文的讲授。

结语

这次教学能够实现是因为少数几位非常慷慨虔诚的学生。在我询问他们时，他们说希望保持匿名，这个行为也非常值得随喜！还有许多其他人肯定为这次教学付出了辛劳的工作。

如果有任何福德，我希望将此福德回向给所有菩萨的长久驻世——那些在做妓女的菩萨，那些在做政治家的菩萨，可能也有在做喇嘛工作的菩萨，愿他们都能长久驻世。也应该将此福德回向给那些美国国会山的参议员们，愿他们将会阅读缘起。最后，以此福德，回向你们很多人能够多子多孙——不要担心那个。

